北京圖書館 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14冊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十四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三十一 總集類五

（續六）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

鮑信卿傳　　王褘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宋靖康間從南渡家於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輙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

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奥乃攟摭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朶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為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别為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偰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别南北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為其學者悉倚

為入仕之階而信卿泆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于事情未嘗不為之降嘆也至順初翰林滋學士旱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實哥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

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丈夫于以弟之子益為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既統函夏於是巴思八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為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别

形中之聲韻書主于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粤自百年以來聲教所罩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于教道者耶

伯中公傳　解縉

覲我名子尚入試名覲臨州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絶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廼皆不知雖在塵擾茫無所覺幼時大父莊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於季大父主靜先生先生循循善誘嘗舉所見宋儒諸老宿德儀形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居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厨竈下書册不離手簞食瓢飲

炊菽數遵且喉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歷律靡不精究尤深於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若干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作萬分歷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擱江網策場備要今行於世家君嘗夢於東門嶺遇宋儒者數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能覩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覺而告之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譽日炎起

笑從學者益衆天歷已已與弟熒俱試西主事林興祖欲舉為首彭士奇私於夏日孜興祖怒甚捧兩卷却立楹下徐第為四五乃凡弟不失倫馬士論慶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歷宋書流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還壬申再舉於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詔來起修三史佝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

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說焉一曰明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太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蓋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餘緒尚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為荊榛所得戶口無百十萬當是時宋有夾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

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乎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為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盖本於此臣愚覩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為兄先死者得為兄乎推之於國先興者為尊先亡者得為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

不得以掩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貌為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為祖蓋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接金以為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即平金之事為輕明矣若夫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於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於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也有宗則及於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

宗真宗仁宗有若髙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若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温公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論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吕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隱逸則有陳摶魏舒林逋之清髙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以追迹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於遼則與宋相鄰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

興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興宋講和號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也然則宋之為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有歎譬之鳧鶴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繼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稽先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文忠公謂綱目既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既以帝書而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

以裨其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運撫圖淮安王掰成正統宋正獻公修經世大典其叙平宋鑒戒若千古正統强不義者遂可躐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甞屈節稱臣於金豈復得居正統臣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矣然頡利卒為太宗所擒唐之統自若也而何有突厥晉高祖甞稱臣於契丹矣德光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

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己稱臣於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大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與於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於奸臣而又為梓宮太后屈爾方是時粘罕既死烏珠屢衄劉錡大捷於順昌而岳飛乘勢獨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蝟毛而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

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為叔姪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為兄延乎理宗遂夾攻蔡城雖復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讐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於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以為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犀疑氷釋大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舉遼金公議表著人心壓服永有辭於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又所辯論有當

時所諱書上大忤韋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歴多竊取公餘論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補郃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珥也此非有愛於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自為非死而已初未嘗謂可加於宋也且既以高宗為徽宗嫡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於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為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

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子長爭雄乃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證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絶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絶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欲

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夫諸侯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譎詐憑陵誘執一國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惑爲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屛撤守備搜金帛鉅萬以塡溪壑卒誘執二帝驅廹三千口於絶域其懷譎縱毒奚翅楚虔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卷憤惋夫狙詐狐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仰惟天朝以淳龎忠厚矢心修史垂訓所宜取法春

秋者也姪孫縉以洪武己巳嘗録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東山書院于金叙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敢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强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時在當坐上慭曰先生何至是耶當有慙色公因至胄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

奇特即公遂絕意仕進至正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息兵保境友諒不從謝病觧機務為太常禮儀院判養病著書江州彼死焉歸葬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太史氏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季召孔子欲往曰吾其為東周乎孟子對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聖賢之意何以異哉朱子曰管寧卒于魏特重其人而傷其卒于魏是傳也其考於斯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徐文長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絶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對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藳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

公份等謂執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歡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茅公

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芓公雅

意師荊川今北面于子矣芓公慙愠面赤勉卒讀謬曰

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

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

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

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

公嘗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

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悄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

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数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数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見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于義無所害時輙踈縱不為束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

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游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謹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見也嘗

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㩀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絶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㬾之久偶厭不食耳無它也尤不事生業容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入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筦破敝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

七十三卒渭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為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適過紙矣人以是嘆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爲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

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于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内篇參同契黄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陶望齡曰越

之文士著名者前推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飭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于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于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陋喧氾濫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于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

為奇絶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梁比部傳　歐大任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葢有梁比部云梁比部者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也父世驃以進士為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實質頎貌古童時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博覈自六經以逮百氏外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欣剖詁怗括語與余及陳紹文吳旦黎民表陳晃黎民衷梁孜黎民懷梁杜臣講業於王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劘切尤砥礪行誼海內學士大夫往往從余嶺南詩癸卯公實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乃授比部郎朝夕曹署明清單辭審視桎拳大司寇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下死獄雖不貸於法意悲憐之為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

獄中一因為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廷獻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頌繫寬釋之邊人少時被擄入漠逮長奔歸偵者得之以為間諜訊得其情竟宥其死治獄務平反文無害嘗中稱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邃學多所譔著求當于古作者不屑為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旅食三年蕭然一室斂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為冢宰開其

才子許致門下遊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即上疏謝病歸里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梁殆競爽矣搆拙清樓以居左右唯太史公書杜少陵集扃户吟哦罕通賓客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諸請頌功德者恒以病辭郡中少年伺其閒燕駕言出游終不可得一幸臨況也修復粤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見余南粤賦泰關銘任囂城趙陀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

中人自以為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游白雲蒲澗中寫所臨翺翔八極所賦有一死生齊物我意已而遺書約余游羅浮曰丈夫生當龍蹇豈能局促效轅下駒上世之士蜚遯雲霞覧輝千里胡蜺近世一以獵纓彯組剌肥策堅之為能也天下健者已目睹矣孰使子骫髀而倚門為朱門之樓君卿也夫山林臯壤文藻之淵府也足下能有意乎時余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

巻行于世子逢登郡學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柱下有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實一仕即已豈畀阢蓬累為名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闚直以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成一家言樹不朽之聞于斯世得矣千古在前將旦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無涯孰能以賁光太玄為子雲文考恨哉公實雅不欲名然名者實之賓也顧今海内誠人人知梁比部矣

江進之傳　袁中道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於農家稍長知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忮害自為諸生名已隆隆起乙酉舉於鄉壬辰舉於南宮為長洲令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為掊擊初若無奇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諸縉紳居閭櫝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歡然以去其於寒士

尤加噓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人遊客公不為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為令久益貧是時予仲兄中郎為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為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啟無事閉戶讀書往來無翕翕熱公直以純真為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

輿食則並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倦若江丈
通袁淑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為
之即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平反即吳令有所平反
公不為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
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
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為叙文如
披錦為一時名人所歎中郎以疾去吳公如失左右手
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從嘉禾一相知

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為公惜公曰自吾為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為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心思營怦頭鬢為白幸不遭褫逐承乏廷尉廷尉事省吾素有作述之志未竟今何如願吾志畢矣以故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為詩文詩多信心為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論文尤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於崇國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

客騎款段馬革帶閣馬骼工投寘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灑灑上覩者異之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主試於蜀後陞按察司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於蜀得年僅五十公之氣量不驚不怒咸謂宜大用即不獲大用亦必長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為令時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聘金稍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已行於世茲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笑語良以獨

抒機軸可驚可愛與可笑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笑多存韻致套語雖無可笑覺彼胸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笑語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並無可笑者專以套語為不痛不癢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俗人因無可檢點反以加於真正文人之上及至百年後人心既虛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并其可笑者亦任之不

復加刺故共相推尊而彼作鄉愿之詩者無關顰笑有若嚼蠟更無一篇存於世矣以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中有清新光艷之語獨出不同于衆而為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若唐之王摩詰可笑者少孟浩然李白已不無矣子美尤多雖可笑亦自有韻險諢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於俚語者無損也稍為汰之精光出矣

白雲先生傳　鍾惺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黄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覩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峩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

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乃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巷中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炑古度與其兄楙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生平一扉之内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

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署云帰壯夫時尤嗜五言莭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録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為

排律亦不存益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賻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使之見於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有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嘿思公織屨賣卜傭變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

以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王常宗先生小傳　婁堅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元末父孝恭先生為崑山縣學訓導因東下留家焉高皇帝混一區宇徵海內文學之士纂修元史先生與高太史啟凡數輩同應召史成當得官翰林以疾乞歸洪武五年魏大守觀初行鄉飲酒

禮請先生為邵文其後卒以覩得罪與髙同被誅方先生之得請而歸也自號嬀蜼子以見志嬀陳姓也先生本陳氏之裔欲復姓而未果蜼於物昂鼻長尾雨則挂於木以尾窒鼻革命之初天下習於惰窳高皇帝方以猛糾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營職業不則佯狂自放庶幾於無咎焉如先生者亦可以免矣而卒譴死豈非命歟同時楊維楨以文詞名東南先生謂其文非雅作丈妖一篇以詆斥之其辭云云葢嘉定僻在海濵其俗敦

朴近厚雖嗜古勤學之士不後於旁郡邑而其人率不騖於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於典章或深於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剽剥之學乃其以文顯於國初者先生一人而已予既求得先生之集校而藏之欲得墓誌行狀以考其生平而問之故老莫有及見者豈世遠而莫之傳耶抑當時法嚴莫敢為之辭者耶姑識其大凡以貽後之人使嚮學之士猶知有先生而已

詩貫傳　何喬遠

詩賈者杭之賈人也姓黃名嶽字李美出贅于沈翁翁故爲闤賈居停李美贅其家翁使主進退不私又爲翁治賔客無斁闤賈皆大喜膚集沈翁家既娶翁女歸走閩中賈旅舍船步時時賦詩爲娛樂詩自名㲉音如送李左虛詩日落千山寂秋深萬木寒别曾三吾詩遠山春日靜新枊夕烟和湖上詩水平孤嶼媚花落六橋殊桃花詩過雨繁枝重含風碎蕊新浦城買舟詩山火夜不滅灘聲寒愈流贈莫紹棠詩乞火堪窮易推窓可著

書六橋詩魚驚灘下鷺風動水生波秋日詩青蕪眯古
砌丹葉墜平滿斫竹屏重補為幔布屢裁閑中泊舟詩
溯落客船歸去盡只留斜日伴漁人水口薜亭官長在
搜鹽日午始開關平明捨舫山城外竹轎迎人又索錢
元日大雨詩喜逢元日雨傾盆天送清虛到蓽門汎湖
詩楊柳小堤通佛寺梅花孤嶼隱仙家卜歸詩茂陵夜
雨相如臥孟館秋風翟讓歸田家詩扶笻老人喜客來
草堂設榻揮塵埃法華庵詩崎嶇新逕山分出颯爽松

風竹引來其佳句也季美既倦游修沈翁之業而息之客復以醫集居無何卒其子通走書求予傅予因掇季美佳句寝而稱之使其聞于後何子曰古之托於隱者多矣儈牛緯蕭之倫皆能獨高其道丈夫有以自見至于賈而無之何者心有營也若夫陽翟布衣招致賔客以成吕覽蓋在得柄之後乃其奇貨居人有不為大盜謀也者夫季美也囂紛也其心寧以明麗攘也其學涉以博計算也其志立以邈闌闠也其韵脩以清夫有唐

之以詩名其代者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貫人缺矣季美詩不妨賈賈不掩詩偕牛緯蕭遂無前人以著吾世唐方之茂如亦以見吾世之盛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

耿楚空先生傳 李贄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别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

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
為傳以傳之又何也葢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
為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
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
才斯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為先生傳耶且先生始終
以學道為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
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
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

湛一方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惟世人莫可與語者故遂終日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於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為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學問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為多予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論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予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

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即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盡道至於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憒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為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為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

别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為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壻莊純夫於黄安而與之約曰待吾五年滿收拾得正四品俸祿歸來為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敬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已壻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

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即有内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惟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睹物初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辨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令幸天誘我衷使余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

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於山中天臺聞予至亦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予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耶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為此而連書三紙以遺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予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

生之墓志予恨也第三紙特寄予健于京志予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葢予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為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元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為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户竒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曽不異於塗之人此

何以貴焉余雖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傅誦書輒了了讀書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為存哉必漢儒誤入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耶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隨侍長安誦四箴語悟孔子求仁之旨而

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為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餐者卻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為溝壑夫人乃止饋年十九籍博士弟子

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為豪傑文
自振而先生獨默然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辭凌厲君
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
安人而安人性卞急癖獲稍拂意即洗潰至毁器擊牀
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跪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
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
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
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饎爨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

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耶稱疾而歸自
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病先生進匕劑適月不解帶
既没摽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為毀
容陽湖服闋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于家視滫瀡
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衿縭愈於己女治閫
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抑遊者陽湖
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
為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

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適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篝迎於户或風雨則迎諸途己酉歲得寒疾劇甚凡所倚箐繳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萬里哉死適時復甦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疴别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夫人懽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户省愆不御内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于背先生親自吮舐卧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寐

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得見齒人不知為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為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一綫息哉乃勉從數歲不亂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强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篚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于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謦欬則躍然

起立為代鳩杖木栽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祖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緦者如功功者如期至賓客慕義而賻賵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痌瘝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闔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詘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絞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于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

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愈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慮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橐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或

刻意相責談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端自觧諸賔客聽講者户外趾常𢇁𢇁以二六日會禪興寺辯論蜂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户門户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于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尤以慎獨為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

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于家禮遠邇相傚僞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

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恭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黜歸與先生談推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啟學者以闢靡也徐廸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

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第答游武夷記行于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涬為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為臬揭狂吽呶詭

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為學蓋類為師畀畀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為贅行若夫嚴于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倫是踐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媿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潘朝言傳　焦竑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緜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

窮達臨利害無媿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為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蛇中其懽心母弟綸又相得懽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齪齪老此窔為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游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朝言從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天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

東川巳復閱武經古陣法旁採將傳星歷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文經武緯之志矣温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旬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楨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强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為一郡患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却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

之賊為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盱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殺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陣所向無不得意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令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為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

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頌之移攝建德建德閩其來讙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耶而朝言亦以治分者治之踰歲征六百有奇刋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醫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奪之朝言念其醫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醫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

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鬱鬱不得意疾作嘆曰吾上不能高卧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勲龍沙之北内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

在旁淚淫淫闇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己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托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齒於娼嫉之夫如豺狼不欲縱每一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讜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趨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為善也不赫赫於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

知言者考焉

明文海卷四百

潘去華尚寶傳　袁中道

潘去華名士藻徽之婺源人也少以文行著稱舉孝廉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為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為御史抗疏謫為廣東幕官徘徊郎署閒後官尚寶卿公性至孝母八十餘朞飲食起居必親時於母前跳躍如

小兒狀每晚至母房坐臥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噀以為常人比之弄鶵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多依於善惡徵應其言隱德獲福害人自害之事有味乎其言之也自官尚寳時暑中無事乃潛心玩易每十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客馬上思之不論閒忙晝夜窮其奥妙每得一爻即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瘦馬出入廛市于于徐徐都忘其老公宜弟樂易尤愛友朋所交皆一世名士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為世

外之契晚交伯修中郎及予有人問中郎於公若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須消消不盡遂成見聞之痞一切驕矜之色從此痞生可不慎哉又有人倫之鑒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器也聞中郎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拈弄筆墨且自藴而藏之見定身閑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好仙有乩仙降於公家與問答皆中理解或時下天篆作龍飛鳳翥之勢其言曰五陵八百地仙之期已近公其一數又指

海內名士某某皆已登仙籍公殊信之其言甚多皆天中事大約近似陶隱居之真誥云又言前世下土之文人才子多為仙吏某人今轉某職語新奇娓娓可聽後愚兄弟每與公言多婉以止之欲其舍渺茫而專心性命之學久之公亦不復信惟究心於易然公修幹骨立目如炬光閃口見舌瀟然自得大有仙人之致若其忠孝大節無愧古之真君子其卒也寘身於丹臺紫府豈異事哉白樂天謫九江作廬山草堂著飛雲履鍊服食

藥幾成而鼎敗古今之慧人欲出生死而不得其徑多有好之者或云此自胎骨帶得亦一種清勝卓絶之習不同凡俗也然樂天晚年大悟禪理而公亦深於易乃知向之所慕直寄耳追思伯修居從官時聚名士大夫論學於崇國寺之葡桃林下公其一也當入社日輪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則聚談或遊水邊或覽貝葉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見或静坐禪榻上或作詩至日暮始歸不逾年伯修逝公亦逝其餘存者亦多分散去年予以

訃偕至過伯修長安街上舊第忽憶當時下馬入門呼大兄在否之狀淚雨如傾半日不能言及過公手帕市第痛之無異伯修後以訪人偶至葡桃林綠葉碧實如故而同學諸友無一在者感歲月之如駛念壽命之不常又不覺淚涔涔下也公卒於秣陵母尚在公甚孝其死不瞑目者或以此夫所著書尚未得讀不知已在梓否比至南都當從其子覔之公卒之次年中郎與予祠伯修與公於柳浪又數年予略為之傳云

王孝廉傳　何喬遠

五泉理學之盛自蔡文莊陳布衣而後興起者僅僅其當予之身所見三人焉布衣陳欲潤諸生林甫任孝廉王鏞也鏞字庚鑄以庚戌生其尊考夢得之喜曰是孔朱二夫子生年也而字之曰庚鑄長有志聖賢之道覃精會思手筆識之既舉於鄉七上春官兩行不及亦其亡意世塗而欲抱聖人遺經以終身者歲丁未下第歸遊山東卒濟南逆旅舍家僮圖輕裝取所著書火之其

弟锷驚問挾去所著書今安在則已火矣大慟而搜家篋中者次之凡鏞之言曰天者道所從出也性天命也吾人日用飲食彜倫事物皆有天命貫其中間而昧者以為日用飲食事物而已矣凡學不本天命皆偽也故曰誠者天之道夫子罕言命非不言也其教人乃在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勉勉循循而為之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上達孔子至命之學也鏞之言曰聖門傳道顔曾二人耳顔悟而默夫子擬之愚曾悟而遲夫子目之

魯此二人聰明不外露而内含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夫子何不曰十室之邑必有明敏如丘者而曰必有忠信是聖人之學也鏞之言曰孔子教人皆有所憑依操持語仁也曰克己復禮語禮也歸之視聽言動視聽言動有所憑依操持矣禮即仁也仁道大故言禮禮尚大故曰視聽言動仰高鑽堅瞻前而忽後仁道大也約我以禮罷不能矣鏞之言曰為學本静静則聰明思慮不役外而含内含内而後有真聰明正思慮非兟空守寂

之謂也心不動耳無意必固我之謂不動然後能常樂靜非躭空寂樂非弄精魂天地萬物古今宇宙渾吾一體莫非靜中生機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謂也鏞之言曰立德在剛凡德之所不立私欲累之耳私欲在人如油漆相混藤葛相蔓惟剛可以分之而立剖可以剗之而立絕乾之龍德六位時成要必先有此乾體其歸之無首疑類非剛乃其斟酌進退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者此非有大中至正之體而無一毫邪倚之

係非極至純至粹之精而無一毫渣滓之累者不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純粹精乃所以為中正中正乃所以為剛健鏞之言曰士君子有志聖賢必超然自脫世俗一輩而別抱一胸襟別開一眼孔世俗千千萬萬人千千萬萬胸襟總之世俗胸襟千千萬萬眼孔總之世俗眼孔夫以千千萬萬胸襟合為一胷襟而我一不世俗胸襟不能與之爭以千千萬萬眼孔合為一眼孔而我一不世俗眼孔不能與之爭士君子所以貴超然

也鏞之言曰世事人情也一進退必檢點使成學問之進退一辭受取與必檢點使成學問之辭受取與一動止語默必檢點使成學問之動止語默內外關鬲交融互透出之無阻行之無礙者真學問也日積月累飽滿其中盈溢於外自無往不見意趣之流故嘗觀學問深一分之士自是深一分氣象學問淺一分之士自是淺一分氣象鏞之言曰君子處世惟有反已恕人而已反已者必能恕人恕人者惟有反已聖人所以遊世不礙

用此道也舍此更無涉世法鏞之言曰夫人不欲為君子則已欲為君子百事自當加謹蓋人而為一尋常人則人自寬之彼其自待固如此矣既為君子此身冒一君子名則衆目交視衆手交指所為善曰彼固合然一有不善則曰彼平日君子自命今何若此所以為戰兢惕厲也鏞之言曰人被謗而辨者由自信自修未至也苟其自信之真何必與人辨苟其自修之力何暇與人辨鏞之言曰吾儕欲自立最不可避迂濶名目入就員

通絶一避迂濶就員通其流將無不至今士節所以日趨於卑人心所以日入於敗故士君子立身即以維持爲已任勿云有人在可推諉從來維持世界止是一人而已嗚呼讀其言知君之爲君子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可以論世也君自少知孝五歲種痘稍愈請尊考取筆作書即書老萊子孝養二親七大字尊考笑之蔗噛而傷其齒即啼不食蔗後竟不食也執尊考喪每飧二合米數葉菜合煑之陳布衣題君齋曰今世誰有如王

庚鑄行古人道執父喪蔬粥三年未嘗一啟齒矣庚鑄孝子矣尊考沒後圖像不肖旦夕泣柩下求假靈於圖工圖肖因記其遺言而藏之事嫡母曲盡孝敬事生母雖孝然終嫡母世不敢與齒嫡母所産姊寡而貧致月米存問不絕撫弟鍔無有分財分身舉其先祖妣若父若嫂節孝五人十餘年而始得旌表而不憚為之鍔曰凡吾兄孝友事皆人所不能為不可為不必為者也至其教子不急舉業第曉以孝友大義立身本領而已君

沉靜堅忍渾厚洪深得失不介喜怒不形其言訥訥其步徐徐其貌迂迂其行踈踈其表溫溫而大義所在必為必止賁育不能奪也為秀才時故事諸生迎院司於道左無跪者其後諸生始自絀跪君司院至未嘗不出迎見班首跪則輙遯去趙撫臺者欲求賢師以囑觀察觀察求得君而君已受聘甘廣文所固辭卻之甘廣文曰此吾上官也足下奈何重名義慢吾上官而使見怯我乎不得已往既至撫臺待之甚降謂曰他人求為撫

臺西實而不可得先生求不爲撫臺西實而不可得真吾兒師也館二年未嘗一事干而獨爲諸生道左跪迎事撫臺出視屬郡將至泉貽君書曰從今迎院司先生可無遜去矣君爲其先祭園事與有力者詰爭有力者訟君提學提學批狀端語峻切適客來視留之飯家人驚恐來報君漠然不動終飯而辭客既見郡太守太守亦峻切諸生被訟者率以囚首見君獨青衣小帽進太守目攝之曰迂儒竟直之始君爲諸生時年十五提學

姜公寶則美之曰骨鯁小秀才君作文不肯蹈襲其試棘闈二三場皆必自作以故遲不能就卷最後遲就而監試御史覓之卒中選是時主司爲翰林楊公起元講聖人之學者見試文大驚遂見録是爲萬歷戊子歲君雖應公車恬仕進以故七上春官兩不及不獨其試文遲既久人皆勸之仕君曰吾既仕必變吾心腸必變吾面貌必變吾口嘴必變吾腰膝乃我則烏能變哉而竟以卒亡所得大就天也

何喬遠曰文中子生平二十餘耳至今知有文中子也吾鄉蔡文莊所以推重於世者以有密箴四十餘條王君所論當亦無遜得此數條其餘焚之可矣余讀霍文敏集見所為李子長傳王君或時有迂節殆類之然乎鍔亦有志聖人之學而與予善也

林先生傳 何喬遠

尚書一經孔氏訓其文頗達尚其義蔡沈通其意其他諸儒所撰者吾不能盡舉也宋之末有夏僎者集諸儒

之説以便舉子彼一時矣吾鄉先輩林先生居駟馬山中沉精極思博暢旁會復爲目録一書大約如夏僎當日解書之意則此一時也書既成而序之其略曰道有顯微無精粗心有體用無内外事具於心之謂體道則隱而未顯心應乎事之謂用道則顯而非隱二帝無敬而無不敬者也其心與事聖焉三王敬而無乎不敬者也其心與事反焉太甲成王敬而無失者也其心與事困焉夏桀商紂以敬不足行者也其心與事狂焉五十

八篇之教或論事或論心聖狂所以不相襲存亡所以不相沿者敬不敬異也先生之書每篇撮其正義冠於講首中則採用諸家參以已意支分節解而脉絡貫明没既有年尚未出於人間有竊其說者已先大行於世今而後士之習舉子業者知為先生說也先生體最羸善病諷咏弗輟窮冬隆夏宵分始罷其費心疲神雖涼爽之時汗濡重衣猶未止也不知夏僎當時集諸儒之說而綴其成寧亦有是苦否先生弱冠時大司農婺源

潘公來閩為督學使者試而大奇其文以冠八郡士既入棘試官得先生文復大奇之互争元魁試官必欲伸其意乃竟罷先生嘗為奇貨可居論曰甚哉商之害道也先王務農馬人農則童童則機事寡而重流徙人農則樸樸則死其慮而無二慮商也者所以斲天下之童樸者也始計有無既計多寡又既計千萬而天下之道盡矣散千金之資以牟天子父之贏謂君可暫立而即棄也謂妻可偶置而復取也謂子可此種而彼穫也夫

聞有以物商者矣未聞以人為商也彼之所漸至以五倫為貿遷趙尭貸如意而薄惠儲江充貸弗陵而薄衛據魏徵貸秦王而忍建成趙普貸太宗而背太祖昌齡貸元佐而謀真宗推而至於士大夫君子進退辭受之間見得而忘義樂利而恬禍莫不胥為商者可畏也王公慎見其文抑先生坐曰我拜子遂下拜跽是通先生於毗陵唐公順之唐公亦大驚曰此子議論高千古因從書問中為相知先生八試棘闈無所遇年四十九卒

吾郡涉尚書顯者多本先生則有林公雲程李公載贄紀公廷譽皆其門下知名士先生質行登其邑乘之孝友文學誌先生名鴻儒字允德安溪人有子曰應漢登賢書竟夭歿

何生曰余讀韓退之墓銘有所謂拖先生者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其説二經時諸生恐不得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先生死經喪其師學亡其明林先生之於尚書殆類之乎然拖先生猶仕太學博士年六十九林先

生竟老蠹魚間不及艾齡可惜也余讀其所謂奇貨可居論嚴乎哉聖門義利之學矣

明文海卷四百三

補松鄰韓公徵德傳　沈懋孝

余曾大父東洲先生與松鄰韓公為莫逆交公長者先生倜儻重然諾其游若昆季然或入卧内共食飲相得懽甚昔在正德之季閹瑾擅朝曾大父以事忤瑾廷杖

下詔獄意將必死矣旅止攜兩僕囊資蕭索所恃讀耳
公為之走泣于項襄毅屠康僖諸公得以解其事瑾恨
猶未平既釋將復杖之公流涕謂人曰沈公繫獄數月
再杖必不起吾不忍良友徬徨死也請以身代會瑾竟
釋不杖人以此義公所為嗚呼人惟生死乃見交情此
與易播事何異哉余生也晚公之高誼不及備聞宅日
讀書先人敝廬老僕言此事甚悉以此知公有施我先
人甚厚益以信公皇皇好義如火熱氷寒自天性也顯

道昭彰祥發賢胥飾以詩書培以德誼襃前之光傳子
罔極公之遺潤如海外奇香更數十年流芳人間耿耿
又如是知微之顯弗信矣孱世人臨害如絲髮袖手旁
觀者何限曷不以松鄰公事觀之公樹德于身食報子
孫亦既不爽其徵余獨以先人事徵公捐金之行炯然
可據補記之以永世好云

三義傳　鄒元標

語云悖者不祥故一飯厚報史書必載彼豈重一飯哉

蓋昔人云當困廹時故望公等甚深元標以脆弱男子入瘴鄉去死者有幾倘非有二三好義朝夕垂憐不死者幸耳故紀三義司朝相衛指揮使胸中無數點墨汁人笑其戇獨善視予予出入多步行朝相為置一馬伺予出入必遣人護予移居閒月樓樓後即曠埜多盜警與朝相宅隣朝相聞犬吠聲穿大布袍持一長戟呼予童子曰犬吠急起急起得一佳蔬果必以饋予朝相死無子止有一女嫁楊千戶希堯予閔而哀之令恨不以

雞黍過酹其墓沈雲翰衛舍人百户沈應麟父常茹蔬念彌陀子編管正百户右所雲翰及應麟父子見予傴僂恭敬六年一心昔張馬平晨方睡其所一百户過馬平馬平未起其人厲聲曰我正本管豈宜踞見長者馬平快快氣衝冠走而訴戴觀察觀察呼本管重治有差馬平起總漕淮上猶告語人人以為談資周系遠衛舍人後襲指揮使其人多讀書筆亦通曉以馬代步與司等而年年無失禮亦與沈等藴御史為江陵人衆情詾

詢謂既螯劉安成後必及予思無一可以發罪端者或以寓張司馬書院為言予遠買村居三間而孫遠從史內弟千户王三聘以地衛予而自拆前屋三間佐其成予以數金酬之居三月薊客死而予得報歸時周有子未襲令不幸死家甚貧之或問曰子居日久獨三義者何也予曰諸縉紳明詩書知義禮不勝書也昔予里有龍泰軍從獄中相予及傅侍御予師鑑唐朱公按吉州大旌賞之此非為予等起念吾黨從大爐火中陰陽博擊

誰無不必然之遭褎者獨而興起者衆蒙褎者暫而乖范者遠為孤臣遷客留一線生路此感德事不然俠客周人危急者史不絶譚而與予同以詩書發家不過欲媚津人甘心必欲俾及予輩者蓋不可令武弁三君見矣

徐丞傳 鄒元標

徐丞名良仁寧波鄞縣人幼業儒孤而為族人馮凌躐旛入燕習其能者引入掖垣掖垣諸給事愛其才織掌書記弁偵内外機務事丞曉暢亡不立應丁丑冬江陵

不奔喪欲言官留丞對各給事言外議橫甚會臺疏先
上都給事陳三謨亟具疏命丞上丞故置亂書中詭曰
待再探公論何似而以身潛室中意有它疏或可止會
工部都給事某致書陳曰各疏輻輳六垣獨後難何諸
科跟蹌催本至陳三謨怒而索丞故從容假寐起整冠
從亂書中取本上而曰我本忠主公怒我吾心盡矣終
陳身丞不為之用晚而見丞西湖上曰悔不用子言故
至此丞于六科人品燭照數計一日都給事呼丞曰來

今年例誰屬丞歷歷數某某都給事故應口曰不已疏下一一不繆又呼至曰爾何知丞曰吾以舉動章疏覲之或自取或不為津要人歡耳吏科遜而心忌之遇計事聞有正人為人中蜚語載副封者恐涵人聽聞輙有竊去其護持善類往往如此予初入垣丞輙喜而相予曰某言然而心不然宜遠之予不聽一以誠心待之卒為其人所中南謫去予歸來思丞不置丞以積勞選工部所副會寧夏亂大司馬東泉石公昌言許諸人直言

丞具疏言事甚切大司空阻不得上陞鉅野丞又以救荒捕盜著聞鉅野赤地千里縣官縮朒不事事巡撫繒雲鄭公入其疆怒曰縣蕭條如是縣官爾爾民寧獨天災坐而踦躇四顧丞稟曰白事鄭推案曰何事丞條對甚悉鄭公初而怒稍觧久而悦又踰時而不知席之前也令丞畢陳所見携而之左右遇諸觀察曰不幸遇茲地荒幸而得一丞可為邑主方欲具疏請得陞丞令鉅野以仇家阻為邑除數十年鉅盜猶膾炙人口左右榮

府典寶王欲以夙倖宵人陞某官當用寶丞不應抱印逃而之他王大索數日始得不能難竟拂衣買舟從洞庭歸若丞所謂所至不溺其職者非耶世士大夫明詩書知禮義往往怵于權勢不知四維何物至媚竈傷正不難以身為之予故傳丞事使列士君子之林令人有所覽鏡焉

論曰寧波濱巨海為宇內雄覩故所産多瑰傑士如金如衣卓犖㫁㫁丞以瑣瑣卑職所至以正齟齬然亦何

頁丞得依日月際風雲功名可勝道哉

葛道人傳　宋懋澄

當吳氏擊黄建節時懋澄適覲母南還聞葛道人倡義壯其事賦葛成謡四章後十七年于友人陳仲醇家遇道人讀當事功令仲醇謂余子喜稗官家言毋失此奇事余側仲醇交末得覩異人因作葛道人傳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今上二十二年西方凱旋閲酋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内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

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為鑿山採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中決策於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榷稅請天子為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率人面狼貪舞文非其長也因招駔儈與俱于是潞河榷張煜遼榷高淮楚榷闕　淮泗榷陳增維揚榷魯實齊魯榷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全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南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堵歲辛丑大祲五關之稅

日縮司禮抵吳會計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叅隨黄建節者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人乘覈稅之令啖稅使令民間一輸月稅三鍰姑蘓達道凢六門水関者三二十人捋分據之無貨不征更議羅綺非奉司禮篆鈐不得私貿勀日開征市人汹汹遂朞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至覔渡橋建節方據胡牀指揮左右阻橋逿販而萬聲同呼飛礫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

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即欲據閶門逐綱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約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隨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為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揺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為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伸國法餘

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頋司禮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撫臺曹公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道人尚居崑山七日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竒事不覺為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聞衆稱團行而不知所盟何事及義士詣官與人曰賢口譁譁我等何憂而不解散于是衆遂引去有司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

承丁紳旨遂揭秩與牙人敖禎首倡亂謀秩坐辟死獄中禎亦遣戍盖出譊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聖怒莫測法無生理皆稱葛將軍擬其死而為神錢畫圖貲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士民為文生祭旨甚激元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祈寛之時有作蕉扇記譏丁丁疑幼于項之有盜夜踰垣刺殺幼于獄未成盜乗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

訊鞫第謝曰賢不忍姑蘊之遂爲戰塲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葢實録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道人咲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中女與俱事兩兄友愛兩兄多求馬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仲醇家道人嚴事仲醇嘗執爨竈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

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俗稱將軍仲醇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搴旗之倫因呼舊道人本名成而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為賢蓋多方之誤寓曲全云

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繯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而礦採亦竟絶跡一夫為難萬里帖席厥績偉矣余獨悲王秩為衆拯死為國解紛儕才止戈萃于一人而卒斃狴

犴教禎為內食代謀乃至與王秩老人同時獲罪以死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涂德公傳　葛芝

太學生涂君名仲吉字德公閩之漳州人也父一榛仕至方伯萬歷時名臣君少忼慨負大志常游吳好張臨川采周儀部鑣之為人皆師事之一日在儀部坐上飲

酒儀部大言曰漳浦黄石齋先生非君之鄉人乎天子以先入之言繫之獄旦夕且死矣誰乎能以一言白其冤乎既而低徊曰是好無人儀部察君雖不言隱隱有自負色明日索之逆旅已徒步三千里入都為黄先生頌冤矣天子震怒杖之百與黄先生同繫刑部獄君乃師事黄先生有黄霸夏侯勝獄中授經之風無何天子意解赦之出皆置戍籍甲申夏留都建國解司馬學龍以君之名入告官君翰林院待詔需之至且以諫官處

君君久弗至也乙酉春君始一至金陵覩時政得失而
留都已弗守矣君歸而閉户不出閩中初建亦以諫官
處君非君志也未幾竟悒悒以卒當君之乙酉再游吴
中也來訪余先以一刺投于門告曰甚病不能來也願
一顧舟中余深恠其爲而重其人屈意往見之一見握
手曰非敢爲敖頗足下勿恠也自被杖後創特甚臀已
無膚良醫爲割羊肉傅之乃獲愈今白毛茸茸在尻也
天欲雨骨酸楚折欲死今者天將雨乎余意釋因置酒

相與結帷而去留都弗守君走别河干余流涕謂曰噫
兹地其可知矣七閩負山阻海域中之奥區且昔之降
帥在其將以艅艎樓船之師固吾圉乎君怫然曰兹非
足下所知也彼以負販小材弄兵潢池賴國家好爵縻
之耳性反覆若負人豈能任天下重事他日誤蒼生者
必此人也已而其言驗嗟乎天下想望君風采徒以直
聲震朝廷耳豈意料敵致勝鑿鑿中事機如此天乃扼
其才弗克竟其施以至于没豈非命哉方觧司馬之以

君入告同君署名而錫官者則崑山諸生永明永明況
敎有志君爲潭浦頌寃時永明在都客有述君事目爲
狂者永明變色與爭容䫉永明曰慕之耶則請繼之毋
徒爭爲也永明憤甚因走𢧐司寇獄抱黃先生及君大哭
擬續拜疏黃先生急止之曰龍之逆鱗不可觸況天子
耶今旣觸之矣君請毋再則吾屬無遺類矣顧君勿言永
明于是留獄中爲君䇿𢈔醫藥納橐饘下至中裙廁牏浣
滌之事無不爲當此之時長安之公卿大夫皆重諸生

頗交懽諸生户外之屨常滿也乙酉後浮沉里中亦以
抑鬱死卧龍山人曰余聞之葉水部國華水部先為司
寇實治黄先事黄先生每對薄輙深自引罪得大臣體
頗與余生語嶽嶽向人至掩耳不忍聞也而君甞語余
曰家面大海風水震蕩終日夜有聲或陰霧蔽天則時
有巨魚躍入庭中噫固河海英靈之氣鍾而生君與

明文海卷四百四

李温陵傳 袁中道

李温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為姚安太守公為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

能及為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
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
怪之公亦不領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
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任以歸
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
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
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淡于聲色又
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寘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

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希求乘理極其超悟別膚見骨迥絕理路出為議論皆為劍刀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

織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説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讐校肌劈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陌抒其胷中之獨見精光凛凛不可廹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兎走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絶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

頭瘯倦于梹榔遂去其髪獨存㲚鬚公氣激昂行復詭

異斥異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辯論每一札累累萬

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髙其識欽其才畏

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遂之於時左轄劉公

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

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

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而當事者又誤信而遂

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

當事者欲刋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庭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病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

至通州城外都門之櫝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賓訊侍者掖而入卧于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對曰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倔强獄竟無賓詞大畧止田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絶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絶時馬公以事

釋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為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為掌記所録遂裒之為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為說書蓋公于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為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既侻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為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

制君子故往往明而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槩絕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于長見瑕于瑜好不如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為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為小人酋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抵駁詭笑之語細心讀之其

破的中規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為史馬遷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真後世盬二史之槩汰其意見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其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

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擷其勝韵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竇之

筵雞豕羊魚相繼而進至于海錯若江瑤柱之屬獒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頤則謂公之書為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畧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為本狷潔自厲操若氷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

本屏絶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
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
可與物不知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
自以為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
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
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淚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
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
排擿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

鍾會如奴隷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嘶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舍亢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谿語録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或問承中道曰公之於温陵也學之否乎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士居

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與人同不能學也公
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絶嬖
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
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
輩汨没塵緣不親聲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為
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
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
而隱即宜遁跡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

者二矣急桀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籍不顧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顧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勾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具口出

明文海卷四百六

馬鍛生傳　沈守正

馬鍛生諱闕初字泊如郡之北郭人也家世賈父良卿賈而好六博扮傳鬬蟲禽之戲賈輒不利獨持其母健持門戶耳鍛生生而白晳貌若傅粉少好弄與童子戲善為奇酷鄉校師初試文即高脫自大目中無王唐諸公寧獨里中先輩已也意所投合屠沽市兒引與浮白流連竟日一見俗人如野麋入市狂顧驚頓以去以是大無譽于鄉曲鍛生故與方外黃龍超然謐游時趙田吳子往掩關黃龍鍛生邂逅不忍捨去鍛生故豪縱放

飲食噉甘美依子往兩月虀鹽不具畧無忍難色識者知其非凡士也亡何子往解闗偕來湖上余出見子往怪其丰氣遒上鍛生落落不交一言水邊林下摩腹猶夷而已子往曰此子軼羣憾無人能教之者余曰請任之子往曰頃閱子制文今歲必歌鹿去矣余曰有之先子未揑即歌鹿不往也子往曰善時鍛生不聞也語罷酒至來就飲連揮數觥取醉騰躍去旁若無人子往與余俱目笑是歲癸卯余果領鄉薦人事小定乃邀入靈

峰翠微閣抵掌今古窮渺入無兩人各稱此樂生平無有間相與商搉經世業亦漸斂罷駕就六轡丙午余將北上轉屬之胡休復亦各謂相得晚鍛生性通解讀書不喜成誦獨得大義千秋自命雅不肯帖帖經生業余輩屢勸之家貧老母幼弟身處濁世安能跳越以取世資勉强卒業兩試有司兩不利因憤傺不樂托酒色以自廣病遂大作或云鍛生與東家子目成無從遇未久東家子嫁而歸四牖流盼鍛生不自禁陰火攻中病以

不起是歲鍛生始闕婦如嚳及疾革始執婦手曰女無罪更感闕令守之志操不衰鍛生所神交者稽中散阮步兵李供奉師事者胡休復不名師者吳子往周谷王及余友者張當年柴隱鵠病之日余與子往休復計偕入燕谷王試金陵未歸當年先鍛生歿獨隱鵠時時問疾與訣曰死葬我山水之間胡先生誌沈先生傳它無求矣今其弟市名香爇二日夜大笑而逝時己酉八月三日也先是相者胡徵見之嘆曰惜乎闕才滿百

十七甲子以咯血亡至是悉驗鍜生詩文未竟其至
總無凡氣今汰其不雅者若干篇行世鍜生歿後四年
癸丑谷王卒于東粤是年休復成進士入讀中秘書次
年卒于邸翠微閣亦火嗟乎人事無常如此余安可久
負鍜生哉為之立傳山水間之諾至今日踐也

沈生曰弘正間葢有李夢陽云張光世酸楚不能竟
讀彼藉有名位傳血脩猶不勝哀況吾鍜生時里中有
郭平子宗譙楊兆開啟元皆負儁才無禄蚤世與鍜生

先後而三皺生平予俱無後兆開有子能文

郭文學傳 何喬遠

文學郭君以相卒其子啓祿痛其父之勤于學問勵于為人不得躡科第顯命予傳之君諱元愷以相君字也祖實峰公文煥以廣文起家焯有學行余垂髫時尚及讀其課程切問蓋繩尺于鉛槧而博洽于經史君父士登君以詩經擅稱于時君繼其業弱冠讀書郡城東之靈丘山舍明燈達曙農家用不待蓄火時鄉先輩叅議

尤公裂棄官歸隱靈山相君書舍相近君不一往見尤
公自來問之借觀其文大加嘆服遂請與其季子大作
相磨礲君與余先兄大理評同祿命先廣文亦奇君文
于是君及先廷評若大作尤君三人者交游好余時垂
髫亦以先廷評故執筆從君後矣君治詩日益有聲弟
子執業履滿户外從延建汀邵及楚粤諸來者日益衆
授業之館至不得容故先輩州刺史張公喬相延君為
弟子師愛而留之者數歲名有顯者余嘗問君君之交

于人久而相從多亦有道乎君曰吾無道也群居而不敢褻慢教之而不敢不盡其誠課程一定不敢有後倦先傳蓋君之教人貧而嗜學者且出資周之間有軼法束脯雖豈不容也而與豁洞朗無不人人宜者七上棘闈雖有物色竟不得舉然曰通塞有數吾不敢為躍冶之金君雅意彝倫内行淳備甫授室君父背事母竭節循理東脩之入悉以上之母養不乏也君嘗肯蓄不忘心母没不忍食所嗜遇歲時未嘗不涙沾臆也喪葬事

不與兄弟較銖兩多自為之與兄弟同甘苦悲愉兄弟貧病如其身所有不以自封子姪無異視焉不輕然諾人亦不敢輕然諾于君有所憤構不能抑伏者得君一言解以急告即借與之不責其償有亡友暴露子不能殯君先舉焉僻嗜書史積箱數十家徒四壁不以為憂其為人如此

何子曰余讀詩有疑焉關雎之篇后妃思得淑女嬪于文王故詩人美其不妬不忌以有螽斯麟趾之歌

而今曰周之宫人思得后妃也后妃未行猶在家未嫁之女德未及于周宫中周之後宫何為而思之又何文王未立后妃而先有宫人之盛也鄭衛之風毛氏具有箋註毛氏之學得之子夏子夏得之孔子當真今乃以意解之曰淫風也孔子之解易也終日乾乾而曰反復道也乾乾二字相疊成文謂之反復一國之淫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屢言之其為反復不既大乎是豈聖人隱惡之教而不屑

之識也斯語也有宋先儒若近代洹水崔侍郎亦嘗論之余常有慨于中以為出于先儒而不敢齟齬惜乎余之垂老而君方應科舉之業不得為君具述之也然余少得執筆從君間得問君詩君就以科舉之論發明已灑然可聽矣詩之為教也志士賢人之所詠歌也不得其人則有懲有刺以君為人如是其得于詩教深矣則余又何必以齟齬于宋儒者為君尚論之耶

袁微之傳　宋楙澄

袁微之者吳之華亭人諱保德以從戎更名度故唐藩左史袁履善先生季子也先生弱冠登第精神兼人官司冠郎多暇好讀書與李濟南王瑯琊齊名是時華亭為首揆先生以父行故事之甚謹然喜數數上書論事華亭謂公事而公言是欲張吾過以自見者始稍稍疎之竟左遷貳黃州不已復徙相唐藩先是第甲乙科遷諸王官多不之任以終身不調故也惟先生慕賈傅長

沙董相膠束乃獨之官至則革侵漁申法制國若新創
唐父老咸嘆左史何來之晚顔喜發奸如治黄時會上
誕辰唐使使者入賀往使者來長安王畀使者璽疏二
而空其一遇諸藩祈請暨吉凶出意外得一切便宜即
無所庸歸納之故府有貂璫圖出掌唐藩宫事陰謀之
使者使者利其財出璽疏偽為王辭請易承奉時馮司
禮居中用事權侔人主謀出代者為馮侍人即可具奏
命侍人往代既至府中莫敢誰何獨先生以不請而命

非故事不奉詔案驗治之得實具奏天子下王前疏禮曹覆視與奏符司禮恥不能庇故以方命坐先生使緹騎與罪人俱逮至京師詔獄徵之時為諸生與兄非之披羊裘奔命雨雪中託饘粥朝夕訟寃燕市江陵雖峻法然憐才視辱無罪不忍諷治獄竟得平放歸田里中道宵人希旨陷以擅郵疏入司禮啣前事復欲命校尉反接江陵持令甲固阨之第下按使者理其事先生卒得生還江陵力也微之從此不樂為諸生遊梁或栖唐

藩王與宗庶咸德先生延徵之傳其長子王多内寵靳
請名名其子諸子人人自以為得王愛當嗣王太妃患
之使人就徵之問計徵之曰慎毋請立傷王心當恐王
以不請名夫不請名非制也王懼必請請必序長幼無
嫡立長自先王以來莫之易也太妃喜行其計王果使
使請名太妃固强徵之與使者偕名請而世子之位定
矣徵之因留長安居歲餘入貲補成均弟子昔徵之游
南陽買置田舍已而客長安遂棄南陽田舍畀菩提場

飯往來嵩少僧其去故鄉亦若去南陽日家徒四壁妻孥寒餒不顧也至其供甘脆亦復取給于賣文云微之碩人修髯善骯髒其意氣才情足以資傲骨人無貴賤賢不肖遇之莫不辟易至於呼盧對壘亦悉以氣吞之得金隨就坐中或馬上分給貧人須臾奚囊頓空不惜也其任俠出于性生以故長安失路人仰微之緩急如仰骨肉閒出餘貲治裘馬裝度輕肥不過五陵年少不出然其交游多賢豪長者雖癖有狹邪之好而所歡皆

非尋常人于長安有薛素素素素金閶妓女也因事旅長安聲色妙絶一時兜轉合絲竹工五言詩畫蘭與周公瑕先生竝絶善挾彈走馬被彈處皆成龍鳳弄王孫于股掌之上無一當意而獨喜微之當西師起時常説微之君骨相多武宜早從軍今西方有事妾願與君俱西微之恥如磨鏡人勿之諾也頃之倭人跳梁高麗素素欲為浣紗人因而刺之如班定遠微之笑而言曰毋多言大辱國且肉食者謀之矣素素曰吾非嫠婦也其

敢惜宗周之闕抑不幸為婦人幸一當徽之而不得在

軍中昔羽葆鼓吹者彼何人斯因掩鏡泣數行下已而

武林金中丞鎮閩卒以他妓女蠱闗白于死倭始旋師

渡海朝鮮獲安野史氏聞中丞之出是策也喟然曰吾

今乃知謀及婦人兵氣不揚徒虛語耳素素知徽之有

恥不可與堅忍成事乃從容謂徽之君有老親而遊閒

不歸得無為吾故耶吾不能如汧國夫人佐君榮親而

忍君得罪名教巽日雖食妾之肉不足以謝君吾其行

乎微之猶戀戀不已素素忽跨飛衛而南行三日微之
始知之中道遣蒼頭遺微之百金書辭誓不復歡以激
怒微之微之由此發忿明年文戰果當分校意已繩之
主司主司報可及剖封國學茂才皆有龎卷分校左國
學而右茂才復落𥘿如故罪不在文也昔微之雅好武
習騎射至是遂有意從戎會同社諸公惜其才止之乃
復淹留都下忽忽欝欝髭髮始就衰落矣庚子秋復偕
諸生試于鄉國子生中順天榜者凡五十人而吳無人

焉諸生心疑主司吳人也或有意為瓜李嫌然無風影可撫雖微之亦自歎數奇惟慷慨從軍而已有同事思歸無以應妻孥乃過微之詒之曰吾與君若某某皆入彀矣而為同鄉所排此貿首讐也何可以默默隨造端未而復作色曰君若不言吾將獨訴諸朝于是微之仰天歎曰僕髮短矣豈足下舉義而吾不為黨人是吾不成丈夫也君疏吾控患難同之有如皦日追明日微之以同事之辭訴之當路則同事化為烏有矣于是微之

始決意從軍辛丑復下武闈第乃之魚復幕府爲材官

中丞劉　闕　先生素聞微之才拔自儔伍薦之于朝有

筆底三千禮樂胸中數萬甲兵之語親知皆歡呼喜中

丞之知微之也微之用有日矣忽膺脾疾不起時甲辰

正月十有六日也嗚呼痛哉竟不忍叙矣中丞深悼使

大將視含殮䘏禮有加尋給傳符歸其喪時侍御沈君

人先生甫受闕使者命重賻之人益多先生長者微之

少從履善先生之南陽以文章受知溫少保希文先生

先生禮樂人也義不失天下豪傑而始終遇微之為國士若宗伯唐元徵少司馬賈仁甫大行謝友可三先生者皆名節之彻儀閒微之之卒無不流涕所以慰藉存殁撫嫠恤孤罔遺餘力豈數君子偏有所嗜哉要必有以取重者夫以微之之資兼文武覩其定儲副于宗藩邸奇計于女俠使得乘時搆會其樹立必有可觀而今已矣古人有言不知其人視其友微之之友可謂賢矣庶幾因友以見乎子名兆蓮肖士也微之有友而有子

可謂不死矣余悲履善先生與微之皆懐奇負俗而俱不獲竟其施故為之叙次其隱

論曰人各有志萬願靡方非特勝勢所驅其禀受殊也是以中庸論孝美武王周公之繼志豈非以父志勿竟匪子孫弗克繼哉以彼履善先生之嘐嘐古人而志業不遂此微之所以棄妻孥挺猍劍往來燕周二十餘年畀不脊肩軒尾詭不晨風夕波偃息談笑于王公大人之側指顧生風一時所稱人雄無不耳而目之能與微

之敵者幾何人哉然而有遇有不遇者時也士固不可以成敗論及微之亡而履善先生隨以哀痛不禄語曰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觀履善先生與復初非之之慈愛無間則知微之雖碌碌馬蹄間其神情夢想有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兄者世人不察猥以久淹長安罪之此何異近世李禿師之以殺母罪温太真乎其亦不講于繼志之義矣惟此義不明于是有青雲之士皓首之夫攫金于宦奪產于鄉藪逋逃縱鷹犬綺席璦筵

酒肉作與歌童舞女夙夜同閨而其尊嚴冬日單衣巾
屩四角躬炊廳事之後至竈烟繚繞客衣而子顏色自
若其父欲訢鳴牛以易用痛介葛盧之不聖控愬烏以
貸哺憾公冶長之無語此其人當堯舜之世將與梟獍
並陳于俎豆之間何敢自比于人而與微之論優劣也
乃庸俗願累彼罪此猶鳳翔雞誹俊疑傑能無痛哉嗟
乎人倫道喪當今之世佐子皆父助奴賊主濫我繁纓
聊代青蚨之血厝之袵席寧羞赤鳳之歌有能如元微

先生之于微之生則不以揺落廢封殖死則不以幽明生異同可謂夷山川之險于棘塗抑駱𨷂之欲于彝器者矣先生少與范牧之孝廉同社牧之風流絶世常移情長千里先生率同社伐鼓撞鐘絶諸神明以冀其改故老至今侈言之夫能攻牧之之瑕于貧賤之日故能瞑微之之目于尊榮之時苟貧賤尊榮之不忘雖言工斧藻爵邁倜儻亦何能敦彝倫秉直道哉彼袁范何如人且侮之矣奚其文奚其文

賈生傳 侯方域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為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破家棄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梛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為卿相何至

謀升斗却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游傚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雎陽司氏者雎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群少皆醉卧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

謁為訂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著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騖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于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之篇走泰岱觀日

出處述山墨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泉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概其學術行業傾奇瀟瀁適于致用然欲以轍跡求之又不得也嘗與侯方鎮方域為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吴伯裔伯𣊬徐作霖作肅求榮為文酒之友張翮沈𫝆釋頂目乘濶為方外之友又自稱為野鹿居士

吳伯裔伯𣊬傳 侯方域

吳伯裔者少貧育于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于

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文游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衰然不屑也弟伯肖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肖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肖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肖從伯氏學肖早舉明經為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肖亦詘不第伯裔為人沉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為文章原本經術歸于大家

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悍馬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
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脩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
平生事喬如父其學亦皆喬教之惟為詩稍輕不及喬
其餘制作温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
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喬婦程氏嘗
使人偽為喬脩狀立于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
審其妄坐土抗上搏膺而呼曰喬脩皆何往乎老人安
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絶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

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喬肖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喬之同年生也常從闖賊見伯喬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肖爲官縶而牽之伯肖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即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喬字讓伯肖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儁才少不得志于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

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嘗跧局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為冥官傢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滚滚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嘗偃仰卧竟日或草創後復毁之然出而

人以為高文典册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嘗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

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
温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
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
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
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怒罵曰若
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梡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
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旦莫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
皆醒而其友人吴伯裔吴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

嬉遊脩春社于吳伯裔之家因憏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𤔡𤔡涃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録中外死者當事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為請贈以為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顱張且斷矣渭猶右手洒其脅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顱徐步行口訥訥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横術立置産

逾萬而其子後鬻于市儈駔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明文海卷四百七

吳少君傳　何白

金華吳孺子字少君𨚗高弔奇人也晚號嬾和尚又號玄鋏道人少君自少年時即負奇癖獨好佳山水家故

饒中人產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更購古名畫書法漢鼎研山之屬浪游吴越間水行則具一舫設几榻盡出其所常玩環列左右止則選僧廬道院必先訪有長松流泉或修竹千挺緑蕉一叢最幽寂處始解裝至則如歸汛掃極潔四壁著沈水香薫一過已陳設玩物如前區置皆有法所攜一銅竈光瑩可鑑日費炭厘十斤許而湯茗食品取辦于咄嗟頃少君曉起坐繩牀盥櫛畢冠棱葉冠或匏冠披曳地白布方袍著草屩童子具粥

已即漬水浸香爇古鼎徐展古書及名畫一一鑑定或自題數語或細吟陶淵明韋應物詩一二篇他詩不甚讀也故少君諸作亦近似清綺幽淡如月霞映水殘雪在林興到則促筆伸紙畫鷗鳧鸂鶒鵁鶄之族游戲衡渚蘭沚間清遠之致絶可愛間遇高僧韻士輒持去弗問非其人即具幣乞一筆不可得也少君故善病最不喜對雜賓其人不韻雖貴顯者亦辭以疾間有所當意即體中小恶亦相對清言或親爲具酒茗不覺日之夕

也遇春秋佳日攜一奴裹十日糧及襆被茶具笻竹遍遊名山遠望奇峰遂登即賈勇如猿猱忘其疲病嘗遊天台山鶩奇深入直犯兕穴乃以百錢募樵夫采萬歲藤及古槎枒斷枿肩而出舊居停主僧聞少君還逆之山門少君乃把手大呼曰此行得寶甚夥及解囊乃一聚榾柮也無不掩口笑其癡少君以次庀治之因形賦物其直而多節目者為杖蟠曲輪囷者為几為如意中窪而空者為龕上圓而平者為座咸著之銘終日撫摩

之若擭嬰兒也又嘗從宜興山中得一瓠小口大腹色溫栗如黃玉日摩挲之光瑩發夜置暗室中其光上燭屋梁如滿月少君𧨏實異之將用以為壺納名酒深念中枯燥納酒則易壞且口小不容施漆具乃沈思得其意遂命治工鍛一鐵彈九枚圓轉外衣以綿綿外塗以漆投入口中用兩手抱而搖少選復出九用綿用漆如前法久之則閣閣有聲則知漆無處不到矣復從它處采紫竹根狀如鷺脛者以為嘴少君每撫弄之自詫

富于猗頓也一日過太湖納舠橐中頗時時珍護橐不置舟中盜從旁睨以謂橐有重裝夜半竊發及開橐乃一舠也亟以刀靶撞破之而去少君抗聲大哭一船皆駴交竊罵為老狂奴及往謁王元美先生先生怪其色沮乃述以酷盜破我至寶故我且不欲生先生謂我何先生戲作歌贈之中有赤手向余不得驕之句遠近傳聞以為哄堂予棄以辛卯歲客金閶時少君寓雍熙蘭若日夕相過從甚驩少君每讀予詩未嘗不心醉也

尋別去遂不復相聞近詒之婺州賣藥人云少君往歲年八十以長至後死鹿田山中矣於乎予往讀王晃孫一元傳每想其人風采異代不可得竊近當吾世而得交少君一臂庶幾髣髴其光塵今世風漓日趨于俗其人清絶若少君者又可多得乎吾友林隱之善書畫酷慕少君之為人壯歲亦夭死嗣後無復知有烹茶焚香趣味者

明文海卷四百九

張越吾輪迴傳　張鳳翼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煤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為檢其篋中裝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妝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于司成為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為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

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夢夫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李親家為我出力今喪具已備行櫬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為上帝所憐命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然亦以始死冤魂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鄰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蓋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數顧家不胃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

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為之子秀才名撥武六年後君謁選當貳某邑令時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攜之行經高唐為我小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瘖而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若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撥武者人云林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

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可趣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母毋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攜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妝非汝翁為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于郡

伯羅即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都授于學宮令吳邑傅明府伯俊尚為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常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之以爺稱羅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知今日為兒耶為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為兒耶為成人耶衆皆悚然傅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

以次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否曰惟壘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記憶矣此傳侯稱說所目擊語琅琅可紀且云此時兒可十二三其存否不可知即存其能憶前世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枯前身為鄰家李氏子憶金環在桑樹中者果有是事耶然亦知死者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客死時李有侵漁其間當娩死矣傳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鬼猶能憑依于人以為淫厲況士乎故特筆之俾與彭生大豕

戚氏蒼犬竝流傳鹵頰閒庶令世之負鬼責若海虞徐尚書者知所儆夫

拙客傳 貴元祿

客嶽人姓孫失其名少孤天姓質朴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左右諷之曰家世行賈奈何坐食嘉穀自墮先業爲因盡橐中裝得五百金當財于吴越之間微貴微賤不問也日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左右不測其意或誅之笑曰大夫行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吾閒善

賈者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吾須時耳如若等者無足
與計事敖盜如故居無何月夕從友人所飲歸過閶門
闉道左有人偶語曰事薄遽矣須五百金為道地乃解
顧獨安取此客因稍即之則二丈夫也蓋本太湖中巨
盜其魁宿坐事繫獄曹耦謀共脫之客不知也揖而語
之曰客豈有寃欲言事乎五百金易得耳即傾橐付之
約以歲暮于此地取償振手而去歸而大喜謂左右酌
酒賀我吾得奇貨矣左右問金尚餘幾何曰盡付之矣

有券乎曰無有識其人乎曰不識也左右相與竊嘆主人賤不曉賈事乃爾交遊親戚盡笑其所為客獨怡然曰彼故訂余于歲暮取償何虞焉改歲趍左右治裝左右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未聞有不券而貸者有貸如此不如勿往客曰弟往余不負若若豈負余哉至則二丈夫儼然先造焉曰待公久矣即挾之登舟舟行如掣電客大恐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欲持我安之乎二晝夜始達大塢中蓋盜藪也客益恐不知

所爲居頃之有騶大夫具衣冠出見攝衣謝之延上坐曰取之斗極遂之司命皆公力也微公幾瘐死獄中客始悟向所出五百金爲道地者此人矣因置酒高會飲食侍衛極爲鮮明留十日客辭歸大張具祖道贈以千金曰此足償君矣復捐篋數十石辭曰爲道路費仍令二大夫榜舟送歸歸而剖篋視之皆黄金也盖盜行剽所得誤以爲他物遺客耳客益大喜復令左右酌酒賀我曰而謂而翁不能賈事耶今所就孰與賈多乃治庭

更置田宅子孫修業而息之至今以財雄一邑余蓋聞之容家云

畾米氏曰太史公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以余觀于客殆不然耶以不貲之利一旦寄之不可知之人客誠拙矣及相約以償卒居奇貨何其幸也豈非以拙哉陶朱公三致千金三散千金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纖嗇之小人往往類此語曰巧不如拙所由來遠矣

李伯熊先生傳　黎遂球

李伯熊先生初名紹科既名化龍字伯熊自號木州居士父茂魁號雙江公官潯州府同知番禺人家波羅南海神廟之西築西臺焉先生才而慧敏小即了諸古今書史大義年十三賦達奚司空詩達奚者不知為何國賈人番平乘巨舶阻風海岍相率入廟觀焉達奚方徘徊楹廡周視碑礎古銅鼓神像冠服忽順風大作諸番占望檣旓皆笑而疾走登船解纜共揚帆去遺達奚不

及顧波濤相湧瞬息間則已幾百十里叱知之皆無可
奈何達奚乃企而舉手隱目以望其舶之去至于神魂
蟬脫而其尸不殭鄉人奇而祀之以司空稱先生偕諸
小兒讀書暇往來廟前為題二絶句人爭傳誦而先生
亦遂已儼然以詩名雙江公為博羅學博其上官有王
觀察者遇談詩以得意宫人入道失意宫人入道為題
使諸廣文為之多不稱意雙江公歸而令先生屬草以
應觀察觀察大駭曰此豈廣文所能耶雙江公以先生

對則愈益駭嘆輒使載先生往見乃一丱角童子也延入坐與談風雅正變議論古今得失口如懸河觀察傾聽默然無以難也先生踰弱冠乃試為諸生輒冠軍鄉闈數中則皆以小故易啟之既而以歷餼廪得歲貢先是董公歷舉者初起家仕為廣州教官東諸生以禮法獨奇先生才且多其古誼相得日傷時感事先生指畫古今高視濶步發議雄奇慷慨流涕諸鄉聞之稱其長者共謂如此人安可屈為儒官使持手板日候諸貴人

門下諸貴人多後生小子先生自居爲父行凡事指陳
痛切命之唯唯受教于是先生亦遂倦而思歸囊無錢
不可以得車馬乃寄身漕船漕船運米抵通州已空載
出潞河而南日行不過十許里先生坐其中如檻束然
乃時登岸四顧中原弔往昔成敗悲感太息獨酌醉卧
起或爲詩成旅懷一書逾年乃獲度嶺而歸西臺不恒
入城間入城短衣著履不偕趨謁恒禮與人談利害興
衰及國家事則輒悲憤流涕然其建議亦多迂濶如欲

易諸獄獄行杖者以世家子弟爲之此類殆不一而足其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以激其恥心至人家多命其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履中道既晴輒脫棄之途間不瑣瑣以還其人爲信夜行借燈燭具亦然所過寒索衣飢索食去留惟意所衣歸即解之不復辨記至覆寢展轉落牀下溷羣豕中錦繡爛如以先生視之同敝緼耳然人皆以其篤行凡有所借用無或敢有鄙吝德色居西臺

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媍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畊夫漁父見即執手而語終日偶以苦吟行入一少媍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小媍為具殽以待比其夫及翁媼漁樵歸先生尚撫枕推敲成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督學使者試諸生故事犯耳語者必撲而降黜先生與隣坐生耳語被糾將并隣坐生受撲先生獨任之曰竊視其攢眉愁思狀知題義不即了故呼而理之于彼無尤也督學使者乃大奇先生高誼笑

而兩釋之至山陰朱公燮元之為督學凡士行優劣則必立先生于榮前質可否而後行之士以化服先生于朋友有小過必諫以齒為長幼不作賓主禮讓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皆跪而受命其所學以誠信康愛為主無或一偶欺人而人亦卒不忍欺之一日寄居城中病怨作諸通家故人子弟為與歸西臺卒年六十有二卒之日有劉生者實見其盛衣冠而入學宫問之笑語如故其平

生言行大節不愧聖賢聞者信之而先生之生實跏趺
從母胎出年十八一夜忽見光明無際觀世音大士從
光中現提命甚殷先生自以為不能斷男女色不肯受
教忽眩然相失然其光猶在自是可以不燃燈燭能昏
夜坐讀書如是者年餘其讀書一過輒了大義詩不肯
為時趨晚年間作一二句使子弟輩識之且為言其妙
理草多不存諸子皆貧甚而質有其文高風至今不衰
過西臺者必思先生恒哦其壁間詩焉

黎遂球曰李先生于先高士交甚篤先高士忤令而先生立談解之令反以德行推先高士先高士不知其所從來令為言之乃知先生之言之且知為令初衙之凡此皆古誼嗚呼不可復見矣遂球小時嘗得為先生捧杖方就試先生覩遂球搦管為文意色甚驚因即决為名在第一後果然自是不以凡兒視遂球也先生奇行最多為傳其著者

明文海卷四百十二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冦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廵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視科臣林公淮陽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冦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毁過甚杖不能支遂卧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

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益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覘之則流賊也司理曰吾必以死狥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即仆於是賊急索所為理官安在孝子涕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父矣即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吾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鍔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

音為何卒以為此理言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師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為予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痕藉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為兒之血痕孰為某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年十有六齡云

陳子曰予讀仲實急投胎諸詩泫然涕下恭無日不望孝子之復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鄧廾至願為厲鬼以殺賊令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密於蝟毛郡邑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顙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如霆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遽出人世也審矣仲實試於風號雨泣氷裂霜凝烏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以予言告之當有刀劍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哀感捐生以重傷

孝子於寘漠也哉

明文海卷四百十四

南康郡守吳公元配賢烈陳孺人傳　劉日升

嗟乎吳公守南康未期月及於難陳孺人死之孺人出浙東望族年十九歸南康公時公弱冠名籍甚邑博士弟子然數數病孺人百計調劑事大姑陳幾十年里閈稱孝謹無間言歲壬午公舉浙江鄉試己丑成進士癸

已授大理評事公奉躬儉持法砥節假方為當時閒人
以廷評三年奏績詔封孺人孺人多病艱子年二七甫
舉子天皇皇憂弗嗣也亟相納姬林久之弗子復相納
姬蘇已而兩姬各舉女孺人時時提揖兩女置膝歡甚
然而憂弗嗣架亟也復相納姬湯憐愛篤至及蘇湯兩
姬相繼得雄蘇再得雄於是公有丈夫子三人方姬蘇
再孕彌生而殆孺人百叩首祈佛恩已而弗害姬復病
殆又百叩首祈佛恩病良已孺人歲時持彌陀齋彊半

緊為姫也亡何蘇病不起孺人哭之哀姫遺幼兒歲餘孺人憐兒蚤失母鞠養萬方須乳媪不得兒啼為啼兒饑為饑忽抱兒懷中吮哑得乳計不乳二十年乃更有乳有神格焉公之南康也人言南康瘠孺人曰夫子第憂民瘠耳如其身之瘠莫如大理久甘之矣戊戌之冬中官李道督課湖口窮捕運道艘夲發難湖口公涖事未期月李道疏詆公公遂被逮孺人震怖痛號願侍北行死生以之公不許行有日忽檢篋笥珥縿三四緡有

奇手縫一布囊語姬曰此為夫子行資耳又曰日者言夫子今歲當遘大難惟移之骨肉而免其言然乎我一死免夫子厄矣又曰吾歲時度事彌陀大士冝得冥福而今有此我死告上帝免夫子厄矣是皆有必死心家人莫有喻者第相持痛哭駡久戒姬侍子就寢至中夜公寤聞閤兒呱呱呼毋不應疑有變亟攬衣啟扉視之孺人縊簷梁間絶矣公一慟幾絶南康人巷哭聞者震驚先是公官大理病脾且困孺人傍徨籲天願以身代

聞雄邑故有藥王祠靈藥瘳民疴製彩旛戒滅䕶肅禱得藥嘗公疾良已由是孺人感神持長齋延公壽期以三年至卒之夕則長齋業二年餘九月有奇越兩月及期人以是益悲之公被逮伏闕下公卿臺諫交疏為公訟公寃雖宮闈中有酸鼻揮涕娓娓稱孺人死可憖訟公無罪者南康人有與妻子訣走四千里上書願代公死公使人固止得不果上而書傳薦紳間讀之無不泣下沾衣者南康有但孝康母孀且老孝康念母老家䇿美

棺甚謹至是陳孺人死郡人爭謀購得棺必美如但母
藏者乃已而母悽慨泣下語孝康曰吾所以艱難孤幃
以老徒以而父無祿而孺人以所夭捐軀此其志同而
事尤可悲者若弟以所藏棺奉孺人我死不憾孝康雖
愛母不能奪也嗟乎可以觀人心矣故事諸被逮下鎮
撫司者掠無徑付法司者而公徑付法司逾年上誠大
白星異免公詔獄于時羣臣百姓讙呼載路頌天子聖
神無重困清白臣而孺人當日願一死免公厄又願一

死訟公究語傳薦紳間人人謂有冥助云劉子曰夫九閽之上重淵之深聲臭之所不至精神焉其有以動星象而回明主也天之道也人謂冥助不其然乎

明文海卷四百十七

吳偉傳　　鄭正域

吳偉字次翁少孤貧為江夏農民與姓趙者友善遇一老道士言爾二人有異骨當有大名于世期明早于大

東門外猪市大石上相會偶早二人往道士先至如黄石公事三朝後先至其處道士始至命二人坐大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旁出泉一綫命偉先掬飲之趙飲已少矣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後偉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與俗寡諧非其人不應雖素所昵好一言弗合輒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平江伯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

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澹生屏障間左右動色上嘆曰真仙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頗又好妓諸豪客就集妓餉之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懇恩祭掃武昌

數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年五十其姓趙者學塑神鬼像靈異太史氏曰偉挾一技兩辱召見獎借賜賚詞臣所無武廟過金陵金陵人徐子仁詞翰有聲亦得召見僅拜韶舞韶舞樂官武廟故以此狎弄子仁子仁愧悔偉獨得狀元名人生各有遇哉偉賦性抗直不阿權勢今世翰墨之士奔走公卿曰不暇給矣

黄翁傳

王穉登

黄翁名穰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橘柚筐服纖縞之属明珠翠毛金錫流黄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鍾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士人又多靈知能以其意爲贋物衒鬻射利售

者往往受其欺黄翁為人辯析剖證指説好惡出入古
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于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
圖書售者多就黄翁鑒而黄翁之門日如市也黄翁言
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
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
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
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為御史則曰
以某器進某人為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

石鼓泰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棼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為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箭之質多憔悴靡爛不可存于世其可存于世不憔悴靡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迺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為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寶于世以高潔清遠否是為媒餌于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黄翁謂余言良是併入傳

小賀傳　張鳳翼

小賀名恩字子需姓陸氏其父蓋烏鎮酒家也燕良工賀四者偶之烏鎮客酒家左巨室王氏王因多購檀梨烏木象齒犀角諸材留賀四作卮盂罍斝諸器子需顧時時過王氏覩賀四作歸復以小材效賀四作示賀四賀四奇之欲乞為弟子而其父母乃業酒佃作不樂攻工弗之許居無何崇德葉氏馳一力邀賀四然賀四任王氏工作尠而湎于酒酒後輒目昏意慵不復能作計之葉當不得如王優游而力不足以副意非酒家兒俱

往不可乃以情懇陸翁媪必欲得兒俱往且許罄其藝授之子霑亦欣然請行陸翁媪不能禁也乃遣之俱至葉氏賀四不曰酒家兒也而曰吾兒凡工作園者𤓰者圓而𤓰𤓰而圜者非子霑莫與而子霑得心應手出入規矩中巧每越賀四上及葉氏工訖賀四居則肆于吳之郡城當是時吳之好事疑賀四造作老益精及視之則知賀四有兒助之賀四死子霑喪之一如所生賀媪亦自有子子霑亦時時護其緩急又時時以所得金饋

陸翁媪蓋一身而仰事者二家焉子霑居吳中若錫山若雲間若大倉諸右族爭迎子霑造罷物而吳中趨市者又爭待子霑所造罷物舉火故舟來迎子霑者多不得泊及泊競扶子霑登舟而咸不得解維顧子霑不樂為富人作而喜給趨市者曰彼不過供耳目娛而此則俟我舉火者也且不好美衣服至富人家又能曲順主人意未嘗以其巧上之曰吾固藝成而下者且食于人而可以薄技自多乎有王憲副者來飭蘇松兵備其人

固賞鑒家攜一硯來硯制殊不類常硯計造一函函之工多諯不能乃召子霑往視之子霑曰能函成硯爲增色焉予向自薊門歸經漕運道見淮陽之間若盂畜水慮一決則譬居高建瓴下流諸州縣莫逃其害不若決瓜州壩任水下泄入江乃乘涸疏鑿爲河道運亦可達而下民莫患昏墊焉無庸隄激爲也又見每歲運舟至丹陽上下輒成阸隘即時開濬而沙泥隨潮上未幾復淤意弗若于開家湖濵儲水置閘閉以俟運舟至則啓

而濟之當得其用當時語二三士大夫莫不捧腹以為迂也予遂宛舌不復談及予霑語次及二水道其言與予言若符節合噫藉第予霑以其孝悌蒙里選入而為司空一小吏或如永樂元年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則其心思規畫當必有出人意表者其所裨益實效亦可以歲月程蓋不特為富人耳目娛貧者舉火計也顧獨以其巧用諸刀鋸切磋閒與纍時為酒家兒奚異哉然予霑惟不為酒

家兒故予得以知子霑才可任事使子霑不以小物自見予亦何以知子霑而傳之傳宜以陸而復曰小賀從吳人所共稱云

明文海卷四百十九

摶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邊城以善摶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魁

張則沉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體
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扼腕嗔目語難而張
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嘗自匿
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弄技進退開闔有緒如織而張
法直截嘗曰一棒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叟叟閒事
邊嘗北遊植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于輪而病傴
有少林僧數十輩尋邊邊遷延之至日晡與鬬燭入滅
燭而躍坐梁上覩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抵

間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匿不見
好事少年慫慂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
洟哂僧覺遮之張曰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
所問張故羸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諸爲要張
衣履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
之如飛丸度窗中墮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搏擧足者
最下易與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
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

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閑之月城中羅拜曰令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圜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于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刀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死于牖下所教徒厘厘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嘗觀邪師矛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

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爲之擬心則歧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伎遇敵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聯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為之解

曰勤者益早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心窮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甓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膂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濶丁不丁八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嘗先覺毋令智昏立心有依勿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諧束蝟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户者益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兎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心中肯綮旣志其

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或嚮赴之無參差若貓捕鼠然此三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温良恭讓不忮不求何用不滅曰切者千忍萬忍掐指齧齒勿為禍先勿為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即收不可再試雖終身不見其形必成其名而亡所悔蓋結寃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貰期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

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為周夫學技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技恃伎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難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方湯夫傳　何白

吾友方湯夫陳義甚高乃以善奕特聞遂掩其生平余竊悲湯夫之不幸也乃采其行誼以俟後之考湯夫者知不獨以一技傳也作湯夫傳湯夫名日新世居吾郡

龍首橋里其先有為諫議者事具李本寧太史傳賛中
湯夫父諱道言以貲雄于里好行其德不幸早夭母嚴
稱未亡人時湯夫尚在腹長兄曰升甫離襁褓也安人
及舉湯夫強睞息撫二孤時以劇役外侮紛至家日益
廢箸湯夫及髫而安人亦逝兄弟煢煢依外大父嚴翁
家時湯夫與長兄子謙治博士家言俱通敏絕人獨湯
夫善病嘗在牀蓐間湯夫故慧甚日若呻吟智慮無所
寄乃于牀頭置一枰以指畫方罫而沉思之忽大悟深

得其解乃呼鄰之善奕者每對局輒然其技已好之彌甚雅聞前輩有鮑淵泉名一中者為國朝國手冠深以不及見為恨乃從故老覔鮑所藏秘録及鮑同時周源徐希聖所傳圖勢湯夫日精研覆覈盡得其藴時李小山年七十餘奕家宿將雅自負足對壘鮑君周徐以下弗論也湯夫往與角李遂北已再試再北李嚼齒擲局于地大呼曰神哉遂斂膺數服于是永嘉小方之名滿天下同時稱國手者則廣陵之方新安之呂温陵之蔡

彼三人者粵峙海内人人自謂得大將未知鹿死誰手也既聞湯夫名莫不為爽然自廢湯夫故名家子每恨與伯氏治帖括皆不售墜先緒而又恥以一技鳴乃挈妻子居焦坑山中刻志讀書及為詩歌極力摹寫即數易稿不已也篇什雖寡而輿竒自足每過予輒袖以相示且字字乞予抨射予感其意直為商訂不少假湯夫每欣然滿志去讀書暇則抱甕灌園種豆漚麻以自給室中無間言終日洩洩如也時四明劉志選以北部郎

左遷福寧州佐雅慕湯夫名遣騎致請湯夫往温麻一見劉公遂定交居久之公擢合淝令復邀湯夫偕公念湯夫貧無以具饘粥賸爲湯夫置買山資而湯夫未嘗有所干也湯夫久客劉公署鬱鬱不自得會劉公入計北上湯夫以病不能歸及劉公還而湯夫病已亟相對談笑如平時再浹旬而湯夫奄然長逝矣劉公哭之哀乃爲斂賻甚厚伺其仲子復吉護喪歸歸之夕劉公夜夢與湯夫别湯夫從懷中出一紙授公公眎之乃可臆

誦及寤止記末四句云余性嗜奕余志言詩悟道成真形神妙時異哉湯夫宜霍霍與石火俱滅者乎湯夫孝友夙植風義尤敦奕聖特其餘事耳幸予托交湯夫伯仲間最深于謙晚以修校有時名獨湯夫濫焉長徃鄉搢紳雅不言巖穴即湯夫純行絶技闕焉不書嗚呼又豈獨一湯夫哉吾鄉弘正間有林翔之九溪先生者與博君子也其大小篆俱臻神境秦相斯唐令楊冰俊不多讓而世之惡札亂結如死蛇顏飾以錦緣玉軸豈非

有幸有不幸耶

孫漢陽傳　陳繼儒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康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後辟行省為廸功郎上饒縣録事歸築艸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於松于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

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忩愛之自少有踸量以門廕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凡供帳廚傳皆公部署甚整而瑕路無驛騷臺察倚重之擬浴斬黃兵使者會公道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隙捕徐僕省臣韓揖劾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郊故居修築精舍葺奇石寘庭除環列鼎彞金石法書

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迭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閩舞狻猊及角觝之戲人以為安陵調輞川莊不是過也公既以豪闊江東而又坦直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後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款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椽一桶一木一石生動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臯雪堂敦

復堂赤霞閣斯仙磴老圃芽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
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凛然不凄而寒有澄泓蕭瑟之
意客退就明窻棐几閒或臨古畫或抄異書有桃以俗
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
温隷篆八分追蹤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
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干請無虛日人有贗貌公
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
公聲音洪暢狀貌踈野居恒好著民間平頭帽旁綴小

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為平湖令與公無生平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暎澈九泉其為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為子後曰世鶚華亭邑諸生拮据塋公于細林山之陽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确田七百

謚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觴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葢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為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為名畫法書彈指流眄之間涸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誰與歸

高能傳 趙南星

高能汾人也與于趙魏之閒至廣阿間馬氏小與敉乎

曰否毅匡乎曰否盖嘉靖中馬倅于汾小輿者能父所為也至是數十年矣能能世其業直三倍于他輿人惟所言不與主人訾性不食肥重然必細罷清茹若飯名僧有富家令與負養同食能拂衣去曰不得若直即已耳以是為與不召能即已耳至則不敢侮之所需財手自遴簡或取其屑狀面曰監不可用必不可强曰脉爽呼其徒皆起無不極心力有解熳輒大罵之以是輿獨精語曰空閒來風桐乳致巢故有佩璲而弗輕帶索而

見重孔子所以與歎于滄浪也高能一與人趙魏之人禮若賓不以為倨直高而不以為貪嘗試論之能口無二直類信見悔鶻起類潔信心求精類不舍所學者力進事類不素餐士大夫乃有翕食舞利甘唾罵而自得受直甚高徒敗人之與若使能而業儒必不其然余嘗使能與見其人從容樸直與他與人異故論著其行事

簫洞虛小傳　溥占衡

令簫非簫也葢古尺八近予臨川東家樘其巧令世稱

洞虛子者是也家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簫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刓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踞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谷箐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容購之萬錢雙絹自是

洞虛子簫聞天下頗塵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閒語次駡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懽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澀治得儀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殊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

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葢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團公林監或誚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咼夲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倚琴而吹之因謂予是藝如北方佳人絶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窐稱于山文乎亥大喜遂别琢一枝遺予彤以一丘一壑一觴一咏而題其上云青蒻欲托王褒

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察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脫勿居中而徑往予受其聰巧絶倫戲爲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

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游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静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

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與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淩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

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于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絶

技無所于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尚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

無念禪師小傳 鄒元標

昔韓公上佛骨表尉潮陽與大顛往來留衣別士緍疑

之余謂此公聰明蓋世能轉法華必不為一疏便了止乎其言頗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是非窒礙夫曰以理自勝則猶未深悉其義也公亦達矣歐陽蘇子才高八斗好與諸僧逵還歐公曰時於其人察其氣皆有為世用者而蘇子則時遇可人箭鋒相射蘇公亦有過人處諸先生皆一代鴻碩好與方外人遊者何哉蓋身處火宅入林樾覩蕭蕭數竹頓令心地清凉亦

以夙因故予束髮每到蕭寺五臟若氷不可言說鄉里

中所與二三僧惟椎魯操作田畝無敗行然亦足敬也浪遊南北所接僧非無赫然為世頂禮者大都落風流講解窠臼儼然如天竺古先生者實難其人庚寅以吏部郎謫南北部時大司成新建鄧文潔公為祭酒忽有無念禪師過公以賢關不便款洽禮而之余衙齋余亦館之別室旬日茶飯外無他語文潔過詰曰作何究竟余曰無語文潔曰此透體漢無錯過余曰無他在別去又數年念公過而訪我古樹下坐對蒲團相視而笑余

賦詩數首別念公又別去數年不知念公入我深也者念公名深有楚麻城人早年父母謝世家長者習其有奇因縱之披剃遊名山隨衆作務一日有名宿曰生死事大須是參侍明始不負一生出世念公啟曰何之示而之伏牛之伏牛不契又之七尖峯之求臺之五臺之燕薊之了住山之盧山操苦行者各十餘年凡五嶽名山無不跋涉其所參承名師者曰少保曰秋月曰無窮師曰古清曰徧融無不頂禮其所承指示也曰黃瓜茄

予曰提活頭曰還飯錢有言靈承如天帝語未明也如負鬚眉不肯下誓死而已志堅功苦益垂數十年諸知見若片雪紅爐即証諸名宿名宿首肯始下山然不以諸所經悟便了一日看淆訛公案又復作疑得李長者放下示者至再又始堅李長者以不善藏為世忌公終身左右之有告之曰大貴人方怒熾曰斫首穴胸何妨予因是而知念公之定也諸縉紳聞而爭倒屣浙直豫章七閩焦大史陶祭酒黃庶子王方伯袁考功皆降心

相眾念公倚有啟發如大雨普布隨根生活諸士縉欲從舍舍公未數日即飄然去野鶴鴻冥不可縶矣世有自稱妙悟以為必依宰官大臣而闡揚佛法者余竊謂清虛苦空佛之大旨不從一草一木降心而從萬紫千紅處逐世佛之道有是乎嗟乎狂慧風熾毒流紳珮念公獨藏鋒遯世此所以貌古風高獨步一世也浩浩空門龍象有幾余奈何不思作念公小傳念公懿行最夥以俟逸史夫使韓歐蘇諸君子及文潔公起必以元其

爲知言

論曰世儒好闢佛佛不可闢所以闢者狂禪耳念公名行冠一世恂恂若處子接隱一山當楚中州界遥瞻紫氣隱隱隆隆豈無謂哉

虎卯悟宗禪師傳 祝以豳

悟宗禪師名慧惺悟宗其號也俗姓畢氏齠年出家于虎卯山寺會晒大藏諸經得寶積經讀之盡百卷慨然發憤以佛果爲必可証其師澄公洎二三僧徒日爲治

生計而蘇俗緇流市酤以爲常師不得已偕衆之海虞市不二價遠近歸之息頗嬴一日晨起坐肆中有行脚老衲乞錢十二文作齋供師予其半及午無與者師如數足之已而老衲至肆見罌甖雜沓麴蘖重灼大呼阿彌陀佛至涕泗交下且泣且呼如是者數十聲逡巡而去師是時不覺悔悟錯愕失聲叫絕仆地師有凡在肆遽掖之起師亟趨于慧日寺前追及之師稽首搶地涕泣號呼曰大師何以度我衲曰爾辦此一片勇進心亦

大難得師復稽首願得少住容其略一經紀肆中事毋以逋責為儕輩累即隨行脚去矣衲曰我一生行脚無伴侶汝只自修自省自叅自証我行矣無多言師再拜問姓名及挂搭處以俟異日叅尋曰我雲水乞食有何姓名挂搭處可言汝只自修自省自叅自証可也師知不可留即從所識稱貸金錢若干為壽衲固辭師固進于是取金之最小者一錢十餘竟去師歸悉棄舊業苦行熏修南走天目天台西走九華匡廬一時名宿如無

礙無際雪浪諸人無不為師印可而師機鋒迅捷言下承當諸名宿亦無不驚嘆以為法器今世無兩然師之崎嶇跋涉意實主于前之老衲以為庶幾旦暮遇之果邂逅于匡廬五老峰頭相見悲喜交集始知為西竺國善多那師覺其日用四威儀頗有神異徐叩之曰此準提呪力也師曰世人亦多持此呪何得力者少曰第為世人太聰明師曰聰明何反不得曰世人一味機智有甚聰明爾但洗心齋戒持呪百萬不獲靈通如來神呪

即為妄語且爾發願持呪已見奕迹潛釋至於得力爾豈自知師稽首遂以神呪授師與大藏經中小異更直捷易持今呪略已刻行世矣師從游八十餘日最後得指示密諦而歸于是掩關不出閱二藏經至萬餘卷手寫華嚴及行願諸品各若干卷晝夜精勤不出關者凡十有八年遂圓貫通徹標示一看以為宗旨謂當體全空觸事而真無邊妙義一時融盡所著有一看關集三十餘種刊布者僅心經測引蒲團貳念數則餘庋之龕

中戊申夏雷雨大作崖石裂墮師時默坐龕中併龕徒去數丈沙石擁師四大無恙也嗣是出關以戶庭爲限近復以二山門爲限僧臘已望六而步履便捷如少壯一布衲無以異于諸儕輩無論暨騃庸緇無不稱悟祖師亦無不煦然接之一切都忘爾我崖岸薦紳先生若髦士時時就師有所叩師一二語破的中竅輒極意去戊午夏余以行役避暑虎丘得與師周旋者旬日餘每下春便岸幘羽扇納涼萬松下與師各踞一石坐余于

禪悅解所解偶一問難師輒之如瀉懸河余時時惝怳自失也既得師所撰點頭石六偈和之師曰若所謂口頭禪于實體真悟尚隔而余以行役期廹忽遽言别因據師所自述生平本末及余一時周旋所得于覩見者識之如此茲行當遂乞身長弃軒冕求所為實體真悟者不然點頭石行且笑我

祝子曰近世緇宿如達觀密藏輩豈不稱聰穎辯慱然不勝人我揀擇之相至于吐弃名教揀擑今古者又幾

于無忌憚矣彼徒見世之庸緇瞶瞶以為世人盡不如我而學士大夫借以為名高者復不憚俯首下之不知宇宙甚大聰明穎捷者甚多未可以能繙三乘六宗語便謂世人憒憒而真以為學士大夫亦盡不如我而恣其矜高無忌憚之心也達摩面壁九年弗能不識一字奈何以辯博驕人辯博驕人在學士大夫不可而况披忍辱鎧者乎修出世業闇然日章惟吾雲棲蓮老然亦無奈學士大夫之借以為名高過為尊禮于是緇素輩

奉之遂如釋迦住世而一片真實平等心卒無奈蓮老之蕩無町畦何也令悟宗禪師其博綜頴敏不遜達觀諸人而真實平等心又絶似蓮老然蓮老倘朦既髙叅閲復廣晚年見解彌精而收視返聽退藏于密若悟師者假我數年不知于蓮老何如也近世如憨山者是一無髮宰官經世比卯自當別論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一

阿頡傳　黎遂球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為蚪湖湖與山相吞鬱為氣故其出雲蒸動深糾人入其中者如亂入人破褥綿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恒得僧恃茶為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烟隔絕不能行乞也阿頡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為之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褌織為屨比其足

倍長澗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去
入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為阿
顛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
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
視其睫膌則當中處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
何為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僧戲謂爾可為尋之顛
忽編草為索曰請繫之至既薄暮望之不可還返照射
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

躍則與之偕跳遶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頷捋其耳急來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顛可放之或蘇蘇語謂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前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顛如故嘗遊人因閒而就之語不恒得見或見之語亦不相入禮之則走葢至今在白雲山中

愚者大師傳　徐芳

愚者大師皖之桐城人也如居浮山自稱浮山愚者在

天界爲無可師入匡廬爲五老至壽昌爲樂地或爲墨
歷有訛呼木立者即更爲木立云東海生曰皆非師本
名也强爲之名宜曰愚者愚者幼負奇志父貞述先生
領袖清流一時方之龍門元禮愚者俊髻即不減雲間
二陸或且李長源目之愚者以爲未知我也其自許乃
如子瞻讀書入傳時意嘗在范孟博愚者少時嘗避地
金陵與吳門楊維斗陳卧子夏彝仲諸子善是時海宇
多故寇自河汾西渡肆蹦豫楚衆且數十萬閩外束手

短氣維尾冦臺鄭冀旦夕緩責賦繁民戚大勢岌岌在廷方恬嬉堂燕或洶拏作同室鬬無與圖其艱者愚者憤甚則日與諸子晝灰聚米籌當世大計或酒酣耳熱慷慨嗚咽拔劍斫地以三尺許國誓他日不相背負當是時愚者意氣壯甚其牢騷噎鬱一一洩之于詩今所存白門諸草氣韻沉頓彷彿漢魏人音節雖年甫踰冠而詞坫老宿皆為避舍愚者舉進士在崇禎庚辰是歲貞述先生以楚撫被逮愚者為上書請代卒白其枉語

在本傳有詩曰激楚讀者悲之尋擢翰林檢討供事講
讀閣賊陷京師愚者見絷幽囚榜楚幾瀕於死南中再
建貴陽相當國與阮大鋮比以門戶舊郤掊擊善類無
虛日尤忌貞述父子愚者嘆曰是尚可有為哉不疾去
入將濁流投我遂褫衣散髮遯跡五嶺以賣藥自給閩
越數載建用館閣名召不赴亡何粤再潰有見索者愚
者嘆曰南荒盡矣舍西竺安歸遂披緇出見客當事欽
其志操待有加禮尋以貞述先生老還侍浮山子舍僧

栖鹿隅斬斬孺童婦女皆屏勿見會浪和尚闡法天界愚者輙侍往禮咨決心要久而有得遂師事之以避喧閉關高座三載未幾貞述先生訃至再返桐江結廬三載有欒廬岁已心圖曳尾湖江登匡廬五老峯再入旴江訪所知愚山荷葉山中適山行脚遠出則就所居草庵栖止凡三閱月寒鐺破竈晚汲晨芻皆手操之遇者懵然不知為何等頭陀也會有居士鴻莊者見其篷頭一書叱之曰此桐城方密之筆也奚為于是挺臂前詰

愚者猝不得匿為喙然笑自是蹤跡綻露壽昌青原相次禮請拄杖所歷法鼓霆震諸方咋舌謂師故儒而當機作畧乃能逺紹前祖若是愚者于古今書無不讀胸中全具七畧四庫又能編貫毫析究極微眇詩文力追古大家時出别調尤深莊易著述甚富予所見有浮山前後集數十卷大易時論十五卷炮莊九卷物理小識十二卷通雅十卷他宗門雜撰稱是同時有嘯峯者亦皖人嘗歷官都諫與愚者並師浪公先後主青原法席

時稱皖江兩大師宜附紀

遺史氏曰嘗讀劉秉忠對世祖語嘆其奇而中也又嘆釋之教屢斥于儒而當其變乃合而有助似釋翻為儒設且以北棘瀛國既已易弁為髡而南堂野僧忽起而奈帷幄西方為政之言亦旣驗矣其後伽藍顯卜皇覺緣以肇基度牒秘貴西山藉是返骨道衍稱佐命善世雪菴為護法沙門三主兩朝龍驤鳥逸皆有殺活大手應緣其間豈非近代以來絕奇一公案哉吾意以是始

者之以是終也若愚者師天國於文人俠客高士真僧之外别創一格以位置之者也夫諸祖傳燈未聞出身科目令於獅子座上現宰官身則釋重兩榜掄材所得不踰卿相令於進賢冠裏閒選佛場則儒重而數百年之科名亦重此孔子釋迦東西分化來之兩大奇均是人也獨負數奇以遊天地間愚者之愚豈可及乎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二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徐時進

公名𧨏字文順一字文柔余髫時則聞長老諱公少時事疑為好事者托齊諧志怪比得陸秉質所聞良信公少而食貧弱冠讀書拓提斗室中舍兒授餐不恒至又岸岸不向人匄貸楬甚則甓僧龎供朝餔又乏薪代羅漢供爨間拾瓦礫戲擲之祝曰礫所中歸竈下而所中為伽藍神先是神見夢於僧囑為護吾當避此人三十年僧偕其徒以夢謁願得長奉新無缺公笑而置之諸

市兒更相哄動為公探巢㲉佐酒卮公皆與之由由然不之拒夜讀書坐達曙不就榻以為恒需多膏取自長明玉盌僧即代供膏不以煩公夜供茶瞯公坐矻矻如立或謂神戒僧謹事公僧亦私念世無此恒人庸得慢為異日種髓耶學使者行部選着子衿不能具以告宗老宗老檢篋無藍縷貽一青即召縫人為青袍或問能着此謁郡否曰能即以謁郡郡君喟之問已聽鹿鳴耶公正色答曰從主君賒此數月要人子省得一翻辦衿

事耳其儕皆掩口出鄞學舊無明倫堂寶雲寺扼其左與廟壖鄞無從展地戒香寺爲女僧當廛中時爲行脚托宿甚溷自公在泮即以請當道撤戒香寺徙寶雲寺於其址以寶雲寺址爲明倫堂録戒香木石供堂用左右廟廡東西祠閣一一位置廒閣皆出公所規畫也弘治壬戌成進士辦事吏部當事多器重公面與語當臺省公謝曰誠得一官自効唯命何必清華於是得郎比部一騎蹩躠長安道侃侃發舒絶不與人疎親人亦無

為公廷譽者久之拜命僉貴竹兵事駐思仁故苗寇藪也乖西最獷獗倚險劄寨連諸苗鷹食銅仁石阡閙無寧宇故設棧出入如坦途官兵狃之亦渡棧踏機墜穽中不煩血刃無一活公至笑曰苗雖蠢動詎肯平治塗迓官兵入耶何至愚乃爾於是罷征議苗閙出則稍逐之不深入去則陽示倦不能軍賊亦漸懈募黠者削其顱如行脚僧入乞施悉其旁徑胥懸小橐如裹糧乃草實而苗境所前無種者撒歧路東西分處先是下令吾

兵亦人耳豈以宿此輒等猿猱而責之緣山升木為吾甚怪若之以捷為能也人取拳石附膝閒帯弗跳殊苦之不得其解發春草種生下令去膝石閒行直抵窟所當入途以草識賊皇遽不敢戰走踞山顛滚木石如崩雷公先期為板屋挿兩襄為庇礌礟不能傷徑窄且折屋不能取途第為屋材人肩一已入抵其處乃為搆不逾時屋成賊以為神又前以壯士數人扒山掩砦後豎幟發砲賊驚擾不知官軍多少氣奪無鬬志勢若振槁

矣賊膏草野無算所俘二千餘人殲其魁諸宣尉酋長爭上牛酒犒軍又獻黃金公怒麾其金咸咋舌叩頭此殆天人另一副鐵肝腸方在師見有童而角差類華民者輒錄之逋其誅得男女二三十口公唱然此亦無辜自吾少貧見餉於諸長老厚意久不報以此藉手歸諸公充掃除不亦可乎園之一室伺者少不措意則踰垣去公怒追殺之意其餘當脅息不復爾而逸如故公笑曰吾乃欲誨爾狼子野心使為良民亦過矣且吾焉能

長養此長蛇封豕者辟之獵人已得射虎狐免奈何不以擊鮮而任逸哉乃盡殲之抉其睛和酒浮大白議者謂公殺已降其不能以功名終有陰譴哉公於死生利害之際了弗關懷而應卒多當機以免嘗獲盜令獄吏録犴柙或恐之且去而拇盜惶甚以重賂脫柙斧門出直趨堂其黨大噪繼進公入室下楗從後牖登屋以韝行及私署舍中兒望公來授公弓矢公迎之自墻盜行及發一矢輒殲矢發無虛盜以沮而援者亦至矣世莫

不美公才而又多目懾公不使盡為用也先是直指劉以巡方至劉少年倨甚公不為之屈竟亦無以難公故不無怏怏代者為劉報恨掩其功盡以歸中丞僅得金幣賞稍遷為福建巡海兵使公不能無望瘴毒發卒於閩其之閩五越月耳嗚呼悲哉公配封安人祝氏余母之從姑也余得聞於祝之長老視公家秉載有溢焉以此樞柢墓道犖犖廣柳生平交知罕得如巨卿其人為追送棺不行祝安人拊棺慟曰為吾不從下泉耶吾自

揆未可與公俱也以公清勁為朝家倚不顧身寧此退
向所不忘忘乃公良有在而待彼耶棺遂行
外史氏曰吾觀陸公張膽明目恢達不拘似狂一物不
滓上友黔婁似狷其在聖門子路之儔與由之志固曰
南山有竹不揉且直矣子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
礪之入之益深矣悲夫吾焉得起先生而與語此

回君傳　袁中道

回君者邑人於予為表兄弟深目大鼻縈鬚髯大頰俳

場上所演回回狀予友卯長孺見而呼之謂回邑人遂回之焉回聰慧躭娛樂嗜酒喜妓入胥家有廬舍田畝蕩盡遂赤貧善博戲時與人賭得錢即以市酒邑人皆惡之予少年好嬉遊絕喜與飲邑人以之規予曰吾輩亦可共飲乃與無賴人飲何也予曰君輩焉足與飲益予嘗見君輩飲也當其飲時心若有所思目若有所注杯雖在手而意別有營强為一笑隨即愀然身上常若有極大事相絆不肯久坐偶然一醉勉强矜持關防忍

嘿夫人生無事不苦獨把杯一刻差爲可樂猶不放懐其節如何古人飲酒惟恐不舒尚借絲竹歌舞以瀉其懐況有愁人在前乎回則不然方其欲酒之時而酒忽至如病得藥如猿得果如久餓之馬望水涯之芳草蹄足驕嘶奔騰而往也耳目一心志專自酒以外更無所知于于馬嬉嬉馬語言重復形容顛倒笑口不收四肢百骸皆有喜氣與之飲大能助人歡暢予是以日願與之飲也人又曰此蕩子不顧家烏足取予曰回爲一身

蕩去田產君有田千頃終日焦勞未及四十鬚鬢已白回不顧家君不顧身身與家孰親回宜笑子乃反笑回耶其人無以應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飲即向人家住不歸每十日送柴米歸至門大呼曰柴米在此即去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腰繫一絲囊常虛無一文時予問回曰虛矣何以為計回笑曰即至矣既實予又謂曰未可用盡回又笑曰若不用盡必不來予曰何以知之曰我自二十後無立錐田又不為商賈然此囊隨盡

隨有雖邑中遭水旱人多饑焉而予獨如故予自知天必不絶我故終不憂予曰善同丧其子予往慰之同方醉人家招之來笑謂予曰絶嗣之憂寧至我乎相牽入酒家痛飲達旦嗟乎予幾年前性剛命蹇其牢騷不平之氣盡寄之酒偕同及豪少年二十餘人結爲酒社大會時各置一巨甌校其飲最多者推以爲長予飲較多已大酣恍惚中見二十餘人皆羅拜堂下時月色正明相攜步斗湖堤上見大江自天際来晶瑩耀朗波濤激

岸洶湧滂湃相與大呌笑聲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今予復以失意就食京華所過皆貴人不敢過為顛狂以取罪戾易州酒價貴無力飲其餘內酒黄酒不堪飲且予近益厭繁華喜靜定枯坐一室或有兩三日不飲時量日以退興日以索近又戒殺將來酒皆須戒之豈能如曩日之豪飲乎而小弟有書來乃云餘二十少年皆散去獨回家日貧好飲日益甚予乃嘆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孟黃鼬音宥傳　趙南星

黃鼬鼠醜也而大色黃尾脩喙銳性嗜雞夜則出食雞即雞多一一齧其頸啑其血盡竟河南有孟生者性亦嗜雞家貧不能常得雞則數誣平民於有司曰是侮我皆噉之雞以危即風馬牛不相及故挑釁得雞乃已故里中皆稱孟黃鼬黃鼬為諸生久所食人之雞無算其塒上無雞而臞而寒而跖惟意所欲晚乃以歲貢謁選為恒山趙州廣文里中乃稍稍有雞聲矣黃鼬於諸生

無貧富皆索束脩其不與者則數使門子請之曰何少我不來一會面也實嬲之勤者不得專業惰者不得安居勢不得不與錢黃犢畜一豚病死以與諸門子諸門子以為無所用賞之耳既食乃索肉價其市物常用惡錢不售則勞其人以是貫菜者皆遠遁其為廣文如此會高邑缺令上官乃以黃犢攝之黃犢至自吏胥及皂隷廝養卒皆覗其過掠治之人人皆與錢以免訟者無曲直皆罰金錢頃之無敢訟者則令羣小察舉言語相

稽皆罰之至鬻兒女或以婦人環瑱裙襦與之無不受者攝事凡數月所受取無算新令將至則悉取邑中罷物無精麄鉅細載以大車送之其齋中高邑長幼聚觀有一人曰孟黄𣪠非父母吾邑也是吾邑之女子也此乃其嫁裝矣市人皆大笑無何而邑廣文缺上官又以黄𣪠來攝學事黄𣪠持錢十餘與諸門子曰吾無炊食爾每日為吾市食門子視之皆惡錢喻其意乃遞為供食其索束脩之術如趙州諸生貧者嗇者無得免會諸

生謁御史大夫賈公有欲言黃龢者纔片言賈公厲聲曰諸生無妄言孟廣文好官也諸生口呿而意阻慍且笑而出君子曰不瞽不聾不能為公信哉孟黃龢之名滿下邑一旦綰邑符化而為狼民則何辜賈公近日士大夫之有名者也以黃龢為好官益下有蔽之者以此知吏治矣

顧思之傳　宋　楙澄

思之諱承學吳之華亭人也其曾王父學士東江公與

余曾王父西莊公爲總角交及東江公貴而西莊公委
懲諸生中東江公時時於縉紳中持其文嗟賞之久之
東江公奉命簡士南都每抽讀士文至當意者輒謂同
事曰得非我故人宋伯氏乎及剖𠞰竟卒不見姓氏始
大咤謂鬼神無賴奈何使我失名士與故人歸而詢之
則曾王父固未嘗就試也於是東江公過曾王父而謂
然曰嗟乎足下豈以余惜進賢冠如肝膽耶古人肝膽
猶相挈也余方期舉足下以無負進賢而奈何億余之

引嫓哉余今望子矣曾王父曰否否吾聞不盡人之情
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使余就試子與他人誤而録之
未必有裨於國若猶然棄之不亦使吾子有自潔之嫓
乎此泜水之所以不流也東江公起謝曰吾始以足下
爲可及今余且自涯而返矣卒交歡如初省齋公爲東
江公長子早卒子爲浥江公浥江公爲諸生時遊白下
值余王考三江公于平康日亭午矣而三江公猶擁妓
未起支目謂浥江曰可來偕寢浥江素以父行事三江

至是亦遂忘之便脫衣上牀同被共枕安然鼾睡時靡
有爭已而夢覺三江與妓猶睡如初浥江公起座索冥
從倚門外見綠楊中繫一白馬金韉玉勒神駿非凡有
一剪頭雛假寐其傍浥江公喜馬之輕矯不問主人為
誰就剪頭懷中探韉攬轡策馬盤旋院中畧無抵止時
侍從相失奔駛之際忽踏一姬于溝中院內人競來叩
扶浥江公至堂上叩其往來將加侮毀浥江公言其所
自則三江公擁卧之妓乃被踏妓家妹也亟使人持馬

迎宋家郎君來三江君上馬宿酒未醒婆娑日影中移時而至見浥江公彷徨閣中歌來何暮攜手大笑遣人更控馬迎妓至花前痛飲抵月落而散議者以為得晉人之致及白首鄰居締花石之盟始終不衰時人羡之思之其仲子也長余九歲及與余交在戊子之冬已縫掖再新矣嘗遊白下依中表侯君侯少養于浥江公長襲揮帥起家至南都守府思之初至侯館穀之具主人禮而思之意弗屑視侯猶海鷗猶醯雞也日就飲平康

從侯索買笑錢錢至手中足已出門矣久之侯稍稍厭怠竟拂袖歸思之少與馮元甫交善元甫為故廷尉南江公諸孫以名家子師事王宇泰董玄宰兩先生善談名理工晉人筆法起草亭于東郭就移家焉思之與之痛飲無問寒暑晝夜有時衣婦人衣紅衫粉額盪槳吳歌聲達墻外思之且歌且飲旁若無人觀者至於壞墻折樹人影滿池思之盪漾自如不為亂也忽跳水作没人挈尾探𣪊如崑崙水精了無所礙水中拔腰間短劍

亂擊蕪梗魚蝦爭躍運劍若丸號曰水鬬云吳俗有毒龍老蚪害人田禾故欲習劍水中遇便殺之有時當大雪中衣紅鵜鶘衫坐大樹上持壺自傾倒嘯歌不休諸人欲上輒下溺拒之自云身在半天鼠輩猶蝘蜓第從屋隙住則樂極矣那容樹上啼耶元甫與友人相顧大笑賞之後元甫卒無子故交或弔或否未有能哭盡哀者思之入弔大慟感及中惟有至幾絕者友人大嗟賞焉思之聞之曰世人解賞吾哭耶於是每遇哭者未嘗

不為之一良又未嘗不為之出涕而當事者亦未嘗不為之增悲也余自庚寅遊燕遭亡婦之喪奉老母命南歸鬱鬱不得意與思之季修文度結詩酒交當是時陳二仲醇為太原相公瑯琊司馬上客孝節偉行聳人聽聞府縣諸公皆折節虛左雖平原陸宗伯為當世達尊亦倒屣迎之而獨喜交思之嘗曰思之得王謝家風嶶余與文度亦以仲醇為然而思之更復不屑以為聖賢則周孔絕德矣詩文則六經蔽之矣騷賦則屈宋擅之

矣後世如鄒枚班揚亦已效顰可羞况吾輩哉聞汝輩謂我似晉人更是侮我當興所至即我心不知孰何又豈知刻畫古人以為優孟耶且吾與其刻畫嵇阮孰若刻畫周孔哉周孔之與嵇阮雖異若夫人之刻畫之其無耻一也我非不能顧恥而不為一時皆駭其議獨余與文度以為名言性至孝其居母夫人之喪舉酒一呼潸淚竟席友人戲之曰是阮家步兵嘗一呷嘔斗血者也思之恥之嗣後情之所至輒閉門焚香禮西方祈母

夫人蓮花生往往痛哭見人竟絶淚矣當乙未丙申之交余遭陽九而豪興未除居嘗與思之痛飲於庭前椿樹下一呼輒盡六七十巵然余竟不能敵思之往往堅壁以待乃思之則從横酒鎗如入無人之境雖高五元申吳大忠美號稱善酒於思之終不能為堅壘惟余差能突起不測如伏兵猝發於背水之間幸不奔北者屢矣以故社中號思之為酒將而里中醇謹之夫皆目我輩為顛閙相攜至大葬處拾枯髏作盃飲之湮以臂血

使有生氣醉後擇生方深埋而奠之曰汝自為枯髏已
來腦骨豈復侵酒氣耶今日得吾輩勝東陵間死魂澆
酒土上夜深直為狐狸作噴也時侯君再總帥明州思
之復遊越與侯君幸不合航海而歸歸無以為資就館
穀於漢陽太守雪居孫公思之中表叔也嘗擱之宅内
間留於宅傍招提曰泰清庵中漢陽喜何元朗叔皮之
為人好客客恒滿座家僮四五十輩多習金元名家雜
劇與大内院本各成一隊綺麗如落日雲漢陽側耳注

目如少不當家即席呵譴而思之酒酣輒起座竟出頃
金目巨鼻頭軟雉毛衣五色錦袍迴旋而來口中之詞
曲非北非南不雅不俗或譏刺時事或詼諧坐中賓客
無不絶倒變幻萬端皆當人意漢陽往往容之復好擁
漢陽公龍陽過之以酒當主人前不避漢陽卒命盡瀝
又時時挾之閒遊而漢陽知其無他竟不孰何思之思
之亦多無意為劇褻事也自南北九宮與而唐宋小令
暨長調遂失其聲思之始高下抑揚宛轉激烈曲盡其

妙尤喜歌大江東去及岳武穆怒髮衝冠歌時髮上指
百骸猙獰聲聞里許令驕人之思英雄之槪如在目前
適唱之馮元敏先生前先生大嗟賞曰恨不令子瞻少
保見之當時朝雲與牛皋輩非過嬌羞則大粗率豈能
愜兩公禮樂意哉思之幼與于二亂先善亂先以詩次
雄于詞壇才復不羈嘗偕思之于燈夕望門索飲口無
他言飲盡即出一夜傾十數家最後扣陸君策孝廉門
孝廉方置酒爲太夫人壽使閽人辭焉而兩君已入廳

事矣聞閽者之辭褫臂大罵蒼頭盡奔顧堂中有一錦繡軸金書甚麗乃名公壽太夫人文也兩君裂而嚼之黃金滿口因相與大笑竟出太原王先生百穀間之笑曰兩君可謂錦心繡口矣亂先好遊得遊資即令銀工製兕觥鸂鶒之屬壽太夫人壽畢即命臧獲輩分頭索思之醉之然後徧召諸客居無何金盡而鸂鶒與兕觥皆羽化肉飛亂先卒不介意得金復如初也華亭狹斜枕西郊思之浮沉其中幾三十年每黃昏左右燈影燭

光之前見有禿衫不帽大笑濶步而來者必思之也思之又能為悲喜之辭以調諸妓當花月之夜朋從滿前忽發狂言妄陳新境雖珠宮金屋不難納妓於中以快其意諸妓無不抵掌大笑已而狀及衰頽喻深病苦指草席為軟棺名野犬為肉槨閻羅起於舌端羅剎集其口內苛責負心細張巧罰令合歡之被忽改氷池連理之枝悉森刀樹俄而奈何橋下業水騰波枉死城中鐵丸亂雨淒風黑夜啾啾哀姊妹之歡娛旅魄孤魂黯黯

尋鴛鴦之盟誓備諸惡境歷萬業條諸妓又無不顰眉大哭人皆謂紅粉之雍門云郡中有吳平子者故名家子也能作賦有膂力雖貲巨萬年十六七好飛黃走蒼鬬雞盤馬里中少年附之日相與擊劍舞槊尤工白打而性喜畜犬犬嘗滿樓號曰犬臺日作炊籠啗之一日雨炊稍冷即不復進亦不忍進有餘倘犬未就食卒不忍先嘗有少年進獼猴平子大喜乃衣之紅衫冠以絳幘使之跨犬出門蒼頭以金鼓道其前刀劍護其後一

市人盡驚雖獼猴亦不意崇禮如斯驚悚汗透紅衫乎子恐紅衫之污獼猴也于是强獼猴浴卒不肯就浴乎子使徒兒以竹擊之獼猴乃下盆戲擊水滿樓乘間跳躍出窓而去行屋如飛主人大懊恨乎子中美之弟也而思之又中美之交也偶向思之道其感思之大笑曰吾能解之遂與中美同詣乎子乎子素聞思之豪含獼猴之痛而出見之思之畧不寒暄顧中美大言曰可以飲矣主人喜請就餘室思之傾酒一尊起持大斝遥上

犬所居樓見犬使殺殺犬幾百蹄而盧鵲殆盡矣平子不知所為躑躅庭中思之持梁下梯瞠目謂平子曰子以紅衫衣獼猴何異以鐘鼓饗爰居乎夫獼猴之去意必曰棄人用犬將焉用之且君畜犬謂獼猴不可以徒行也今獼猴不脫見而行矣吾謂子收其卑秉毋令其起歸與之思以戒君之左右輕去其主者乎子不覺大笑豁然而罷先是有孝廉子能滑稽謂一落拓公子曰桑田變滄海公子奈何守桑田而坐待其變乎公子奇

其慮凡先世之遺棄之不餘立錐而平子尤喜其策謂思之曰足下第笑傲詩酒間豈能深思如是乎思之隨口答曰吾思更有深於是者固待叩而發耳平子信其有奇乃膝席奉卮酒為壽而請之思之受酒整襟仰天再咳而言曰君知桑田之變滄海獨不聞滄海之變桑田乎今弟買滄海而俟其變則君之桑田異日庸可既乎于時聞者捧腹幾為腸斷思之落魄自甘而不耐人倚勢有某甲者成萬歷乙未進士與友人洪子厓同年

適思之過子厓而某甲在座酒間論制舉藝某甲視子厓曰設令我輩復戰寧有敗北事耶思之瞠目對曰觀君之書自當不落人後葢以某甲工楷書耳舉座失色而思之坦然嘗與余輩二十人遊槳西郊更餘泊岸有貴人舟自北而來貴人余先人之讐也余嘗與思之道其事至是思之不假思維便跳躍上岸就貴人船罵之貴人時攜夫人同遊而余友人輩率大醉又不知從行為夫人爭圍船痛辱貴人貴人偵知岸上客咸世家子

弟難與爭鋒遂潛下小舟携夫人而遯余時醉卧舟中都不知貴人船倘知貴人來將不知抵止矣期年貴人竟死吾黨皆謂思之能以舌殺友人之仇云思之行書得米氏家法通篆隷亦不求甚工所為詩文惟尚清率嘗酒酣倚樹偶余輩曰若等苦欲工文抑知文不可工耶古之為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既虛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恥而不為也而徒冒左史屈宋之皮毛以欺人耳曰此其無恥亦何異吮癰舐痔乎其

不屑不潔大都類此以故罕與人同卒牢騷以歿世焉素善飯不解病忽一日無疾而卒享年四十有六存歿年月具載子起之狀中思之嘗泛海有黃蝶如盆前導長年謂見是者多貴今思之已矣豈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耶子四人長爲超之超之能文弱冠爲博士弟子員冠諸生將復文信之始矣不孝既不能生同富貴死具含殮敢顧忌於筆札之間以自免罪哉故不敢躊躇而爲之傳

論曰昔人有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思之之偃蹇可勿論矣余因思之而有感於世詎焉當梁松之驕赧文之貴而於父行猶獨拜牀下乃令人甫獲一第即棄世詎如遺甚有羞其子孫之未達至掩耳閉目不屑言之嗟乎孝標絕交之論豈為過乎始先人與一顯者為貧賤交迨其將亡先人以口候其氣令其子貴矣豈惟秦越且伺間而下石焉不寧惟是至有身膺藩臬忘先人之急難雖吉凶屢構咫尺若秦越然彼其肺肝

何竟出黄雀白龜下也噫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古之婦人猶能守之今之君子猶爾背之世道之衰何日之有又吾聞牛李之黨起自年誼君子謂觀過知仁爰國初以迄嘉隆猶知世間有年家子使今青雲之士而以年誼謁之有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鮮矣余雖未逢其人然寧斷足而不一及其門誠鄙之也嗚呼士生人世安知已之不舉龍附鳳而猥自輕又安知貴人之不委泥沙困螻蟻而伊優其闒隸此非罪在貴人

柳貧賤之過矣弟使貴人一旦遺榮無祿而人苟薄其子孫彼若有知亦將切齒於地下而不知刻薄之行身自蹈之又誰咎也然則當其生平交歡之時競以兄弟相呼骨肉相許豈兩人哉而前後異情者彼直以聲勢相附會非真有斷金朋簪之誼强而合倏而離固也嗟乎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斯言誠千古之金鏡吾安得不死之槃石無涯之富貴以固友誼於千載俾刻薄之俗轉為忠厚乎余家與楊世叔孝廉

同里孝廉之先與余家世爲婚姻去世叔數世矣而世叔不以余家衰替遂廢中表之禮嗟乎安得如世叔之不忘其祖而與之聿修厥德乎若思之之痛駡貴人而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矣世誼又何篤乎余所以三致意也

負情儂傳　宋楙澄

王仲雍嘆恨曲曰常恨負情儂郎今果行許作負情儂傳

萬歷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遊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貲告匱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為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為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詞挑怒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已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辦庶日忘日去乃戟掌詬女曰汝能聳郎君

措三百金畀老身東西南北惟汝所之女即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辦三百金不易聚倘金具而母負約柰何母策李郎窮途悔之指燭中花笑曰李郎若攜金以入婢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遊貲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唯向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為東裝狀遍辭親知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棘

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絶其歸路金若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因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裹絮中明日令平頭密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辦奈何生驚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惻杜之有心殺然各歛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吾道窮矣顧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躍曰毋憂明旦妾從隣家姊妹中謀之至期

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媽曰母曩責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食言郎持金去女從此死矣母懼人金俱亡乃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杰髻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為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携須臾之間簪珥衣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

一箱箱中之盈盡生不能知女亦若為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各相與袢涙而別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絹擲朱提二十兩曰持此為舟車資明日生辦與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三十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水不測快倖遭逢於時自秋涉冬唾來鴻之寡儔詘遊魚之乏比誓白頭則皎露為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者艅艎別

僨小舟明日欲渡是夜壁月盈江練飛鏡瀉生謂女曰
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
何如塞北風烟顧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闗
山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攜手月中趺坐船首
生興發執危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
調鳥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隣舟少年者積鹽維
揚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為輕薄祭
酒酒酣闖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

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復絢弄形顧影徵有所窺因叩舡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綢繆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徵叩公子昨夜清歌為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經綿無端盡吐情實新安人愀然謂公子旅蘼蕪而挾桃李不刪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萌

之況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而容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抔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顧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子然而顧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為計奈何客曰公子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為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攜形挈影雖篤

樹之詛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惟谷羝藩孤濟既精月而疑雲燕啄龍漿更悲魂而啼夢乃低首沉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攜手下船各歸舟次女挑燈俟生小飲生目動齒濕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為百年歡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隨涕與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

生曰誰為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覲
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
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
篋内女曰明蚤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
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内時夜已過半郎請起為豔粧曰
今日之粧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計粧畢而天亦就
曙矣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
卿粧臺為信女忻然謂李生俾之即索新安人聘貲過

船衝之無爽於是女郎起自舟中掾艇謂新安人曰頃所攜粧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冠悉投水中約值數百金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叱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某革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葢不貲云亦投之最後悉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

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女郎推生於側而啐詈新安人曰汝間歌蕩情遂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綆落瓶使妾將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傖乃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狂夫方事趨風吏欲爭骨妾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辰詒影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無瞳耳妾為李郎溫眼幾枯翁魂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攜手而倏

溺笙簧共行多露一朝棄捐輕於殘汁顧乃婁此殘膏欲收覆水妄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糾纏寧有盡耶於是舟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為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

宋幼清曰余自庚子秋聞其事於友人歲暮多暇援筆

敘事至粧畢而天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就寢夢被髮而其音婦人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羞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間豫人間禍福若郎君為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幾十日而間困棄置篋中丁未攜家南歸舟中撿箇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没急捉筆足之惟恐其復祟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他日過瓜洲幸勿作惡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

寧青折筆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㑹八年矣舟行衛河道中距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

宋氏君求傳 宋楙澄

族曾孫楙澄曰新之幼也讀世父君求傳見其責東岡立皇后張氏有儀秦之風及讀叔父所作傳抑又知幾者大奚既將辛酸是隙是為君求傳

君求諱志孝少補諸生非其好也坐陷西莊公不中遂

亡之京事中貴人浦智浦司吳越御衣君求從而南浦將市奇貨屬之數百金君求好施予及飲博而辟於平康數月金盡空手見浦浦怒欲死之君求曰我亡金亦亡不如生我我亦能生金浦奇其言寛其約君求乃假浦騶從出入衣冠甚設陽言於羣小曰内臣容我羣小因訟言曰官惟君求是聽於是府中無貴賤交事君求中外欲請謁浦者多因君求君求故引避諸人愈敬信不百日還浦所屬金數倍浦大喜始重任君求初君求

與東岡甚容東岡之奏訟西莊公也君求多居間已而
東岡屢負遂請和於西莊公自言為君求所賣君求始
大懟望至是思所以報之乃裝蛟龍錦十箱糊題極固
若將遠行狀經過東岡家相與道故極歡酒次乃曰行
將抵越而復於吳行李往來叵測幸頓弟家命從人自
舟中擕上開中一箱取物皆故衣雜罷開閱甚艱東岡
笑曰止勿開他箱别的日忽有數十人䑸䑸擁君求而
來皆持刀杖君求琅璫於堂柱人盡北音大罵曰此賊

盗御服稱頓若家尚思倖免耶分布從者急索東岡得之牀下與君求對鎖盤旋榜掠既酷昇前所寄十箱開之堂上鱗爪非常皆民間所禁東岡計窮乃出生平之蓄以求免君求亦為之懇於北人北人始禱君求去及從浦還京再客鮑忠家忠亦内侍也鎮豫章邀君求往宸濠生期鮑出蒯扇索君求題詩壽濠濠嗟賞良久謂鮑曰御其倩人乎鮑以情對濠請相見賜予甚厚及再陰知濠反情說鮑曰豫章非用武之地奉化扼其前昭

信尾其後王狼而戾下悖而嚚無方收也不如避之鮑懼託君求行賂於京以免請代未幾而宸濠反新鎮竟坐誅鮑德君求之免死也令持數萬金偕貴戚家奴請鹽引遼陽諸貴戚奴故暴横郎官余敎有意抑之愆期不給家奴毀廨門而入大詬郎郎訴於朝君求策武宗必先籍貫人金星夜輦金度榆關而西已而詔下貴人金盡在籍中獨鮑氏獲免君求嘗以他事下錦衣獄中有邊將觸江彬彬陷以事至受御杖詔獄時溽暑彬示

意獄吏嚴三木所居勿得引風令褦襶以死君求重憐之厚賂獄卒得寬械納涼少蘇說獄吏曰是人有功邊陲外人皆知汝曹逢迎江意異日妻子訟寃江豈能保汝曹乎不如生之以不死報江可也獄卒雅信君求反為將軍購湯藥因得不死無何彬誅會赦遣將持百金為壽君求卻之曰吾憐君死於寃不圖君生而報也世廟龍飛選立皇后未定君求説鮑曰君今危矣雖然余猶能安君也鮑大驚請受教君求曰君向結皇太后以

自固令太后之日西頽矣君何不自附於扶桑之日使其得如朝霞之映餘暉乎鮑曰吾以卿為羲和敢不唯命君求進曰昨觀選中諸女唯張氏美且福然貧而無援君若請於太后而立之此所謂扶桑者也鮑大喜君求乃見皇后父曰君誠欲富貴乎將以為名乎張笑曰富貴哉君求曰君欲女為皇后而以德容自媒徒自苦耳所善鮑司禮可謀也乃偕張見鮑鮑與張結為兄弟明日請之太后且說太后立皇后以樹恩復散十萬

於官府張皇后乃得立君求少受府中鞭箠及為校、南還持貴人書謁刺史刺史重君求節俠引坐款語時君求子復為錦衣西司房校尉焦官百長刺史問郎君無恙乎君求起曰西司邏緝無暇刺史愕然及出不覺引盃送至外門當武宗時君求頗横至世廟始稍稍自緝長子早亡次子懷德詔守錦衣獄尋卒與君求俱葬京師

論曰余叔父遯菴公最純謹然其傳家秉亦復不廢君

求甚哉其悟於物理也萬物各徇其霧龍鳳之祥伊人是豢蛟蜃猛志莫惑近馬制之刀圭而左右唯命矣若君求亦未遇刀圭者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五

許童子傳　焦竑

童子許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壬九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

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愿孚卻紈綺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嶽即髫齔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歸省稚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之耳曰王家即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死吾何托爲鬭者嘆其奇是歲受業外傅羣兒鬬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即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道鴻臚入

燕經古賢遺墟歎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抔土供樵竪之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詘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從鴻臚部屬出塞上迨歸里劬勞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憂也李樵讓不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慧辨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

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若曰性一耳誰為未發誰為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待言然總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睪茫然失對而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靜非淡非濃聞之消逕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然遇物成容皆此類也郎中詹楚廣文為時名儒童子從之游步趨語默常得其意古詹實嘗之乃成

二月夢大士尊之河瀆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父之疾問危舉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何痛為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真我也由父觀之且得為真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己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

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慧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家如雲影谷音無少係着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歷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于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爲爽爾而來也童子豈其類與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

趙大司馬傳　袁中道

萬歷中兩宮三殿皆災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天子憂匱乏言利者以礦稅啟之乃以内侍充礦稅使分道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使為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為陳奉市井博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逖梟獍土人皆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弗敢入員者乃入擄

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府於武昌而
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纛無前茅車馬呵傳擁導
其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翔魚獅龍服佩使者緌
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
得淫奴妻據為婦與同卧起采倡為嬖婢所之皆曰千
歲國太與民間愕笑云黄門善淫耶蒼頭盧兒鞭撻郡
吏重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
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

竄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寘名字甚多又於諸郡邑布列徼税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數十人朝爲傭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黄蓋出入里閈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即告之奉上疏以抗㫖逺水陸誅盈捜肉見骨下至雞豚蔬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貲雄者税官既奏記奉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金可採當如㫖掘伐富民惧傾家入貲賂税官乃得罷或云得古瘞藏及非法御用等

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
金錢共相讐者及有小睚眦者籍其讐家貲數獻奉奉
遣人逮之將籍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免三楚富兒殆
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
坊酒食皆不敢徵錢漿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强淫民子
女甚有汙儒生妻而捽儒生斃死者民皆怨恨思亂壬
寅奉居武昌舊帥侯邸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
無筭奉大喜浸有他志民不堪剥刻遂變共起誅之燔

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笑為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姪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死皆大笑諸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官此者耶官此者皆多方活汝設死奉輦上震怒首逮官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天子仁聖不忍

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維時少
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天子心知其能乃以楚事
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諭奉以歸而安慰楚民變
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適積金貲進獻
諸宗不逞者譁曰楚皆膏脂吾曹者率其黨數百人至
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曹率驍騎盡縛之三
木琅璫寘獄報公時已莫公病累月少差明日起視事
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鈴下書記數人公坐皇堂

三司使者環列逮攫金宗人以入公起至溜下欲訊之稍俯躬宗人為魁者遂以手械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徧擊諸使者皆踰墻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備獲免諸宗既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事上聞天子大怒寘諸宗於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加焉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謂敵可單騎說况此輩乎然是皆膏梁小兒不識國憲

又龍準子孫久無加衍楊經金木者急而為變公何詎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邸生瑞蓮及連理朵皆以為瑞而乃為之災悲夫公之四子戕才與予善之楚宿玉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也大司馬其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其先兆也嗟乎楚國號天府自肅皇帝入繼大統實為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甲于天下丁酉以後災異漸起黃鶴樓雄峙武昌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

鵲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騃幾死甦為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湍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鬬後黿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迺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傅翼搏人而食為搒死及逼死者無數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

起投一大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與昔之通邑大都號為繁華淵藪車擊帷接鐘鳴鼎食之第黏屣調瑟之家今皆厭厭然有荒涼岑寂之象富賈困于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為積逋所困不復聊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比十年中相繼而死往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由亨入困之象將見于天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

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闕　少成進士為令由比部主事為御史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鉞者幾二十年而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太司馬公為官清次骨疏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為名臣死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于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撓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於草芥極其蹂踐不之恤民於是始怨然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竅未開而犯上

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稍一逞焉既逞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覺上之易爲犯也即犯之而亦終無奈何我也即捐數人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徧誅我也爲吏所窘亦死饑寒亦死而爲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覦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爲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爲盜爲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

有司捶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狼悍猛而不可制故知為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之故而使之敢為惡也陳奉雖暴璫亦奉天子命者然逐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陵上之國體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懼奸民之窺之也急収礦稅廢免夫予于公事因傷楚事焉亦漆室之憂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

欒佑小傳

劉日升

戊子歲六月七日安福忽山水暴溢居人漂溺死無算余家逼近安福至日晡洪流奔放余有小樓逾江里人僦居市易有族人漢七獨以欒佑佑之子弱冠是日自家詣父所水突至不得避諸與同佑者相持哭訣七抱子痛甚曰予故無所之誰令而趍死耶有頃樓覆七漂流里許忽若有腐草浮湛波門七依之似可附俄有木横江來七攀木從所之俄七足間若有物稍稍伸縮就

之即其子也盡力勾引同拏木因水暴夜行沿河大呼無一援舟自日昃至詰旦出没迅濤百二十里入激浪橋遇小舟獲救父子力疾彊則月之九日鄉人皆駭為鬼物矣余聞異焉曰予第知七佑不偽里人無火長往市藥必令鮮潔可愈疾謹愿有此宜不死然不謂獲福之奇也既問之七遇難前旬日有人挾數金遇七所遺之去七拾取不以示同佑者迎三日其人狼狽哭求七歸之一無所取同佑者一人且笑且罵七不得已令其

人各市酒肉同飲食去比及于難七父子再生胥溺者五人四人猶得骸骨獨笑罵者並骸骨無獲嗟乎天道之不遠類如斯巳亡何七仍以藥佑他所忍出行江間見一人漂溺亟取篙援之其人得不死探衣裾中得金必許為謝七力拒曰予日者幸無葬魚腹今忍受而餽耶由前言之鬼神不負人由後言之人亦不負鬼神若七者庶幾可以勸也哉

高內翰傳

陶望齡

有明中書舍人錢塘高公疾既使自力書爵里族系子孫姻連為銘墓文臨革召其孫嗣文受之曰吾醜夫世之諛死而誑生者毋他請也逮葬嗣文復詣予屬為公傳語且泣曰吾懼夫隆先命而衣夫數世而降為子孫不聞其祖德者劉石以從治命徼子之惠傳諸世木而巳余聞而兩賢之為作高內翰傳內翰諱某字原靜隆萬間名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端公子也母鍾夫人少而安雅在傳不勤讀書常端坐默識

言動無妄十歲侍其大父母疾于武林皇恐誠惻夜輒露禱請代人偵知咸嗟異之及處喪號踊如巨人年二十四蔭為國子生以温恭撝損動有家法稱縉紳間譽問藹然及文端公躋揆席尤務引形跡過自韜隱家居閉門杜足諸監守大吏慕交之弗屑也文端卒于官奔往奉喪以歸茹草枕塊者三年滿服授中書舍人性恬怡不樂榮進又念母夫人家居秩纔初考即移疾歸役從閤中上書得終養竟母喪猶稱疾不起久之始還其

職前後三入署輒用久次綰其署符每頒賚文軸畫屏諸司贊金帛受而汰還其故敗者斤斤如也積貲三十餘歲後進多橫金鞶朱而公以食俸少終老七品萬歷乙巳皇孫生奉使布恩詔燕魏間疾動趣歸而卒公素靜泊寡嗜慾一子自瀛早卒而嗣文始孩交游僉以侶續為言鍾太夫人從配馬孺人咸敦勉之于是公始有姬侍及文莊生子召其妾謂之曰吾畏者重違太夫人之意以置爾今太夫人捐養孫復有子矣且吾又老病

爾其行乎為裝而道之獨善飲酒每良日孤往放舟西湖中舉尊獨笑人問之曰先生誰為賓主耶公曰主我則山水為賓壺觴俎豆為儔侶賓我則山水為主魚禽卉木為供張顧不足耶客或為談內典對曰一心不亂他復何求其疾也謝遺醫藥脩然委順而化焉年六十有四予惟古之誌墓者以示地下詔當來故延陵之題類旌靈公之記類識而已至繆襲所以慎終盧承慶所以誡後官閥姓名之外無溢文焉後之作者若退之介

甫諸公其撰著多矣知交親暱之詞類可見也或志倫于十行銘方于半偈詞約義章實存跡永故足貴耳夫言當其人一言而足也人當其言一言而足也稱顏之仁不必兼孝于曾閔高賜之辯不必備文于游夏而今欲總該衆瑜靁同一槩人無善惡以具美爲稱文無巧拙以累牘爲富嗚呼陋矣哉此達士之恥也昔者陶靖節陸天隨皆自傳王無功白樂天皆自誌墓語出諸懷抱韻標于古今其意足稱焉江淹之自序也劉炫之自

贊也惟他文之末工忘已説之多醜異于四子者之撰矣然未有質言無餘若内翰之志之善者也其可師也與

林季公傳　葉向高

先大父之女弟四其季適同邑林鏡水公有三子伯質卿仲昆卿季乃丙卿伯忍而强齮齕仲仲謹避不敢與抗季念均吾兄也而獨者魚肉不能平稍左右仲伯遂舍仲而齒季家故饒至分異仲季乃不能具薪爨季稱

貸營十一利貲斧復為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興至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贏則益自發舒好游俠斜遇當意揮擲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貴游爭慕之一見季歡甚托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世欲得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季能為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托季也季既得劉不復問賈事族子上舍生某破産落魄又負人金多季念之甚悉籍具券鑰召而付之曰而謹視出入吾從酒人遊耳某遂

悉李槖償負金他日李歸視其槖無有也且復有他負皆坐李李困甚則語劉吾旦暮溝中若當歸平康毋相隨俱虢耳劉涕泣既許君矣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為也李大喜卿乃若是吾何憂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更歲餘復稍稍給待族子如初復代為入貲授郡幕復數年李廢貫再貧乃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不能歸徙家他所李日夜走三百里抵其居相慰籍幕意李且徼負李曰吾實以貧來乃今知若貧甚我也復何言因

出券還之幕不受季曰吾留此無傷他日不可知吾兒且微之若兒是種禍也捫袖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幕内媿不自容季竟徒手歸而生平所善孝廉林某者復坐事敗負季且千金其子走闕下欲上書暴父寃狀顧囊中無一錢諸故與孝廉雛者皆自引匿旁皇四顧無所托足季獨憐念吾故人子可令飄泊長安市哉延至家衣食之為徧請諸貴人事雖不白而人以是重季季先後所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三坐是益困

咨吳楚閩粵間道聞劉死慟幾絶疾馳抵燕日夜哭刻玉為主提攜不少休為長短句題其背曰入時倒郎懐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繞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魂與香魄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别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少年輩嘲季是章臺枯柳何鍾情若是季不恤也輩劉母供養謹于劉在日世以劉為知人得所托伯既逐季産亦隨盡後竟坐殺人死獄中季大傷遂

挈家自燕歸撫其孤姪或謂季胡忘伯之虐哉季曰吾手足也能忍諸仲聞季且歸則大喜遣其子迎季于燕余送之都門曰嗟乎季也乃今有天倫之樂矣季愴然曰吾乃不及伯之存也在原之謂何季雖疎蕩自喜而大義皎然多此類行至武林念所善漢陽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故從同官兗陵沈公攜季馮公所識季三公交為季延譽其游如布衣歡季至漢陽太史留飲十日復之粤西其從兄婿薛雲綬為藩幕强留不能

得僦舟東下行再舍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為舟人陳亞三等所害沈其屍于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劫為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筭行旅苦之莫誰何吾友蒼梧司理林君康得其主名捕治之搜其橐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為奉其姫劉者也若何從得之豈丙卿西遊若殺而有之乎亞三情得咋舌死窮索餘黨盡伏辜粵人快之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瘞其骨獨李顔面如生肌肉無損時

炎暑經再決句矣觀者駭異輿當道咸哀憐季且以季非緣玉主則空莖魚腹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季于冥冥也相嘆息以為奇劉母聞季死長號而絕生平識季面者談及無不隕涕季早年行賈罕讀書而長篇短牘雅俗並陳爛然可觀劉死時撰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絕所交歡多名公貴人然無所請謝曰吾不受貴人憐也值困時家或不能舉火行歌自若終不向人言貧其意氣如此

論曰始余與季約百歲後吾為公傳季謙讓吾何稱于世而凡傳乎季既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余惟季之行訾者以為蕩譽者以為俠要以傾身慕義無問盛衰斯為奇耳劉不負季于厄卒殄其讎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煦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何如哉末俗庸庸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感焉

安塞王傳　沈一貫

安塞郡王秩炅慶靖王季子而高皇帝諸孫也母夫人位氏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母夫人嚴誨之曰孤子非自强無覬成矣王發憤下帷如儒者性通敏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封明年冊妃出閤府庠隘得請改城西又自引流種樹為延賓滄州綠野蘆隱拱翠守愚容膝等軒皆親顏而詠記之姿表魁梧風度俊逸美髭髯目光如電善古文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賢難辨惑移日不倦益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捐金購之

繡梓與遠近學者共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游然自奉清儉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夭無嗣成化癸巳年四十七薨葬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州野容又稱楞齋所著隨筆二十卷有氣槩標格究心二氏而長于禪薨之後其內侍李璟魯明梓之初山陽瞿佑嘗作修文舍人傳言震澤人夏顏字希賢者博學多聞而命薄至正初客死潤州嶺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

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鄰豎攘竊鳥鼠嚙毀十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嶽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録通玄志等書鏤行于世頗復致謝後舉以自代爲修大云王感其言以冠集首又嘗作倦游對猶喻敘當時藩綱稍密之意倦游對云余近歲益倦游惟一室圖籍客曰今聖明在位德敷惠施寇盜絶迹邊鄙載寧時值長夏百物成暢盡出近郭以適一日不愈于汩没儞編若陳年之蠹耶對曰非爾所知也蓋游有二有王公大人

之遊有逸人畸士之遊斯二者皆非予之所得焉余欲為王公大人遊乎則必使虎賁徤兒什百為率騎乘如雲充塞道途陸取熊羆水捕鯨鯢凡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後快耳而藩國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則涉不敬啟嫌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時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馬往復蕭然以觀望校曾不若一郡縣吏不知樂乎不樂乎使余欲為逸人畸士遊乎則必跨謪仙之驢泛子猷之舟幅衣野服從一

二童子三五同志載瓢瓠酒豫久一雞果蔬脯醢惟事真率隨所至山旁水涘託長松藉茂草脫巾露頂出食賔前杯行無筭劇談長嘯然後快耳而身隷國姓名號王爵豈可含衮衣繡斧之稱為放浪不覊之適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靚服飾謹容儀左右視而後出以自得校曽不若一畎畝民不知樂乎不樂乎夏在河外近寇巢縱一歲間畢辭降志取氣人間亦驚悸念慮計時往返刻窂物者以親藩籍口往往速禍惟宜埋

光剌采杜門抱拙安能招啓吻罷智慮罹罝罦陷阱哉
雖時和歲豐草木皆春而黃楊厄閏吾屬之謂不知世
變不識時忌寅行妄蹈自貽伊戚是痴物也客笑曰吾
始謂君樂名教之樂乃知非得已也其猶喻云樗齋所
豢貓生數子當在幼也瞬息不他溫存倍至猶人之愛
其子也濕必餂之泥滓餂之矢溺餂之呴呴然惟恐其
不衆且大也稍長踆踆追逐或分其食或撓其宿久而
汲不堪于是嗔哮之聲日厲又長得食辟之寢處辟之

不翅若仇悲哉競利則至親分首不相識利之移人若是乎容曰君不聞漢有天下懲秦孤立分王子姓犬牙相制始也恨不際天海皆劉氏歷世久遠嫌疑一興諸王往往不得其死當爾之時又恨不盡之之為快以是推之可嘆多矣彼么麿何足齒哉

史官曰夫天子制御幅以齊海內不以利啖假人域外之議容久試乎是故君子引禮以自制馬觀安塞王所著不能無介斯以見豪懐之難遣矣王著述多雖不甚

馴雅而才情闊肆非當年博士語然世之人未有知也

余得于長安市中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八

張守清傳　趙南星

張守清山西人也少而貧隨其母至真定奴于諸生閻

白亭之家既而逐之之五臺山諸礦賊鏟利交爭數相

殺傷守清每為剖決片言輒服時馬齊為賊首矣衆復

推守清守清再三辭不獲乃居其次甚推讓齊齊猶不能容衆皆勸守清殺之守清終不聽衆皆噤怒不敢動而第諷齊辭去齊遂自髡為僧人之乞食至五臺賊以報守清則肅入山中杯酒叙舊仍留之共事久之又不能容于是衆共殺之守清于山中聚工鼓鑄分給衆賊延師教其子時時齋僧濟貧晉中一二宗室從之借貸有與締姻者中貴之五禮文殊守清皆款接重餽之長安漸聞其事有二諫議使人嚇守清得萬金既而今上

問五臺有礦賊何土臣不一言也晉中當事者懼以屬
備兵使者吳君同春將捕之或曰是不可捕惟使人招
之耳招之果即來來即下獄中初守清不意為賊所推
坐享富厚久無事守清能約束其下立法場殺人曾有
婦人朝山者一賊以槍搴其冠守清即斬賊首示婦人
以是環山之民皆獲安堵守清以衆怳之忘其犯法至
獄中怏怏不食死先是闗生有故人李姓者為倒馬關
參將往謁之因之五臺過守清至其所居名鐵舖問張

守清在此乎衆賊皆大驚且怒入報守清即出迎執禮甚謹入則見宫室器用如王侯僕從甚盛須之設席張金鼓水陸之珍畢具歌舞佳麗酒罷守清留之清閟生曰吾將之倒馬關李將軍所耳守清曰當為作書閟生問何以識之曰素與往來乃作書付閟生屏餽之見李參軍亦問何以識張君曰其少時不肖之所養也相與歎羨移時守清死後礦賊遂為患土人皆思之

外史氏曰昔管仲取士于盜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可人也張守清起于人奴一旦入山中羣盜皆折服守大聚而不貪分之而不爭殺之而不怨此其才諠有過人者且遇敵能讓不忘舊主使其讀書入仕當為賢士大夫矣朝中當事者以礦冦平上其功云用兵勦之大受爵賞是時商洛間礦冦趙天植為害多年矣蘇公濬備兵其地曉風占乘夜縱火焚其板屋而擒之竟不以聞焉

張聖清傳　陳繼儒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驗十二嫺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待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竒情不近望見者如鷗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與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姪䁥如良

友巧如燕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為噍讓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鏹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纖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堅白鳴至于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逐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為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録異書不勝紀搆竹安齋又搆雨隱軒因詠雨中三友

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傲陶白詞亦不減柳之娘規
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罌洗管
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
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
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遊而君獨時時
入余訪余揚搉典墳討論舊本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
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嚙二齒君嘆
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癡

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為十八潤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央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亟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沒于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録録云擇壻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産半聦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眉道人為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

年來不彈此淚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稟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懲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跳跋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闇廣寧破岸幘絞衣彎弧學射于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蜕同蜩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斷

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枻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為彩雲隨風飈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子別有傳傳成書一通並焚君柩前諸乃載拜三爵酒洒泣而後行

逸事傳 蔣鐄

王山人穉登

王山人穉登為一時海內詞伯人但以文知之穉登雅

有隱德常記其一事吳有孝廉王某居鄉頗不撿一僕謁歸與為期來後王詰其故僕惶恐對有兄傭某氏病故視其殮是以後王忽問而兄傭者何氏曰乃染工某問其家有貲否曰稍贍王俛思良久謂僕曰而兄死何狀曰病耳王復謂曰即坐以致死厚貲可圖僕曰彼遇吾兄厚兄實病死安忍誣之王作色曰敢不用吾言立具訟授之指而陰令僕于染工所具道主人翁指工大怒曰而豈喪心者即死不與一錢也王怒其抗因悉力

擠之獄垂具而穉登延一館賓杜生故館于染工者以家破就穉登聘每相對輒悽惋穉登叩其故杜生泣道其事穉登勃然曰老奴干天和矣好謂杜生邑令厚我我坐視寃獄不獨負死者且負令晡時莆人陳公其志為長洲雅重穉登趨入祝于神曰某令日白某異寃有如受一錢神殛之令竦然曰先生第言何至是穉登因前白狀令徐曰如獄已具何令令其人訴上官檄下縣吾為更詞耳穉登前說曰誰無過公獨憚改耶且又何

作此周張也令謝曰善乃出之工已出知為稱登力也
詣門叩首謝稱登避不見也王舉己卯與吳守石公崑
玉同舉京兆石公守吳而同年金者以殺人坐大辟王
偶謁守石于坐中故談金殺人事已顧王佯愕謝曰年
兄在此見矮人莫說矮話吾悟矣王大怖竟病死

三良友傳　文德翼

文德翼曰以予所見朋友之道生死之間蓋有不愧
古人者昔潛于嵇天阮亡輒啓羈紲之嘆余規哲人

慨念疇昔作三良友傳

陳子其美字未大籍軍九江少孤而貧傭書事後母多客于三楚為人好急人之急余得友之時陳子年生三十矣不時輒過城東茆屋數間蠹蚋腐飛門扆以葦命婦煖濁醪圍坐共論上古當時刻刻不肯已過者以為必有大競不平之事何聲宏以大也好山遊每浩然獨往恒言婚嫁畢必著黄冠老死五嶽間或與余屐屐交發縱其所往必握手把臂曰子少我十年我死子必銘

我從家君子講聖賢之學在座俱屏息必發難更端不得靜古吳雲怡蔡公會于小匡時陳子到諸生中危冠而出軏軏茁若抽蔡公驚服以為勃窣理窟也聞人有事必攘袂而從之為之解乃已余新補弟子員開庫夫索贄即身脫衫典錢與之仍私贖歸其急人多如此病將革聚同遊者至曰余死無所憾生平願聞琴而不足某為我鼓之毋使彥先笑人也嗚呼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時有管子九錫字受玆世居仙居里家擁素封管子衣食困苦于寠人生長余一年時已有聲膠序矣一夕執贄延余為師余不可强之以友教居于仙居里者三年管子事余如一日仙居里多大族好治一家言余之持論以為去腐盡也而後可附以生肉之藥時論攻之者如吹蝟毛而起管子不為動業卒以成而大族翕然稱之始稍稍私悔其所學矣然管子誓不居城市問故曰城之居人惟文子與陳子耳無可淑子孫陳子謂未大

也管子靜而有才父老矣尚有侍寢二人憂形于色一夕辭予歸諷去之而父無所苦余聞而嘆其才也嗚呼忠孝之事非才曷勝後余奔走兩都閒舍去走白鹿山中講業而病大作管子素羸遂夭比不幸之年矣天道與善人信耶否耶

趙子萬式字子如趙子曰余欲中外如一始終如一易字如一賦質慧甚五歲誦書輒記能作偶語大人見之喜許以女弟故少而從大人遊閩學獨早十歲為文章

清淑之氣足與人懷有司見輒奇之然善自晦不欲以文見也篤好理學宋諸大儒之冊未嘗去手或孑然棲匿阜終年不歸歸過余少言笑靜拱而已其所為文則余之所藍出也余視之如王伯安之于徐子愛近年不得朝夕然猶見其坐一室中手自抄記日用所自得者動止有常語默有度雖年少佻達曁諸先輩見如一必拱立目之為真道學小數諸技一習能解尤精辨易之圖卦甚敬余大人聞其病革之一日命取生平所著作

弁人貽札付焚至大人書嘆曰吾鄉一人顧父暨我曰
辛卒事之已笑曰顏氏之子祖彭大夫則存今見少矣
其實一也取水來啜一栝而別訃至余為之慟嗚呼死
之年使如唐李賀云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七

大僕寺丞熙甫歸先生墓誌銘　王錫爵

萬歷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
寧求余誌其墓而未嘗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

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誌否也旣深悲其意迺爲敘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去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後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

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憲封晉陵郡公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於夜郎邛筰之間幾死數有神䕶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璹璹生城武令鳳凰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貞瑞有虹起於

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絶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説邑有关純甫先生才閎高識見熙甫所為制義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荼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寘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葢是時天下士相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靡

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為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讀書談道於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考士余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異於人者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皆以為非常人既見熙甫姓名相賀曰茶陵公數十年不得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是試竟入三甲選為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

謂為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為所株連者為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喪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負先生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谿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盡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

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數十年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名公畢公為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隆慶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强腹內欲一一責之熙甫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追逮也今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伺候縣門其費豈獨升斗而已

是不如不敢之無擾也一切弗問又有句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亦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甲里保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領充里甲會有議里遞充糧長者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為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會有蜚語鬨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熙甫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為上熙甫至

順德為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撰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知制誥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天下以為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抑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聞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

天下士閧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旨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歎之淫泆之自不能已也至於高文大册鋪陳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圭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侏儒之舞自無所容於乎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而余益爲之歎慕云

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丈夫子六人詳具於狀

銘曰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萉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為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邁匪遜烝餚有飫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覩其書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王錫爵

自余兒時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豔慕之而先生
顧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稽勲君與余游京師善
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已稽勲君移病歸養先生
則實援先生僉事廣東時歸養父欒華公故事而余又
因以知先生父子世賢孝云先生卒之後一年稽勲君
既卜葬龍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於是王子曰
嗟仲山嗟仲山生吾弗見其人歿吾銘其墓先生常之
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爲仲山先生先生系出

宋文正公國初有曰宏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於官商民德之爭捐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經生宗曰槐菴公槐菴公生樂華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即先生於是樂華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益拓以學正德己卯舉於鄉壬辰舉禮部不樂仕謁歸六年登戊戌進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樂華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司主事便養而樂華公雅

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為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昇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華公於家樂華公亦念先生速愴然有决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歎曰吾終不能為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華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幼妹如已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事樂華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

居湖上迨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内士大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於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愛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吾隱几不應絶之晚年搆亭湖濱實盻山環植花竹木疏流泉葺奇石時焚名香手周易一經擁

膝几坐興至則為詩文或行草書數紙或又時時引紙濡筆和黛黑點染人物山水花鳥詩文書畫皆佇興而發不務刻削規矩前人脩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類韋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既高海內士大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搆其詩若畫寶藏之於是先生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隆起督稅徐州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

手不得藉氣勢為奸會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倉猝指麾若無事者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至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轉徙無告有自殺者時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大司馬宋公曰今縣官不恤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上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

為避罪計乃具為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業營地遂清會有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為立決去留權貴人請謁喋弗行時北兵歲入邊地先生預籍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貲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勿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詐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是可與議大事哉役卒以債事戮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

灑掃賓利其貲先生執不可乃止於是當事者人人稱王郎中才守逴厲倫輩業且竟大用矣騏驥方發軔時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嗚呼其仁哉令鄉人傳稽勳君侍先生賓盼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月月命稽勳君出稽勳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失期而間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於乎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於中庸

嘗作圖説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人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殁也門人私謚為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選祇役稿原笠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於家先生生於弘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歴某年月日年八十配李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即稽勲君孫男三曾孫男五稽君初舉進士出知山東之武定州先則寄示州訓一冊且誡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素履往矣以故稽勲君卒以卓異有狀徵擢今官

銘曰翳德其核而藝則華孰蘄之國而享之家吁嗟仲山仕耶隱耶龍罔累如有坎其窪先生歸之哲士允嗟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王錫爵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凡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别置號曰墻東生宦小達恩自抯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

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郎丘子覽而下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為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曽孫縉為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為崑山州學正即其官家焉崑山役割隸太倉州遂為太倉州人祖倬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為弘治正徳間名臣父忬歴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尚書為嘉靖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強以佔畢公乃顧益苦私

習為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試己未舉會試賜同進士出身肄事兵部當是時公父大司馬在薊遼敵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聞而止之曰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果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墓之側朝夕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衿單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

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爲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與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之小美會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闕上書辯大司馬寃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謁吏部選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党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

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黃緣請於上以鄭繼封且謀為邦寧奪長地會有旨悉按録諸勲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徳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諸謂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紿祭酒姜公曰邦瑞强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邦寧不為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誥稱夫人姜公疑未决而返之儀曹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

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弟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為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議邦瑞卒為嗣襲國錫祿諸居間者絀祭酒亦坐詿誤罷而後以無瑕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骫法也居歲餘遷北儀曹員外郎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大恭人病告請歸至池河聞訃以不及侍疾哭數絶而甦癸酉服除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傅劉二御史上疏言事觸江

陵大相愁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為傅治裝為劉營救以是失大相旨方奉命弔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惴惴懼不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挾與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副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為及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為材而異之尋入賀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官其地者頗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卒出入者公為令下諸郡縣裹其平上之

臺臺著為令已綰司篆及署分巡道當省會至繁猥公於吏事益習有所剸割曲當理情即老吏莫敢措手尋監秋試冬入計南昌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始用小苛辯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益驕横直凌司府莫敢誰何公盡發其奸而去之時藩司之從事者靳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大會方岳裹二千石及黄綬以下喋自廢公獨條對侃侃太宰歎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睹綵事敢言獨吾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

公材閣太宰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相𢿎
不奏而山東學使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辭歸閭化女
事而慕之以書自通無何別去公嘗決一父子訟而父
辟甚公痛杖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
護請代始釋之父子感悔如初有袁帥者好偵諸曹得
其事歎曰三代不啻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强就行其所
條約束明暢藻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給事
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摭化女事謂

余與鳳洲公譸張爲幻而留者應之至波及公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謂身爲人師率即事弗竟何顏復臨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余弟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俱歸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公勉而之任時大試期廹八閩故材藪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鄉薦紳所在雲集意

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左參政分守福興道入賀萬壽於道報遷令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勝士大夫筆硯之請戸屨如錯遺余書讀古人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愀然然而無以絶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補遊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於喉寢食為減乃移狀於卿沈為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姑予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遂歸里

第明年四月手書析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後事喪禮為儉令他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祲餓莩盈道公乃倡諸大姓行粥全活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尚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為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卞善恚於百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强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槪

謂種種諸証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末復謂天下雖游餓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為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役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絾書未發迫瞑自力起使人掖而掾胡牀盥水手足既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公以嘉靖丙申生殁於萬歷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

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爲公府居閭閻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爲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爲功好提獎屬吏即不至贓濫未甞不弘獎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晩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亦喜讀二氏之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

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恥之以故望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以比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之得五十餘卷其閩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前已行人間某月某日將窆公柩於某山之原而以鳳洲公狀來乞銘

銘曰本豐條遠源澄流濬維公之世重賢疊俊游夏文學由求政事維公之材一往輒詣六經渺有二氏真無

維公之識獵精捐粗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維公之節在涅不累泉洲攏深山抱水紆維公之藏過者式諸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後渠崔公神道碑銘　沈一貫

歲癸未余預春闈中土得崔子士棨奇之果文敏公孫也棨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郎夫公固守道不售者貽

謀之微哉士棨為余言公塋未有碑丐于余余豈能知公而足為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家有大編摹余衰昔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略為之一之今文人好以形似語易其所從來以佚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子鍾一字仲晃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叅政有廉靜聲公少負奇弘治戊午舉于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叙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為刊浮篤行之學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校孝宗實錄

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政録
于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修撰何瑭遇之史館
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盡白面輕
薄生銑尤甚宜罪綵不可實録成瑾矯陞史官俸一級
而調部屬州縣以練政公得南驗封主事瑾誅還故官
李文正當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
強兵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修武
宗實録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日坐東堂

與諸生問難為名司成大禮議與江南北飢人相食公
應詔言事且曰比主事張璁等以獻議驟遷而大學士
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乃
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至下獄陛下求備禮
于本生至孝也顧當詳稽禮意大順物情獨任己臆曷
其有既疏入報罷歸無江南一物諸生悵失依已亥立
東宮起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南禮部右侍郎撫
臣王暐言句容朱家巷皇祖故鄉墳址具在宜表章公

以為興王之基失實為罔竟寢之尋病致仕卒贈尚書
謚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翛然中廢居垣上十
六年折衷羣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稱後渠先生其言
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不善時之言良知者
以為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
遇害不抑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
義可以使民矣初為古文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
去學左氏瑰瑋不襲人嘗作述居其畧云客有告者曰

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適外人致美果更牧而夭況乎好新重異以常為陳陋紈綺而衣罽毯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好愈好所失愈遠大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醲飽鮮且有伐生之患況蜆蛤哉吾見其軀于疢疾而已所著有松窻

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洹詞删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滂舉于鄉孫士祭癸未進士今為戶部郎

銘曰黃羲而前風淳道朴史籀蒼文竹書猶遐歟華執中天有受來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朔父斷從此始若齊璣衡立歲綱紀豈無觭特喙鳴衡行太陽麗空蚩彼小星云何末年浸以漫濾家則不競召戎來竄有奎聚緯大興積微追于曽玄亦或相誰是無他緣匪衷之

故甚精必愚或詭而忤窮經踏躬反性完初夫道渾然
寧忘故我有卓崔公中原和理來儀聖明誨人規矩動
徵洙泗暨于闕閩學以為己仕以為人處時潢汙堅白
靡黚天作高高其儀有儼往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渾
室經耕史耘乃晚而篤崦嵫載繼顧猶揉榮豈其食貫
道世相表自古為數馨則閟諸沚蕙谷蘭是時異者舍
王而霸公終不許道無假借王微猶一霸襍何居漢豈
不大終愧唐虞作書清東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

曰我銘公墓不敢為容言必稱先道寓諸庸其文雖史其事則野游夏不贊用信來者未緘金匱立之墓門於萬斯年來徵斯文

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于鱗墓誌銘代殷棠川御作　沈一貫

余歲已已誌于鱗大人墓才一歲爾復誌于麟悲夫夫于鱗豈不隆隆乎勝流耶即千載我知猶今也也于麟李氏擧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寶父端端父禎禎

之先長清人家歷城自端始端以貲雄于鄉鄉人至今有伏臘祠而父寶為德懿王典膳娶于郭生二子繼室以張生于鱗及二弟其父卒時益母張年二十七爾茹荼以活諸孤至壽考封太恭人語具余前誌中于鱗初太恭人夢日入懷而生九歲而孤又九歲為郡諸生康馬當是時則所刺非時御訓故語人相與號狂生生自謂非狂矣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進士第一已疾告丙午還京師典順天鄉試簡拔多俊髦丁未授刑部主事

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其為刑部有邊將觸法不至死當是時分宜公子粥其獄不售必寘之辟竟不能奪之于麟其後邊將果大著勲伐矣癸丑出守順德順德無留獄部使者至才一日讞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寃若此比三年有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所風士尤多于麟為人數竒不留西土西土裂後時時動揺不已心悸又念太恭人思歸矣會中丞某以牒來責文遂敖然發怒曰余而胥史耶而簡易若是遂乞

骸骨故事外吏無病告告即罷不叙事銓部才公取特旨予告病已且復叙以異日何仲默例于鱗異數也歸搆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高亢有合己者引對昏旦不間不合輒戒門絕造請數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駕請謝其樓居獨所為與總角交者余及許長史殿卿四海交則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數子往來觴詠其間凡十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浙江副使二年遷參政入賀過家覲省太恭人尋按察河南

載太恭人俱越四年而太恭人卒于鱗哭不勝六月行澍雨中持喪歸初于鱗自閩中歸屢遘奇疾不死至是人憂其死考亦不死小祥漸平無何再日病而死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他詩尚若干首未出或問殷子曰王子曰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揚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哉余

嘗謂于鱗雄渾遲迅掉鞅于詩壇雖曰擬議蓋傳會麗雜若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入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及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恥為色澤稱其為丈于鱗有所死哉于鱗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珮馴所聘即許長史㪚卿邦才其名女適永清丈訓導之子芹獨馴盧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女聘進士于某女鴻儀鴻儒

俱未聘女一許舉人王見賓之子衡一後公七日而生
嫁艾氏者有外孫曰維高駒卜某月某日塟公于某山
請殷卿狀來乞銘駒也亦才竟其所之可使千里無
異焉

銘曰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
涯欝而為書劌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趣古初大者天行
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入倏出霍然霧除赫
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和豈惟文章以緣吏事困試

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壽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蛻委斯藏永憑其里

福建左叅政加太常少卿致仕進階中大夫僧杲余公墓誌銘

沈一貫

語云精潔易辱世用此中君子君子不悔久棄筆研不為文而吾友冥漠中望我得無銘自警年與僧杲操觚互殊而相好也人謂我兩人標榜亦自疑以為少未解

事姑從所好云而不謂老猶爾如韓愈張籍相為雲龍
余猶黠取多而君竟中阻死之日以一劍一書贈我曰
别吾老友斯亦哀已君有倩曰舒泰初氣節章章似其
翁肰世系生平已具余獨貌君神以發吾所欲言君亢
厲貞孤必行己志流覽千古知邪正是非當其不可笑
為愚自若稟獨用之性受不黨之氣吾鄉顏御史鯨孫
觀察光祖與僧杲皆以氣狀人之非祥者也余姓寅名
君房字睨謂古君房盡非人而改名僧杲亦足以見君

為文必準諸古峻淨而嚴核不欲虛為磅礴委蛇游行之形豈無雄詞大篇終不瀰瀰夫聲與畫之象人久矣謂其文當知其為人屢躓於鄉獨丁卯余賀之果舉復困南宮庚辰余又賀之君曰衰然乎余曰可三十名君不服曰倘前一觴兩一後一觴我一榜果三十三釋褐筮仕佳十載為都水主事典遣四吏賜服節省三千纖發商人謫書遷精膳員外郎郎中省會試費百督學陝西諸僚皆以費不給請君獨否直躬行道無所假借雖御

史首錄士考下下不顧尤慎鄉賢名宦祠諸生鬨秦王
君曲諸生終不肯庇持大體愛名器尊尚節孝先禮義
檢柅精詳惟問典憲何如人陽服之而心齟齬不堪也
道由此絀庚寅陞左參政隨改山東遂乞骸乙未起福
建再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辛丑用東宮恩進階中
大夫家居不改舊湫隘而僦負郭讀書游道甚寡往來
僅老諸生來一誠內弟莊情羣弟姪芳鐵輩三四人恥
以其文章貨身樹交養聲名來徵者多謝去又多削藁

以為得其辭未必得其人也有傳獨行者當以君為稱首著書若干卷號農丈人集徵序于余予謂此當對山中桂樹栽而比得歸不逮矣惠子死誰為我雄談者乎君嘗謂蘇子由為其兄作志太謾余今志君亦言其皎皎不欺崖略耳持此道游于世宜偃蹇能卷猶可不卷辱將大敗吾不悲其不合而幸其能卷今死之日有僧杲也僧杲不可一世而人猶名之可謂世盡無道乎哉君生嘉靖己丑卒萬歷乙未年七十有七父文深母楊

有四子君其季而父弟文端為諸生娶毛無子君為嗣
子主事時皇太子生覃恩得兩贈所從本生始娶于莊
生一子試可年十七卒君哀之以其長兄哀之孫鏻嗣
聘袁氏繼娶徐生三子獻可諸生娶周都運保女行可
太學生娶楊少叅言孫女無可聘屠太守本畯女殤女
二長嫁即舒貢生泰初次嫁張尚書時徹孫子明孫男
三鉉娶朱太守泰曾孫女鉞聘屠太傅滽玄孫女𨩲聘
朱侍郎𦴿孫女孫女三一適李主事生嗣孫振璜一適

王方伯佐子道京一許吳侍御禮嘉孫道隆墓在遠湖橋之原與莊合君志也

銘曰當世之人可以權未可與立君獨否介于石也猶推舟于山轉車于澤也師天而不師人毋自咋也吾徵諸巫咸為我懌也僧耶耶果耶甚善易也葆貞萬年與天極也

羅陽劉先生墓表　陳仁錫

天啟辛酉羅陽劉翁埜武邱鄉之先塋余同宗揩一侍

翁于問涯敢辭夫翁僅文人也哉就論文翁之文固難言翁曰六代之麗巧其志溺故其筆卑其精荒故其聲散大都強力之謂才古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強之翁再強之滋芳芝織時化變易將何所不至是謂強而陳言去今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強其文而奮挐與蛟龍攫挐雲霞其笑語雷風喿而助之勢然一落造物之窗再織天孫之抽雖縞綦不若而況山龍華蟲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造不極奇不止極其

奇亦不止辭經單褻誹諧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構則薄之將為龍其化不化則棹之與古人同美好因其雕幾而必與鬭精色讀書破萬卷履行天下必以牒隨而軌轍不出周秦愚曰李王歐李子左倚五車削方其書安在西京以下訾詬弗道最恨才情恣法律衰流為譴浪是以方開新體應機蠡涌精味高邈二三名家直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誰北地然猶遜轂于魏李朗質疑義于都人文謫于鱗曰襲至一論再論而晚年著

述又恨不死見生白眉于吟樓呼小友于門弟從孫叅
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為之一
青噫翁幼好美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十嵗能闓顲其
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常將塾師知公不若父
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君房曰古人得全于不好蕪今
人失全于好蕪公實蕪之不獨賦也公不竒于藏書之
富而竒于樸言之精不竒于茹物之弘而竒于練格之
質不竒于骨外之嚴而竒于神理之静其人不竒于曠

而奇于莊不奇于無所不工而奇于多所不可諧以笑
世矜以律已公自稱獨不好色色不好誰堪好者其所
好特寄焉以簡寂為文譜非元美于鱗子約子循淳父
思靜李朗紹卿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悅禪社閼
句鳳集于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綏寧翁垂老不忘追
琢事汀州耄而孺敬共老娣手整其先神明譜牒傳篤
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考仕不十載翁
棄之不得如滑隱諧隱調笑人主前而豈其質哉當其

臨風島嶼何暇問升沉于海若瞻濟源濯足淇上陟武當禮泰岳以詩句賞江山即官索已滿且天遇事輒發英挺不需忍坦周設備不躓何為剛者欲相凌不能柔者復不敢狎仕宦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哉余獨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邱一壑耀之以千箱萬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可念惜耳金馬碧雞遽貶騶馬之駕入閩茗雲復返慈烏之廬大梁平藩河北縛虎擲官謝謗以罪為功然則

諫院必無逆鱗逆至必無纓冠滿黨必無訐禽姑默默焉惠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奈何空令文章顯公言宋之仇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張浚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玠不協驟戰以敗浚愎而猜以專禍不切中邊籌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生枳棘蕭艾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今炎炎夏日矣禹别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國于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奚必東南乎雜

之吳賢讃中沒可祭于鄉矣嗟乎一日之政事即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惟能于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詭輸不佚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即公之文可其言文也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為之辭乎謂即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譏焉譽也文而不知者譽焉譏也原本經術僕之子雲故曰翁之文難言余竊怪知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而

出之昌黎之文無不驚誦破除強惡胡不聞焉必練于事辨于官師之材則學可以致用不為無益于時公自肰也哉起公于問涯相視莫逆矣

誥授中大夫太僕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銘　倪元璐

吾于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遂六七年權閹用事忤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即死文具求富貴之謀為救死此童子之智而惜之所

稱持局之傑則皆為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年邊釁大啟誤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曰不死將有為文其畏死之情為異功名此不可以欺童子而令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為之此又一慨也嗟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于朱友石先生夫婦之節樂得而稱之矣朱氏在宋以南宮顯入明曰虎者由晉陽徙關中累功官金吾尉數傳為贈公文學文學生贈公玉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

夫自公父始由關中徙京師生三子公居仲名萬鍾字仲韶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公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至于書無所不讀自少時文章翰墨之譽早已流天下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以為常贈公戒之休不休也遂以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筮令永寧永寧民悍喜爭多睚眦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就養于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永寧之人如失其父奔哭執紼者千餘人重繭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踊乃

去服閩補蜀之銅梁時播酋既殲遺種猶多盤踞爲患公設法盡擒獲之根株于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值税璫孝掠江南北横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璫甚憾恨顧無如之何凡公三仕爲令並以卓異旌乃當衡以公倔強無意大用之量移公廷評公安之無愠色其在廷尉多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榷河西務大疏梗塗行人爭便所節省金錢如干又以其羨築河堤爲畿輔永利尋改繕郎視陶清源爬梳積弊殆盡天子才之擢

叅浙藩分守金衢道㐫異政嚴溪有八政幻形為祟公移之棊之遂絕推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西江西為甚先是奉常黄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欲殺之至是褫冠即訊當公司讞公曰今欲不死黄公無直黄公直黄公則黄公死乃故曲列其辜緩下死一等黄公卒以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隣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

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却曲
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稍垂
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數十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
姜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
公從江右歸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為璫
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使奉金帛求公數言彪炳上
公公怒罵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族
其黨御史倪文煥疏糸公黨人魁也削籍為庶人公遂

不敢居京師當此之時璫怒未懌其黨日夕謀殺公更
丞會上登極璫及其黨相繼伏誅于是以廷臣言起公
京卿時卿署充塞而公又淡然恥自陳明年春上朝日
于東郊公將事有恃時公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公已
病杜門月餘一日早起呼水盥漱索所蓄奇石兩枚怡
美許時忽起端坐遂卒公先配淑人李氏早卒今封淑
人陸氏其繼室也陸有士行當公以避璫禍變服浪游
留淑人清源公長子壽都以應科試抵都奸黨為取室

毀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夷猶曰若能為卞壺子吾為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異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絶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慰之淑人瞑目不聽曰吾何能獨生再慟遂絶嗟乎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與倪子曰畢萬死于牖下公履尾亦不咥而有千年之譽美新祝犂之徒安在哉若淑人之殉烈吾以其為命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為命婦

故易之世無道論如此巳婦享其千困不能死猶以清旌況淑人乎

銘曰其時闕濁道在鬚眉彼一君子其生有為其時儒懦道在閭偉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瑋哉

劉長公墓表　何喬遠

孔子教於洙泗之濵斷斷如也其沒不久而四方之士乃有墨翟田駢慎到莊周施惠之徒家自為論人自為學當時匹夫之言未遽信于人心而先王之教未大明

也然其析亂鉤鈲雖詭正義亦能剖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以成一家言若莊周者明知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鄒魯縉紳先生之所明者本德門道謂之聖人直其心欲去此而之芴芒之鄉以為天下沉濁不可莊語自托于瑰瑋參差以為快而已孔子之學詩書六藝以至百家之論無所不究然後道以會之德以體之故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至于今聖人之道既明士固不敢肆為異說

闗出于其際然所以為學問者大抵文章之技譬如錦繡雕組雖工而不適于用其有志而講于學者又超悟簡輕不復廣求故亦德淺而言陋夫老聃衰周一時之道術也夫子適而問焉當時大賢小賢名字已不著于春秋其人必無以高于墨翟田駢愼到之徒乃亦無常師而學之誠欲自多其見聞而求之大道也豈特自究而已且思以化而易焉至若荀卿申韓諸人則又皆聖人之徒之所教得其一偏一曲而流委之所極者可見

聖人之道之在當時廣矣大矣滇人貢士劉德微四歲

能讀尚書正蒙太極通書諸書九歲從其尊人宦蜀文

藝漫廣二十餘放于滇池之南縱觀其境內之勝而文

日奇學日益一夕夢帝遣巫賢招之大道德微指前長

跪請巫賢鑿其迷心復厥恒性巫賢語之曰太乙無形

陰陽始分感生有欲太乙乃鑿榮祿孰與清淨機巧孰

與素樸稽載于上天孰與浮生于下土德微曰高下相

傾美惡相形彼此相參吉凶相尋天人神化願究其源

巫賢曰我知子趣矣乃指授六籍道德之奥德微恍如有悟于是夙夜沉思廣置筆墨凡著諸二十餘種在昔宣父統一道真聖神徂處經教遂他探索以復帝東作經籍窮道德微辰日音聲六書蔚發篆籀既絶蒼雅不振欲會意以同文作古文韻測擅左絶音文章支蔓沿及後代聲韻靡然乃勤丹銘載永鑑作文品史上下數千歳尚論其世摘微指瑕君子不廢也作讀史秘譚魂静心舒夢安神定日之所記夜所得也意者神鬼將通

之作北窻寤言生斯世也無神仙絕粒之術而食農夫衣紅女憫其勞述其事作農瑰篇易演蒼筤貢稱篠蕩淇園北學感而述焉又性所好作此君名類娶妻生子而出家臣周友孔而適世玄言寂寂見性養生乃辨非取是作二教法經大塊高旻不可窮紀凌虛歷覽真人法之碧落壤泉致其劫運作補天地終始論第一古之大聖躬無為之教行不言之化民無得稱焉久則忘忘則罔考古之志不可昧也作補遂初大聖論第二五行

之在天下也其用大且多聖人立極法德相生相尅之論予欲窮之作補五德紀運論第三陰陽不測變怪百出九鼎有記耳目所不及者衆也天堂地獄仙境佛界余不敢置不論作補迂怪之變第四總曰補衍論又其昔年作小史續編膚史法書詮芙蓉譜加考訂以為一書復著測海一篇省心録秋興篇附以家藏虞紀膚史備遺適載極清録終焉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之著書富矣非世所明也天之所秘也發其書留其三編餘悉攜

以行乃更輯而得之為人間書凡五編以備一家之言嗚呼德徵生中原萬里中不友不師年三十六以貢士沒于京邸而制作之盛如此可謂奇矣君讀書無定處臥闥之內巻帙四週杜門默注家人不知其出入或側身冗案或貼臂屋柱尺楷寸管意之所至頃刻千言故久而充牣盈溢于篋笥之間惜乎其言不永其所廣收而大蓄者未及折以聖人之道然勇于學而辨于筆慱于作而誇于見墨翟田駢慎到之徒其聰明智故當無

以尚之也君生西海喬逺生南海豈徒不及牛馬之風而已惟是君弟今蒼梧守文徵以文章行誼相砥遂為金石之交余與君弟方與聖人而師之又安可使辨博之士泯沒昭朗之代耶故于見命也遺之以文使刻石而表于其阡以見當世之有人云爾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九

庶常天如張公行狀 張采

公諱濤初字乾度改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
天如先生最顯蘇之太倉州人曾祖鯨祖仲以長
子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仲娶于方生三子長
輔之官工部尚書次天又次翼之號虛宇是爲公
父娶陸繼潘後得副室金賓生公虛宇公行善多
陰德凡十子公次居八門房俱稱公十子以連尚
書二子云公六七歲奇慧不逐童戲凡弟中間童
戲獨正目視亡預晨佩管遄從師受讀日可受數

千言暮反揖虚宇公所或呼問今日何書朗朗誦不休虚宇公絶憐愛數歲見凡行習舉子業即私習舉子業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買書餞盎虚宇公雖素封子多弗及周則金孺人辮蘇績絍佐公日夜取成書斷章手録其後同釆讀書時將所録本篇篇投火復日夜手録及十日或半月同釆高吟一遍又復投火釆問曷存斯曰聊用強記余何留滯心路余笑謂世間節録本遺行公如存者充棟矣用是右手握管處大指

及掌心咸成蒳五六年湏割去冬月且輟日數沃盥其
勤學殆天性方私習舉子業且一年已成章當年御猶
未知用廢讀授夏楚長而語𥹋我自遇露生張御始獲
黄童譽御弟亦佩知己哉十五歲喪父同金母出居西
郭顔一陋室曰七録齋益讀經史諸書亡㢋十九補博
士弟子聲聞籍甚交一時名賢志為大儒戊辰以覃恩
選貢入太學是年適予先成進士公策款段之京御托
余邸會所貢天下士暨公卿雅流咸顧獲交公幸一望

見公則循墻謝不敏而乃拜瞻宮殿訪南北郊制問辟
雍石鼓文上下齊魯伏謁闕里氣益優裕兩人先後歸
冬季采令臨川公送抵錢塘江執手欷歔曰出處庸有
時第舍我踽踽獨學行奈何泣數行别去先是六年前
公延予讀書七録齋公晨出夜分入兩人扃户下帷公
上自皇古下迄今玆凡治亂興廢賢愚是否亡不殫厥
理要此如行舟公自擊帆置余作相風舟行不于相風
輒時占顧以故兩人深相得不能頃步離隔三日即信

使相望公既別錢塘歸果踽踽頗不聊又念友生若參昂苦樂罔攸明因集吳越閒俊造凡經明行修一革定規模要計程課既集公颺言于衆曰不殖將落毋陷匪彝毋瀆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勿與世教衰茲其復起名社曰復共勗諸衆咸曰諾于是復社之名振天下由吳越以及四方凡其地俊造經明行修者以不得與為恥來在臨川聞之曰善哉張子志則廣矣

難乎其後也爲庚午辛未連舉成進士廷推善文章任翰林選者無出公右選翰林院庶吉士生平謂人丈夫貴有志昔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者備顧問奏對三雍為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為社稷臣勒名旂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子史俾後學有所依倣稽勲亦不在揵伐下言則冠豸螭陛屈軼指佞言行道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于龍門扶風又每恨無秩掌才不

仕奔走以此謙人同志知其托寄有在及官翰林思一有所表見即口語不能無予奪又性淳古有所不可輒面斥不應遜言遜孔張執政要人耽耽視公賦青蠅曰先人在淺土苟不獲歸襄厥事則願以身祭百蟲壬申請假歸營卜宅兆塋其父虚宇公手自卒瘏未嘗屑屑問諸兄弟發所度書不下數萬卷丹黄紬繹無寒暑間海内學者爭及門屨滿戶當是時要人方伺間不得與其黨謀曰若聚徒何為是可指而蘖也欲發猶未有名

而往之恥不與復社者心御其事獻謀曰故時若立復
社名甚著今加婁東指為黨人曰婁東復社即可不必
有蹤跡將一網盡丙子招里中猾儈事及之下提學御
史望風者謂公固時所忌許公可進身遂縲服伏闕云
已去宫由婁東連疏詆復社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
倪公元珙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徒旅誦習實非黨人可
罪者且文章為士精心即國元氣厲治士不便執政恨
御史庇士鐫二級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言疏詆者去

官自有本末與妻束絕不屬年月可覆難誣證有旨切責必批根乃已牽連六七年而公怫怫不已公死後復有攻公希跳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釆各自陳釆謹齋沐具疏備述復社端倪中云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則生固砥礪死避羅弋負義以圖倖全臣不出此此末且云念溥日夜解經論死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既草疏焚一爐香向公木主呼曰天乎公

固亡罪我杜門惜不與社事痛公一生汲引乃加罪我不敢逃死已任天子聖明可無他者赫然怒相見黄泉矣疏上上亦鑒書生文社無足究旋得公素行心憐之有旨其勿問以後文社謀業首要端飭身心講求忠義不得徒尚浮華標榜延譽提學臣嚴誡毋忽事付于是御史劉公熙祚給事中姜公埰交章薦公砥行方聞所纂修經史有功於學宜詔搜遺籍備乙覽奉旨如御史給事言書屬提學御史呈進天下傳而誦之侻公賢者

張公一代名卿劉公按楚死國難姜公直言受廷杖四
人不輕許人即公事肰無待辨公事親孝既長依母側
如孺子待兄弟友兄弟十人不一母又情性差別公未
出西郊顏所居曰蓴樓既通籍凡諸兄弟嫁女娶婦不
辭頻復交朋友有信州諸生沈承字君烈貧才而夭妻
薄少君相繼逝孤僅生五月斷乳且𡚒公抱歸撫為子
名張忱余字以第三女後余女死臨上忱隨公死京師
公與君烈交不厚第憐才自急義耳蒙師劉振溪死公

操文哭祭約管子士琬卜地成塋歲恤其妻若子友人何孝廉南春杜秋曹麟徵曹憲副三用許黃門國榮皆先公死以孫托公咸孜孜不遺力所為文初似唐孫樵樊宗師中返于醇倣韓歐大家既融洽經史遂出西漢詩率筆題咏皆三唐風格讀書日高起漏下四鼓息起坐書舍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給國切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冊問無用剥啄輒通坐坐恒滿四方尺牘人咄咄應而公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間屋

豈中材之子能萬一幾及乎然余同公讀時見公解粽設餳誤漬墨口輔盡黑余笑公終不覺夜深燈盡窻炤如白日疑天遂明視庭中則雪深一尺呼童子𢰅睡公恨不得一杯酒余謂無恨他時定念此寂寂及余在臨川雪夜思公遂覆杯公亦雪夜念余把酒不適則公專篤又如此班謂對客揮毫末往然也公切切辨邪正論朝廷事鋭欲澄清冀奮庸閥善人難如身及不暇卒食居鄉求民瘼汲汲布惠吳水國舟子多榜官閥予雄公

禁不許出入買他家舟辭氣温雅從無貴人色卒之日遠近赴弔哭多失聲嗟夫公以名高招忌忌者百方中公卒不得他過惡窮年搜索不過曰復社即問忌者復社過惡是何等天下萬世可以知公矣所著有七錄齋集七錄齋近集史論一編三編及論略春秋三書若干卷所輯原分部立例經則十三經各有詁釋合註疏大全刪定者曰合纂其四書易經尚書毛詩先已行世史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崇禎文典尚未成集其行世者

為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隨事屬論聚成大觀又取南北史用魏齊周書較量同異他如列女傳讀史管見皆評究標目者子集則有莊子乃彙文選廣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芟複去雜曰五删又念漢魏六朝諸文人篇章散逸有集則加訂正亡集則適蒐羅人自成編題詞弁首共一百三人名曰百三名家又謂無益之辭雖多莫用惟歷代名臣奏議足可經世嚴加存置自宋以下即文辭併捘裁削尚有綜輯類書不下數

麗令所奏御十不及三即有當理心恐以文人宣亦嗟夫既已無年夫復何言公一子纔二歲先公一年殤死之日僅一女又撫外家女一時妾有三月遺腹者因不敢立嗣越七月遺腹舉女隨殤于是按宗法長兄一子不得立立次兄幼子錢宫詹牧齋命名曰永錫字之曰武似迨次年五月一過常禮稱期而小祥公始柩前立嗣服服則公不祀者凡一年遺腹舉女以後衆不能辭貴矣公生時與衆雖不同宗譜家人第呼南門西門以

所居稱謂沒不分兩家沒後處分承固不避劇易嗣定即卜地西門外委江西館南岸崑山之三十保以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戌塟按公生萬歷壬寅三月廿三日丑時以崇禎辛巳五月初八日丑時卒享年四十娶王氏嗣子永錫聘孝廉華公乾龍女女一公歿後承許字家定太學侯公岐曾孫檠所撫外家女公許字長男于臨兹墓前石托明公信史傳後嗣子藐孤不勝文承辱後死敢次歷履嗟夫毀譽遇也窮通時也生死命

也蓋棺定論恃此心爾惟明公知亡友捻請埀編錄謹

狀

故禮部員外張先生行狀　葛芝

先生諱釆字受先晩號南郭世為太倉州人始祖拱生文泰文泰生卿卿生用賓號海山用賓生鳳異號觀海州庠生則先生父也先生少通慧觀海公奇愛之有拂意輒抱先生摩其頂曰有兒在何憂聘于秦秦素豐無子止一女將死欲以產歸之觀海公弗欲曰兒固遠大

吾聞受絶塵者不祥豈須此耶十七補弟子員為文驚其長老然性後邁不專習舉子業弱冠後始折節讀書時西銘張先生溥起里中好學治古文辭聞先生名延之家世所傳七録齋是也熹宗時文運中衰人襲子學語説怪弗醇識者謂文章之禍中于人心兩先生憂之慨然曰吾當一反于經術吾以是起家即以是變天下卒之兩人先後成進士天下讀其文咸俎豆之至今稱兩張先生不衰天啟丁卯舉于鄉明年戊辰崇禎改元

禮部中式第三名名動京師政府欲引入翰林辭之謁選得江西臨川令歸娶妻士一進身即高大門閭蒼頭數十百人被綺紈爲害里中黠者竄籍胥史益跳蕩而宗黨子弟橫尤甚故一進士出民戚額曰吾無寧宇矣先生諸生時即痛憤常曰使吾得志不更其俗者願以身祭百虫至是歸喜曰吾道行矣遂集鄉老于州神之庭奉盤匜進曰自令往幸適籍毋以勢凌人毋縱僕夫橫毋使宗黨子弟肆里門毋使私家屬隸籍官府傅虎

冀有失約者衆斥之鄉老曰諾于是俗大變先生之任臨川也婁中父老數百人走河千㦸香于頂呼曰非公莫活我然豪猾自此側目矣先生令臨川自奉廉官署蕭然如山齋太夫人在堂恒進二卵雞豚不時得先生率妻子以下拔園葵烹之泊如也弗畏強禦小大惴惴終其治有貴人妻黨縱邑中豪甚先生知之擒以來笞之百貴人之公子徒跣呼門外弗顧卒斃之後貴人按吳中先生已歸相見驩然道故無少憾非至誠服人能

然乎其他利民事非一端臨川文風素著先生至益鼓勵旁及隣邑士士依以成名者數十人先生既刻苦又嚴邑事煩遂病病良久歎曰吾思吳中蓴鱸耳因告歸歸而父老走河干涕泣送者如妻中顧倍焉是時西銘先生成進士官翰林亦假歸四方賓客走妻中日數十人前後稱弟子者各數千人以文會友名曰復社一時號爲西龍門然先生好恤民隱雖甚病藥囊不去手里中不平事輒建白時州守劉公士斗賢者重先生先生

所言無弗行里中稍因之詭相倚私受富人金先生庶
得之怒縛而笞其背遂大恨間行入都期必報會閩人
吏吴者以爭分閩事與州守劉公郤疑兩張先生右劉
復大恨衰絰至京師坐政府思中傷之弗得有獻策者
曰若故人子弟結復社此黨人漸可指而櫱也遂大喜
相次列疏于朝皇帝下其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巡
撫都御史提學御史抗疏言無罪下詔切責提學御史
倪公元珙至鐫秩去蓋牽連五六年西銘先生死先生

獨具疏上始得句則前此日蹈春氷也然先生恒靜鎮方息時里中籍籍言緹騎且至家人泣親戚環室走先生讀書浩浩若弗知者時芝在側呼而前曰緹騎旦至夕行矣誰索餽者以煩吾子芝泣下先生淡如也歲辛巳吳中旱蝗太倉尤甚饑疫死日數百人先生歎曰吾即病其辭勞乎時州守錢公肅樂雅敬先生先生因白錢公設廠四門請于巨室出餘粟作粥食饑民出入聚散有時下至碗碟蔬菜出先生經畫皆精當是役也活

萬餘人先一歲先生白錢公作常平倉講鄉約演六諭立保甲諸法凡有利于民無弗為錢公既雅敬先生觀先生條記益歎服凡邑中有疑事輒問先生或大獄不決輒問先生先生知無弗言斷斷別白無少借顧性坦直不疑人故人子弟至或漏言時作片紙報錢公家人睥睨立弗却家人出復漏言葢德先生者皆愚弱無知怨者悉豪猾自此側目愈衆矣甲申三月先帝崩問至先生慟哭謀于當事欲糾一旅衛江南會留都再造弘

光改元不果廷論起先生禮部主事疏辭弗允入京首請恤諸生許琰琰吴人以哭先帝自沉胥水死者也既以在禮言禮引四事入告一曰清制舉二曰嚴學校三曰正人心四曰昭聖德皆鑿鑿國謨疏入得俞旨旋進秩員外郎然先生知事弗可為以奉使乞歸既而留都弗守江以南咸沸然不獲安新舊吏不接里中豪猾攫金者報宿怨者皆蜂起而向之側目先生者謂可取而甘心也往來痡聚得數十人皆桀惡相向謀曰若固欲

城守吾以城守紿之應出出而毆之死便則踵門告曰
吾屬義欲為國死難知公忠義能念吾吾屬得公為主
死不恨先生因曳屣出不交一語即擁去操巨錘奮擊
中要害先生瞋目不言委順而已適關王廟僧某有勇
力見之歎曰若固張大人耶非素鋤強暴急民困者耶
曷至此俟其閒突出抱先生走而諸德先生者亦往往
操兵刃來奪遂得脫擁歸廬舍然先生已絶者數矣幸
而生方先生被擊時過州神廟里中有小兒見州神趨

而出以身覆先生兒驚歸遂病告其父他日其父操豚
蹄祀神何巫述如此嗟乎先生誠動鬼神而不格于凶
頑何哉自是之後東西竄伏不常始避地嘉定之鄉既
寄居崑山湖濵又過常熟依其女後又寓崑之范氏莊
居常鬱鬱不樂寡言笑少飲食時南望痛哭而已如是
者三年遂卒卒之日神明湛然乎芝生牀上語以事事
不及私嗚乎痛哉先生性至孝觀海公早棄世弗獲事
事蘇太夫人成婚後每冬月必擁太夫人臥服官在臨

凡出入冠帶莪然猶作童子戲引太夫人笑乃已其從臨上歸也太夫人已病先生不解帶數月箕箒之事必親太夫人死遠近奔赙者數千人婁中至今指為盛事𨕖親見先生嵗時祭享必呼父母聲宛轉涙滛滛承睫以視他家無此禮矣先生性剛直有所不可如茹物必吐出乃已故面責人時不敢仰視西西銘先生性和易客無賢愚緊接之遠近或樂西銘先生和易而畏先生剛直然先生實淳質不為崖異遇一善必咨嗟歎息成

就之所指乍欲人亟改納于正也晚事理學以程朱為宗口誦心維不少置嘗操小舟過紹興訪念臺劉先生宗周劉先生理學重望聞先生至大喜率弟子百人請教先生開陳大義亟推服別後劉先生手封黃柑四枚馳數十里贈行先生歸益充然自信矣留心經濟丙子備兵使者馮公元颺入衛京師壬午程公峋定海亂人材謀畫出先生居多所著有知畏堂稿若干卷詩若干卷太倉州志若干卷評閱則名臣言行錄編輯則自兩

漢文至南齊文皆行世自梁至隋有成書未行先生之
配秦宜人當先生貴䟽布操作無倦色令祚中落無幾
微怨恨蓋先生雖貴家貧產不及中人宜人旣錫君被
常如貧家婦故不以盛衰興感子二長于臨次于妻于
臨娶西銘先生繼女王氏于妻娶孝廉王公志慶孫女
各生一子幼未名二長適芝次適常熟諸生楊靜靜有
文名早死適楊氏女先先生三月死先生有兄士魯州
庠生先觀海公棄世生三子先生撫之長于積次于基

次于充于允州庠生為人朴直好義乙酉後隨先生遷

徙丙戌先生在常熟亦留常熟六月失水死按先生生

于丙申十月十九日歿于戊子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

十三其年十月卜瘞先生于東鄉祔觀海公墓側今先

生死四年矣惟墓前石之文無以屬先生之友都昌令

楊公𦤎書來曰是宜有狀以乞言于四方大人先生狀

莫如子宜益公之舉二子也晚于公事弗詳子為館甥

久獨詳狀莫如子宜芝辭不獲命乃次序其大略如此

惟四方大人君子知先生稔倘參以鄙辭而錫之一言

則芝與兩孫感以沒齒謹肰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三

朱圃泉墓銘 焦竑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圃山

學者稱圃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為郡諸生嘉

靖丁酉以選貢授閬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

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二十八年為萬歷庚辰八月三十日而歿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亨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為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為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過徐伯方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歿為

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没
兩槖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為怪也見人
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所顧瞻回互不
欲人知者公輙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
之一決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衣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顏
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為買山計也公叱曰若
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所
在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如

嚮方者以公為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令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既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傍有名其說者即詐公公不為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藴矣一再傳而顧為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貢之後為荀卿子夏之後為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

於閫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為淵也悔為岸也公雖覯心齋於九京可乎

銘曰昔有餞女者曰慎毋為善女曰然則為惡邪毋曰善尚不可為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衰下而士也之智與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内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内也而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

之悔心始矣

王東厓先生墓誌銘　焦竑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厓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卒于萬歷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厓先生上世

家姑蘊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
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號心齋
先生父也毋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
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
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
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溪緒山玉芝皆在公左
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
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疎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

越軼風霆之外由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蘓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城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内矣天臺耿師嘗晤

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為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恃問精討靡不愜其所欲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

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瘁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子言未嘗一日去

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其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之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制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盖心齋身格物為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名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

十有七葬塲東覲瑩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瀚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丈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日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絶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為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游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為深輙不揆而為銘

銘曰其密也蠖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

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
厥後人

張甑山先生墓誌銘 焦竑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
易冠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員外郎中
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
顯而嘗有官位于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甑山先生
其先蜀人國初還縣中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

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為讀其
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然以學術
廉恥自立士之求官達問生産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
出聲氣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
而已甫九齡業蔪蔪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
君育為已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
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
於其孤而身調護之讒搆四起屹不為動迨其孤稍長

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徒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資可與學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晉内人治鮭菜供飯羮或傾俸錢爲行者貴不少顧慮江陵相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切略不避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䘏恩紀勤備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招尋不

悍險遂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着者官位貨財生死耳先生於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而乃可為邪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為已重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嬺皆欲表章曰此皆所逆吾老俟吾死也嗟乎自學失所統壹而回變

于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童娶李次漳弟綀子而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徵耿汝懋其婿也生正德庚戌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歴癸巳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鐵實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叙而銘之

銘曰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為徒世則不耦毋以所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焦竑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守見於魯論者班班可覩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為浮誕情縱者之所

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歷戊戌五月二十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將葬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為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為人風骨巉巖鬚髯如戟望之凛凛不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為聖

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慢然異其言
蓋向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維德耿
在倫兩先生而於歙又與錢公同文為寮講於學者日
力在留都六載時談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
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堅確壹意内修而於成就人材
則亹亹無少勌久之為守郡郡士民而造之旌别淑慝
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為善士晚罷官巖
監師二千石延為闔郡師多士聞風響臻一時為盛余

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康君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儒者立貪者廉頑蒙者達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嗚呼盛矣先生學知恥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友為佽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横流衛正學令人不蹈于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為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

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傜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
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真恣横者憚其檢束而
善良蒙其惠因循者難其刻苦而賢豪嘉其志先後兩
見論斥皆要人所嫉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覩
守已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為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
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徙鄱
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
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為多子

書言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
和古秩古稼古秉古孫女四曽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
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
所向往先生不難折節下士始以程蘓相梯接耳已而
意其無迕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主非先生其疇
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于門下士以此
銘曰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
怵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剥下虓虎不如

守道捍民莫惜其軀狺狺宵人好奸醜正出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四方向風匪直也士上下是谷有直有曲繩之墨之華繁實寡由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之盛眂世行藏學由乎已允及益光石塢長歸有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陜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誌銘 焦竑

公諱良榦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歙人徙涇之渣

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由以是族望于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也容生臻臻生爵爵生汝金爵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叅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為誌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即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輩咸歎以為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

於贈君不釋帶而侍於其閒開門授徒為甘毳資授室兩弟仲叔世又為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纑助之為孝廉十年不自有一錢也公既以孝友聞而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其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于和喁不啻塤篪然公三舉不第陶液于師友間而養日邃迨辛未始同世父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為陽和張公而南宫舉首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

初授戶曹權稅崇文門視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為榜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為之改容卒請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輙就公以決章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内諸同志孳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丑繼母艱起補戶曹旋丁贈公艱已卯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商旋爭歸之課及逾額又爭搆祠俎豆公公聞急以直易之為齊賢館羨金二

百餘緡儲之筦庫或曰不虞後來者乾没乎公曰吾求無内媿耳且人欲善誰不如我巳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成之闕里也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曰羣衿紳講肄其中甞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西陵海塘之役三江閘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圮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灌輸者萬頃西陵塘嚙于水溺民居無算築之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為文

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謹以為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温中丞記中越自宋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峰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祲寛賦減徭首捐俸為郡人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為富守為民兩利由是越中安堵當事者傳為閭省賑法公故殫心於理至是守越者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為而上不與則撓欲為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為令樂乎使為令而得行其志即終老可也已轉蜀憲副會大計忌者

力排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於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怠非知德者也公以余言為然會當慮囚因稟閒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公亟往諭之及立定又以黔為文成過化地因慫恿於直指使刻文成語錄詔多士而代之叙尋叅政大梁梁苦河決若歲祲上遣光祿公以內帑金賑之飢民羣至疲癘大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所全活視越為多已嬴贖鍰三千金言于直指易穀以

備荒歲之賑已秉憲晉中肅條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薦為滇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鹵芻粟浩穰宗祿及上供袍服往往溢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璫俱銜中旨至公一切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捶士至死公立具狀謀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狺狺思噬公竟以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適甚而公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違其意再議調公即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

子若姪受田有差仍割腴為義莊如文正公故事竟兒時志也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學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禔身為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查君反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嘗以為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務撫奇以動俗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溪得之陽明先生斷然不為隱怪與遵道者所眩惑所謂中庸而遯世無悔者公既知之矣

蓋其言曰行不從心為矯言不由衷為詐此自托於人偽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履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以故生平闇然自修絕不為危言瑰行以炫世於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為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輙與之比自古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好學即聖門以為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闕志及

詩文雜說藏于家生嘉靖甲午歳十月朔日卒萬歴壬寅四月六月享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貢士思修娶徐順安女思倡先卒娶鄭恭知女季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之豹之貘修出之鷫倡出之騏之騂作出思似等以某年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閥事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矣不敢辭

銘曰惟性於人䌌以愊降而下衰混沌蝕旣隱若怪事魁踽人之君子乃天賊惟公闇然順帝則罔生紛然不失直神徂聖伏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躅後有攷者眂兹刻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寳司少卿雪松潘君墓誌銘 焦竑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内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城之二潘

潘之字朝言者既以絶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為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温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為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為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若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彬彬盛一門即崔氏之重笏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溧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歷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仆而起起

而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邅迴不調以歿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死也嗚呼痛哉君爲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履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點也後二人為郡縣錚錚有聲皆以强項受奇禍君又以力爲韋復令二人皆知名於朝為賢大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温州也衛公承芳為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倡和若塤篪然而郡事大治别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戍于徵擢御史廵視北城有二閹闖出宫門戲良家女婦干掫者執之輙羣閧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脱汝矣不聽君移

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厰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洶洶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厰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徵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責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使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為諫官為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翘翘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

事冀以次第上時荆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耶雖然當是之時中貴之焰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内廷累息安得驕揚㨖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妝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而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讙也壬辰晋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寳丞君既以謫猝起為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覩時事輙扼

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闗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决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他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為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不欲以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丑秋徳儒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

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齕君益急君益為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册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眉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䟽戇見廢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儒曾几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儒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

者卒陰拱而不肯授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惟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恨初雨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歙間多感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甞見其數鉅册於几間君輙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閣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

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曾為鯤泰衡兆鰲為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為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以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為銘

銘曰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秉之雜偽真硜硜者流局前聞空有互鬨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芭絕異昭羣昏驅除異論如寅晝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奎無垠世如不信眂茲文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

明吏部右侍郎楊復所先生墓誌銘　吳道南

令上己亥歲九月二十日吏部右侍郎復所楊先生卒於墓廬之側兩臺使者以聞上哀悼輟朝賜祭塟如禮不肖某甲辰起田間又明年同門戴士衡君以其侄見昕狀來徵銘憶自己丑歲先生分校禮闈蒙收不肖為門下士先生不以文章器不肖進而與談性命之學奈機緣淺薄無能時承咨誨方幸先生晋少宰獲遂私願

不虞有太夫人之喪又不虞甫朞年而先生從遊地下庚子歲不肖奉大人致政過白下倉聞訃音慟而哽咽僅僅附同門一致奠及捧茲狀且泣且讀向南天拜而呼曰吾師乎吾師乎非不肖之銘而誰銘焉謹按先生諱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世籍惠州博羅縣代有聞人歷宋元入我明有伯安公者四傳而生潤始由泊頭鄉徙歸善潤以次子順封徵仕郎順為先生曾祖由武功歷官山東膠州丞生九男次五天祿公是為先生祖祿

生子三季傳芳號肖齋司訓潮郡庠封文林郎翰林院
編修配郭氏封孺人肖齋公學研經史識精理數其所
著要義諸書用以開先生者不可殫述觀其庭聯有云
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其
大較可睹已先生公之長子生而穎敏為兒時綽有大
志幼弟綦卒先生甫八歲作文以誚鬼將焚時叔祖天
禖公見之見其辭嚴義正情哀意懇泪盈盈數行下每
誦讀尤嗜學論肖齋公命著講義觀其意所發明獨諄

諄於誠之一字以為天德王道之本又嘗嘆趙則平不過區區臆見猶能知論語一部佐創守使其知學則宋室規模何讓唐虞且言編論語必首學乃知人能弘道學固所以進人於弘也肖齋公大奇之常以致虛為誨先生出語人曰大人將欲兒虛其心實其腹年十五補郡弟子員肖齋公設帳傳經郭孺人拮据治饋先生見而涕曰兒已置身儒林乃不能掇科名逸二人以祿養將人子謂何於是下帷發憤丙寅歲督學使者羅公拔

之首決以丁卯元劉惠庠蓋謂先生也明年果領鄉薦第一人年方二十有一耳屢困南宫惟是孜孜問學不遠千里而師友是求聞盱江倡學先生往請益言下大悟遂以弟子之禮禮焉萬歷丁丑登進士廷試二甲第五選庶常授翰林院編修時當事者頗屬意先生明年請告歸四方問學者踵相繼於是搆樓永福之巔詮旨商徵若將終身焉乙酉起原官雅不欲赴肖齋公進先生而前曰兒得無以我二人在念令幸尚健飯亡恙獨

不能從兒遊乎酒偕與之官丙戌分校禮闈丁亥轉修撰冊封崇藩戊子主閩試己丑復分校禮闈轉國子監司業又明年轉洗馬兼修撰充玉牒纂修官賜金幣未幾入經筵進崇聖志懋聖學以隆萬世極治疏壬辰仍分校禮闈先是先生所取士文皆雅馴故茲命即再三不替云時肖齋公家居先生出闈嘗忽忽不樂若有神先告者省覲歸而中途聞訃徒跣星奔慟而欲絕者數四郭孺人曲為解慰得不死先生苫塊柩側柴毀骨立

出肖齋公所閲書畢陳靈右究如獨立過庭時已而卜
吉兆肖齋公見夢於斗嶺之墟用襄窀穸搆廬於墓側
至釋服猶然居之乙未起國子監祭酒先生以母老乞
侍養上令奉母承懽屬太孺人心知其意曰促治裝不
得已而應命猶居月餘始就道令讀其志思詩與別墓
詞悽惻婉痛丙申晉南京禮部侍郎會宮殿洊災自陳
不職乞賜罷以荅天譴旋以太孺人病乞回籍終養未
得請丁酉復上修實疏大約以承郊廟隆聖母卹民隐

勤步禱當無忘御極初心為言未幾轉南吏部侍郎其明年請奉母歸養未得旨兼攝南禮部事上元儲冠婚疏是歲皇陵工成適祇命祭告聞墩民有割股愈親者乃表其廬行縣優䘏之其因親致孝類如此未幾召為北吏部侍郎先生知太孺人有歸意草疏致辭與太孺人之辛值奉柩還塟於馬嶺先生仍廬居往來二墓之上一步一鳴咽林木振徹若為助哀已亥搆祠宇郡城東肖齋夢示以聯曰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

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何精相感召若斯之至也秋季得病廬中知不起召子侄囑言就浴所振衣冠焚香北拜有過冢拔擢未酬報稱稽首天南永辭聖代之語二童子掖回卧内所善友人徐接坡遠在五十里外急召之至先生躍而起曰固知勞君君惠然肯来真所謂死友也徐君稍為慰藉先生正言曰形骸有盡神明不滅豈以死而亡乎已而纚纚數言惟欲徐君以諸子之幼在念囑子侄惟以不墮家聲為最越翌日將召醫

先生乃曰醫者醫病也非醫命也將修祈事先生又曰祈者祈所願也吾願見祖父於地下更何祈衆曰若此將何歸曰親在安歸語畢忽起周視如遠行狀遂斂手端坐而化距生年嘉靖丁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四世祖有夢神舒五指而聖學王臣之詩及先生薨又有獲熊隕星枯柏之驗發祥閟秀豈偶然哉先生學宗明德行篤倫常於書無所不讀最嗜性命之語為真詮於當世之務無所不周最切格君為上務於

賢無所不學而嚮往旴江立廟繪像何殊築室之情於
先人故舊門徒靡所不厚而恤孀妹撫其孤愛諸侄如
其子即生成之恩不啻治家純尚德化而正容悟物令
非禮者自起敬起愛若居官二十餘載而服食門閭猶
然未第體遺愛世僕必優念維桑里旅不煩則又皆其
餘事先生配梁氏以編修初考封孺人繼室林氏俱先
卒側室張氏男七人長見暄以迎祖母櫬道卒未娶梁
出次見晙聘廣州鄉宦彭晳與女次見暾次見晫雙孕

暾聘庠生姚楷女晫聘鄉宦車梁女次見明聘庠生陳兆仲女次見晠待聘供林出次見嗥待聘張出女一梁出適國學生王漸磐門人吳道南曰人於學因年以進先生之聖功基以始志人於親因物稍遷先生之孝思慕以終身況隆師無間死生友弟惟知親愛推斯心何所不洽更何必以緒餘屑屑然為先生表見哉且死生亦大矣神明不滅醫祈無事最所述臨深履薄真無愧曾子易簀時已嗟泰山之其頹幸斯文之未喪乃為之

銘曰

學言孔志孝言舜慕奕奕我師亦趨亦步趨步匪迹神交寐寤明德紹宗旦莫猶遇聲氣應求四遠來聚大冶洪爐是鐵皆鑄聖學王臣兆已先付五百貞元匪師奚屬欝欝佳城聊寄霜露靈晶在天應無所住跻祀廡楹永綿聖祚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五

錢啓新墓銘

鄒元標

當啓新錢公令廬陵也予時以司封郎家居覩公行事置漢庭卓異中不知雌雄法之所在大吏不能回豪右目攝之矣予颺言曰此亭亭者寧時汶汶乎數年中興文造士救荒弭盜均賦表訟美政未易更僕數所最注心者偕諸耆碩究心名理不明不已又剏祠祀諸明德君子政崇大體類如此召入為福建道御史首疏前某按江西御史取贖鍰壞憲體上閱疏怒逮御史於理衆

御史瞋目語難曰故屬吏胡不爲班行地臧不即穽之
九淵公不問然自是海以内筐篚都捐其所節約者不
可量數矣嘗命廵西粤諸關公至者相戒曰是常糾上
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則黙貪墨吏糾陰庇屬吏監司
者二人覲報册立昜期公極言壊祖制并語侵掖庭中
涓相顧吐舌又引綱維陳大義譏切輔臣十餘事兩疏
烺烺千餘言畝以下所不能堪會杖孟給事養浩奉旨
落公職爲民公飄然歸郵亭不知故御史也牢落湘江

一故人始以舟護歸歸而杜門自諱道著述外絕無嗜好郎干旄在門不得一望而來所著有彖繫管見洪範衍窮年兀兀發儒先所未發又慮世儒之溺於彼教也作源儒滙編又作亟記良工苦心有功世道甚大居嘗與顧光禄分席為郡盟主忽東林議起至公一無加遺推大理者至再吾黨方以公為碩果而忽長逝逝之先數月經紀後事賦詩示朋秘不欲傷侍御心家族人閒之以未必然已果然人皆以為駭不知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公於易學沉潛反覆死生大事必有深入未易語人者學在洗心洗心則藏密藏密則通晝夜自其常事彼以了死生歸之彼氏請觀公可矣三十年來以錮人山林為勝局者人一落錮籍便如九幽望九天予嘗謂為人所錮者必具自錮者也心行果真郎沉之萬仞波譚浩氣猶貫霄射日若如公出而有為如雷霆之震物由甲而析處而有守如清風之煦物亡不洒濯昔人謂修於家壞於廷者而今有色於朝壞於家者若如

公者錮而愈新者也益嘗窺公微矣公令時有要臣致書曰無以家子弟而有關說即復書曰令非聽關說人者而作是語要人色沮又一要臣子弟僑寓左右遣人逐之歸衆錯愕謂不情予獨為擊節夫辦天下大節者其胸襟必有横吞海宇之度而後能任重道遠非孺婦男子能之若公者豈今之人哉世羅才者患無綱紀之臣倘國以艱鉅寄公公才足以揮斥八極氣足以坐銷氛祲何事不辦徒令公老死泉石使望精光者欽祗讀

遺書者興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世棄才國安得有才
此予於公而反覆不能已於懐也公子其廵三楚同公
志探委予銘即不委予亦當秘録以貽千古而刻諭落
石交敢以不文辭公名一本字國端别號啓新銘曰
天祚皇明篤生偉人皎皎孤騫為國藎臣筮仕爍川民
呼召父巍碑道周追蹤何武簪筆西臺氣凛秋霜擊隼
高風膽落班行㫌命而西凈掃狐穴誰云荒凉六月霜
雪國本政地侃侃千言孤忠自許聞者心寒直道難容

稅駕於埜潛心慕古通乎晝夜千古大事剖斷玄微脩然以性如脫垢衣河圖洪範列聖心印獨証先天粹然以正莽莽林皋實不中少出處如公吾道之實公有令子步武憂綱後先為烈家有息裘正氣洋洋公實不死予筆如矢百世其似

甘義麓墓銘 鄒元標

余自癸酉辛與計偕即有先大人憂屏跡青原甘子開氏一見莫逆諸同筆硯吉水羅公廓安成吾宗宮洗汝

光侍御汝聖及劉在南比部劉允玉廬陵大京兆劉扶生魯王兩太守中甫元德諸君泥首典籍自辰至日昃喃喃不休予於佳山水獨多會心時抛卷趺坐其下行歌其濱諸君姍笑之子閒為予强之去亦時時偕予逍不予鄙也丁丑兩人同捷南宮子閒選為庶常一日未能離予曰不能至夜必促膝深譚乃罷凡肉戚所不能道者兩人必傾底衷乃已是冬予忽以狂言疏騎過予閒勅其僕言曰將與爾主别子閒意大驚走集同郡為

予後事計及奉旨下緹帥麇集予開以身翼敵及所為默護者萬方時有同館者密戒曰相君自朝端以下郎大臣且嚴事之予無乃左予公謝之曰予於鄒君死生交不令鄒君獨死友人慚沮後所為從軍行李者亦甚備而江陵黨人仇視之矣故事上考者留史館乃黜為御史為御史巡鹺盡剔諸夙弊又出為按察僉事公翱然嘆曰此豈蘇君得志日乎投牒致仕年未三十也越三年江陵卒諸阨於江陵者議起家而公以薦者衆丙

戌起浙江視兵台州明年以京察鐫公職一級益大總憲與公同事不相下者因以中公公遂倦遊矣公論究之郎家起楚司李陞南比部兵部主事員外儀部郎中鄧文潔同官知公甚深在比部疏東宮為衆所避陞廣西督學使方慶多士得師又以病歸歸十餘年太守汪君禮為鷺洲山長新楨化行起視貴州學振鐸作人如粤西時晉少叅福建副使陞湖廣叅政未任卒在黔凡五年閱三年播事方竣皮林酋復起時方議剿司道不

一二人公綰十餘道事印夾轂行郎都司篆亦公綰人不能一朝居公左畫方右畫圖案無留牘獄無滯情問兵兵集問餉餉足黔之人吐舌曰此非天人耶入閩各道久缺其綰諸道亦如黔閩之人又神明之公之才本自神駿又出之以磨礱林壑之久淹滯之深故於人情物態各得其竅竅以故試之黔與閩如神醫投劑立有起色公嘗酒後言曰予所不敢輕譚者兵耳餘甘生不多讓雖然公不輕任者正所以深知兵也公才氣春融

每為文如奔濤出閘予師廬山胡公一見驚而嘆曰吉州人文在是矣即當時作者甘君亦在焉行宗伯洞山尹公自幼奇公度常語余曰我友蓮坪公之謝世也遺其孫為人齔齕於庭不白孫唯令是命子開可十六七齡即昌言於令曰予父俛而承命非其志也令偉公而竟易獄子開自少如此以故軒挺磊落亦我友沉積醲醇之徵今而後知廉吏有後矣公後先歸家凡二十餘年閒沉冥於酒或寄之歌舞湖山雲煙閒逍遥為曲士所

繩知者曰此士大夫不得志於時以消其磊砢英雄之氣非若等所知公亦曠然自喜曰甘生自甘生吾自落吾事耳識者知君意深遠又或從史公曰公自弱冠受學三五劉公而蓮坪公家學芳規猶在予何不襲其武公曰昔吾師及王大父語洋洋在耳吾何敢忘之夫端拱深中外若循循而行多敗鈌為世所姗笑者市道也吾不為也聞者亦謂其益有所懲而然據公生平事侍御公及友弟人世鮮儷於家庭祠宇譜牒捐俸以相其

戚及諸子姪助之入仕者數人邑有大政不辭艱阻如修學佐少原余公邑賦佐改折皆其鉅者邑人思之言即其行不為危辭行即其言不為緣飾公有一不盡道其閒戢余以公故常多與禾川人遊禾川人激於義者多其天性子業異之一日從公舍覩一山揷霄敝日蜿蜒數百里亭亭凜凜不可凌者問之曰此義山也余曰禾川之激於義益稟靈於此公之以義麓號者茲山藉公有耀非是山不足以鍾公非公不足為茲山重獨余

受公愛如昆季公既不難捐生以佐予萬死一生中公
之先我逝也既不能以身代公史臣它日紀公遺事能
不為予媿并為公不竟其長才悲矣公生嘉靖辛亥三
月卒萬歷癸丑正月享年六十有三所著有白鷺洲志
督學集韻學集成銘曰
惠州太守最廉平壯年高卧謝時榮蕭然數畝澹無營
賢孫允起嗣公聲西臺中祕典文衡楚黔浙粤及七閩
芳猷煜煜綏民萌封章屢乞自由身重蒙丹詔起沉淪

感恩圖報矢忠貞胡天不憖胥其屯爭為斯道共悲辛
當年虎豹正狺狺挺身竭力護余生余生君往嘆零丁
高風千載誼難泯史臣應為紀遺名禾山禾水共高深
惻公不盡意難任肝腸欲碎寄斯銘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六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趙南星

顧公名憲成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者也其先不知何

許人宋有將仕郎百七公者始家上舍里數傳至廷秀
商文毅公為表其墓再傳為如月公諱麟又三傳為友
竹公諱緯邑諸生公之曾祖也父南野公諱學始居涇
里以公貴贈户部主事母錢封太安人生公凡曰涇田
公性成仲曰涇白公自成弟曰涇凡公允成公自釆紒
受書即多覺悟十歲讀韓退之諱辯每遇南野公諱輒
避之然不可勝避為爵不樂師問知之以告南野公昔
韓咸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夫忠可忘

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忠南野公喜以告公學之不
可忘亦猶忠矣公謹受教公少時家貧不能延師就學
隣塾歸必篝燈誦讀恒至達旦其為舉業之文握管立
成瑰朗新妙而雄逸之氣飈馳江決不可圉也隆慶庚
午試為邑諸生萬歴丙子舉於鄉皆第一其冬居南野
公之憂庚辰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海內學者翕然稱公
之文章宗尚之然公篤志孔孟及宋大儒之學潛究默
行不屑為文章之士是時江陵當國方横舉國若風中

之浦葦公與南樂魏公允中漳浦劉公廷蘭慷慨論議持天下名教是非江陵聞之不平以語申相國申相國三公之座主也三公皆上書欲其匡救江陵然江陵固不可救亦未敢與公壬午江陵大病舉朝醵金為祭禱於神公拒不預同曹代為署名公使人塗滅之江陵竟死申公及新安太倉秉政以公為吏部主事尋以錢太安人年高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考察京官時平公自修為御史大夫而海公瑞為南御史大夫執政

犖小咸憚之於是御史房寰醜詆海公比時涇凡公成進士遂與同年諸公壽賢彭公遵古同疏劾寰皆放歸三年然後用之學官涇凡公之直聲震天下稱二顧云於是辛公司計當路皆喪其私人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被劾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即同歸暫耳何大喜遂訐辛公而給事中陳與郊等並劾辛何以戰國縱横實𠇍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皆以劾起鳴降官公乃上疏言何起鳴

許辛自修旣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顧非承望耶疏上謫桂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戊子轉處州府司理司理刑官也公專以孝悌教人多所感格己丑居錢太安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郢爭如為考功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爭如不能為也時上又不立東宮至是詔與兩皇子並封云待嫡嗣其時首相則王太倉也上殊信任之

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稽祖訓東宫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曰待嫡嗣是無期也又貽書太倉切責之太倉懼禍並封之議竟寢人以是知太倉所欲為無不如意者而第假上以行其私癸巳公為司勲郎公元標巳投之南刑部求去有旨放之去公力勸太倉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宰鑨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太倉屬以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又其氣類故欲用為冡宰以盡收大權於政

府公曰往者内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無冡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若太倉太倉恚甚然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爲冡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内閣之命舉七人山陰王公爲首而宗伯不與焉太倉益恚甚曰羅君推冡宰曰非翰林所宜今其内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逯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先是公見羣賢被播

者日多欲漸汲引非太倉之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公一脉王公德新輙得旨太倉佯喜謂公曰此機括甚佳自此孟丞推舉欲以為激上之怒而除所忌又委過焉自公去而懐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充實吳中尤最盛是時涇凡公亦得罪歸里公凡弟與羣賢時聚而講學其學惟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故知新不離乎區蓋之閒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久之白當道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其中東林之

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命偶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僉院為陪時富平冉出為冡宰其先為冡宰乙未管外察黜馬皆學猶龍丁祭政此呂等賢者少司馬沈公思孝西非之遂上疏得旨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死富平猶恨沈公而又有人言沈公欲奪之位及淮揚廵撫李公三才亦其所不悦李公方被羣喙公貽書政府及冡宰言李公在淮揚能制挩璫不能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

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沈司馬馬督學之賢富平怒語人曰吾已容之矣於是一二攻李公者語稍稍侵公公惟自反不與辯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為垢駁及海內廢棄之人矣論者以江陵刀叙也其害雖慘而有所不及繼其後者猶天地之害氣氤氲於風雨霧露之內依托於雷霆震電之中以致其毒為禍甚烈且深公竟不用以殆舊類慼悼之南野公故豪傑之士也顧公為諸生時在位者或念其貧有所餽遺南野公一切不

受顧公早捐俗情屢空殆庶蝨得之庭訓禹公生於嘉靖庚戌八月七日卒於萬歷壬子五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怡橋公女生子曰與渟太學生云云王孝廉以高雲從之所為狀來鄗上屬趙子為之碑趙子曰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為户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真顧公乃厚昇之癸巳余覔京察之役顧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太宰餘姚孫公亦奪俸三月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而涇凡

景從諸公皆貶官無何公亦削籍去大抵太倉之權也
而太倉再被召公猶惓惓望之為善及所上福清富平
書望之破罿蘇善去私劾忠盡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
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詬及講學
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顧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
鄉愛之江陵死即扳之要地顧公以救失為報無姑息
之意二三公者見謂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恒情萬
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

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子之道不談也巨無鉅細無不為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慥慥君子哉鄙爾瞻亦講學者也以言事遣戍既復其位而旋錮之講學者皆欲忠國家於身無所利倘亦可以無苟呰乎嗟乎顧公不可死也然死可矣余與公相知深壟陶之紀寧可遜謝其詞曰三五既遠嗚烏嘘天哲降非辰世道是肩進思盡忠直行抗言抑椒薦藟斬杜稷安元老曰吁膚爾余忠佩之以玦不復

爾還仲尼素王堯舜讓賢厥惟素臣何愧九官邪説亂
正吾道之姦昌言排之東廡匪艱凡弟同道龖馬雲騫
混沌未期聲名永傳

庠士陳毓泉墓誌銘　何喬遠

萬歷甲午歲豐城李孟誠先生以止修之學倡道閩中
閩中士從遊甚衆獨同安陳時仰君以諸生稱高第而
李先生推同有三陳焉其一為君其一則君之族子從
新其一闕　也梗楠豫章得匠石顧而方重懸璆結球

得下和寶而始珍人知李先生之推重於君而不知君之無待而興自任衣冠而已然者盖君之學見李先生而發其止修之旨廼君之學未見李先生而一尊居敬窮理之緒則尤確然而精咨李先生之說盛行閩中君不過沿其意指而推明之而居敬窮理之緒自非究心程朱汎濫諸儒未有能契其藴者也君之言曰二程年十四五便鋭然欲學聖人吾年幾何勿謂後生轉眼便是四十五十又云朱子年十四歲便慨然有求道之志窮

理致知反躬實踐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几案
必正書籍器用必整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
嘗少離學者第患無志立志如此我便是宋明道弟兄
又何愧乎又曰今之論士貴有識見然徒善議論能文
章耳識者識聖賢之可學而能也識巳之當學聖賢也
識學聖賢之愈於求功名富貴萬萬也不憂貧不諱賤
惟恐不及聖賢而已又曰吾身有大威儀總之一敬而
已緝煕敬止自流為仁敬孝慈信敬用五事自符於言

覲䁔聽思嗚吁吾小子其敢夙夜不敬又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可也此可恕人非所律已守道之士寧拙毋巧寧拘於道內毋溢於道外步步收歛至德性堅定之後自然員融而不滯矣又曰工夫在平時未見工夫惟於欲斷未斷之時勉强接去大工夫也見於綱常事物之大尤貫穿於着衣納履開卷合書一舉動之細又曰無窮也而如見無聲也而如承無思也而儼若不顯也而亦寧無斁也而亦保此真所謂默而識之也又曰學

問晝卜之妻子夜卜之夢寐涵養到則夢寐之間不在身心即在天下涵養到則妻子之際非相教誡則相肅雍又曰會友所以輔仁講學所以修德自昔賢人千里從師皇皇求友患難周旋不輟是豈閒事空譚士友必先見此意趣如魚得水然後可相勵有成也蓋君未見李先生之時堅於志而邁於往已如此矣維吾泉蔡文莊公於今稱理學名臣貞考當時所與門徒講論亦不過即科舉之中引而入於聖賢之道而文莊之學所以

翕然推仰於世無間然者唯其密箴五千條切切克治進修之務益士未有不切於自治而可以妄攙學問之虛聲也如君自任衣冠之日所以自勉如此其至吾方以李先生之門藉君為重而非君之學藉李先生而長者君自得從李先生之後所以發明師說不遺餘力益求友聚會教行敬業而於漳中吳九州蔡述齋泉中王台觭則契好尤深後進初學方藉君發蒙立渠而君遽然亡矣然君雖亡而所以治身修德之言具在有志於

道者當闢異而起也君諱金鍼時仰其字世為同之莊江人其先有貞震公者六傳而生存立公存立生見泉公是生君君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歷某年月日得年五十五子某某銘曰

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是惟莊江之陳子採白蘋兮薦芳芷酹秬鬯兮盛年匪思美人兮終古已後千百年兮瞻荊蘼

瀛海耿公墓誌銘　張鼐

耿公諱橘字庭懷別號藍陽河間獻縣人也公令於海虞虞之人至今思之稱爲耿令公講道於虞山之麓學者尊之曰藍陽先生去官歸而孝養其母孺子慕以沒其齒則里中之人傳其事稱曰耿孝子也常熟爲姑蘇屬邑古虞仲所封地故曰海虞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喜爲民興便利邑有尚湖故盜藪公布方畧邏船四面伏而身乘小舟泊湖中夜半羣盜集而刼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株擒治其魁魁故豪於鹹横海上負重俠

名公誅滅其家里中黨豪者弗喜也乃公在官邑中竟無盜初公獲盜未窮竟輙與士大夫講學書院中械盜跪庭下聽講論已引問其悔前事若何盜皆叩顙願更始公徐引去越數日卒痛杖之編為鬼薪畀之海濱磽确地令耕而自食又籍其名朔望時稽察之故盜感其更生而漸改步為良民虞故水國水時利時害公下令按圖籍開濬修溝洫之事而責之田主者顧田主者皆貴人豪室但坐享佃户供歲入不復問畎澮通塞何狀

令下率抗不服公械貴人豪室僕於里門以儆督抗令者而令乃行水蓄洩不失時而歲收大稔邑人曰縣名常熟眞常熟也憶萬歷戊申東南郡邑大水城門往來以舟渡米價踴貴而常熟之民晏然葢公出所儲官廩穀數十石平糶散之民間而民閭遂忘米珠之苦也公之遠識而能再造邑人類如此公旣內徵擬補諫職先暫授司馬職方郎而中浮語逮之去葢公勞民事捕盜開水利時識者已嘆云邑民安而令公危矣虞故子游

之鄉公因其遺俗倡明其學術創為學道堂弦歌樓又刻古今聖賢宗像而人為之贊抉其宗趣其與人語每曰我有一物名曰照妖鏡血戰刀一生抵當我不敢過論學務明諸心而以即事即物為宗如象山先生所云人情物理上用工夫是也然公自信頗真而大約繩人以必如我余間諷以贈語曰因物則聖宗執我則霸學公初讀我言而未許及來京師為倉沙所中則太息念余言謂公真愛我我今且從事此十年而乃可副公望

也而未幾公尋歸矣公歸而奉事八十母時承懽笑繞膝下離邑城鄉落中有地曰林村母孺人故姓林村以其宅名也公就其地築林臺奉母孺人時遊其上以慰其故土之思云及母孺人没而公哀念不置負土廣其臺塑母像其中而自塑一跪像其傍朞年甫成則讌親友三日讌畢之夕而公卧於臺下洞中明晨而公化矣相傳其事而父老以為公報母志畢故捨其身以去是以為耿孝子也嗟乎公之死寧獨為公痛憶余在京師

每抵掌談海内人物有幹濟氣力能搘荷世道者輒口實藍陽藍陽故輦下士大夫皆知公為用世有學問實際者而公竟不及一措置以沒此其恨寧獨在公哉邑人悲鄉人悲吾黨之人悲而予悲何能已也據余所習聞而志之并為之銘公之先世世戎籍至公而呂具耿氏春秋中不具述獨撮其大如此銘曰或躍于淵備龍德也泥而在田文明赫也學高而德博亦既厥澤也乇而不施井渫之不汲也吁嗟先生如刃斯銛如鑑斯光

銛不受剗光忌太揚獨留精彩瀛海茫茫我銘其石千秋之藏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王錫爵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予同年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於邸當是時弟見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憮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數

叩學憲君所習於趨庭上下者則益歎公玉表黄中不名一德而世不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為恨嗟乎公今既往矣其用而不盡用者留之於其子若孫俎豆之於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官僅得以故事為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姱行修能日亡日逺䄍筆載記之史徵之大同白簡寧復有揭日長夜於淵中識伯禹者哉而乃今得鄧定宇少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掇皮皆真其咳唾一出必傳傳則自今所為公狀而公嗣

學憲君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其勤且鄭重如此因不得辭蓋公之先在宋建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譜公之祖某父某母傅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知縣政成召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參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參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歸後若干年爲萬歷戊子六月十七日卒於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日葢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卓敏爲諸生酷貧帶經而鋤時從里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奇之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得也人以覘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吏苦其窟穴深不得問

則往往寄耳目於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毋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詬而入之鳲鳩七子誰爲厚薄父毋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徵冊令富人各以次差受繇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爲上官前破嫵疏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簿某實廉坐蜚語當去公忼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

乃解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即不聽令令請行矣直指初怒卒斂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數與守備内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參伍列坐而武皇朝為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草宣成以後冒功陞襲若干人而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旨下僅奪俸猶幸肅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比補外所至有聲績其大者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鍰貸民而山西飢

甚公拮据賑外具為貧宗叙支均祿法功尤著焉御史有清軍福建者試問公軍何以清公曰夫明奇固曰清軍不得益軍令一切汰去遠年耗伍覈實上聞而軍清矣御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體而上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騷獄市民且重足以是御史行部公即請自往代為讞決當一日而出福州久繫獄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其遇法必行如宗致貴戚之死奪撓違二藩所侵地歸民雖百口居間不能撓也

在山西有無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為亂部署
定矣公一日方坐有旋風㵎榼忽心動曰是何祥也境
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踪跡則亂者已縋城夜遁竟追殺
之散其黨於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既再入南京典兵
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
司馬襄毅李公謀水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倡
亂已誅外餘皆得公處給糧餉𢮉摩痛疾而安公又以
京商困私買奏復故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於是南京

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始以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改北其冷吹疏步特立寡援幾為笑於天下然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籍在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語於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其穢墨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乎使皋陶奏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火炳蓬勢自不分

菌桂爾其生平一介之守無㐫而出無㐫而入此亦豈
夜行鬼瞰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污公而公又長
者默默受污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究也葢儒者當
恩怨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快
於公論則辞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
今人情世道可槩見已公為人敢言似真寡怨似厚不
彫似樸忘機似通守謙似柔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
之門生子弟每見公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閒而問起

居士食公不時荅荅則語不及他占寒煖校晴陰而已晚年讀圓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即我儒無聲無臭註疏然不輕為新學道聽者言獨父子自為師友而學憲君未老倦遊日侍公左右為最得公斲輪言外之旨故世稱豫章之學其灼然著盛者無慮數家而萬氏特以挫鋒含茂無標號於天下參於遊道見謂不廣然政此公所謂自得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不知勿論矣子某孫某以某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談學橡章譽之淵海公默退藏以白受采寡於自得乃
無不得夫惟卓爾知揖為益游刃之餘出入周行守官
去官琴書在囊有碑於途有祀於社一毀衆譽萬古不
夜既偃經綸浮雲太虛小樓一榻閒其如愚居不垣墻
行不標幟八十四年乘化而逝易簀之命還於性始是
曰可死亦曰不死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琢菴馮公

墓誌銘　王錫爵

萬歷壬寅某月某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至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為請不報癸卯三日公薨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訃聞哀焉為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吉士公君鼎而屬之曰子為我狀誌墓必太倉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年有寄公手書數行與余訣者則屬纊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其

忍辭馮之先本臨朐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副公杲始復而土憲副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公祖爲行人公惟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也公母宋夫人妊公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户自名韓琦遂以名公公幼穎絕人而嗜學甚苦常翳燈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丁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已卯授翰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人書

壬午冊封代藩時參政公備兵雲中公領冊竟服工使
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
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
講賜銀幣掌文臣誥勅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
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
謂講臣與上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為也稍証引古今政
治得失冀有所感動陞右春坊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
兩主試事翻校無所避兩闈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内名

士所發策具宮府大制剴至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
期公壬辰主武舉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院事參政公以盈滿為念遂乞致仕公隨請覲
省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參政公側洗
腆上壽即有司干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
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
公假又滿適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
未陞禮部右侍郎而參政公病戒不以聞於公比公聞

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政公於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嘗謂人生平榮遇惟是三日爾足當百年追維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已亥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才為己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概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於壁以次推補即才

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焉
辛丑草計吏條教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
款無槩署斷施者為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韙之旋主
考會試時公初罷計憊甚然卷必竟閱詭僻者不得參
文體為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敘降官觸上怒公
為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報
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
已是時稅使横甚頗侵黜陟權孫朝諲奏撫臣魏公允

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
家薦布政司某某等可巡撫公力言其不可乃已李鳳
請爲參隨官入貲加銜公爲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
倚公而振是秋三品考滿贈封廕子如制進左侍郎協
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册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
書先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賛宫庭
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大夫士咸欣欣慶其遭
焉廹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

時公弟戸部君瑗已輦遼餉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
設而册立行踰月皇太子冠上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士而公
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㓕於官計公在禮部無幾何
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
頻仍請急罷鑛税徹中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
易其中尤無良者語皆絶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説
列十五款以正士趨修同姓諸主表月朔揭某府某爵

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徵請者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邵王以待嫡公執謂此濫端不可啓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皆如此壬寅歲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彌救之策凡數千言病且死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於尸諫奄奄中即條友昆季相決絶語惟報國之爲惓惓焉竟以是殁矣悲夫公學以經世

為主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辛壬間有議開五臺礦稅濟邊者公遺書攸中撫臣云礦利甚細而開釁巨釁必自內啓後數年礦地果大擾寧夏亂卒訌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河水前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他策東倭之不果沈封楊鎬之必以兵克皆驗而至其論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

而温達如陸贄而約畧如蘇軾而巽深語欲渫微言可
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
百雖造膝末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藎臣良宰必
有取以為法者見朝士好爭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積
矣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容為譬辭
苦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黨而公獨
中立稱猶訖余在事時公數數容規余退而無後言即
泰交疏小酬羣小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為朋友補

過和合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寛一分即有一分之益為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為知言公内行純至事毋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兼敎疾革時曰吾不没於婦人之手屬珂啓手足焉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為立族約諸葛太史妻子之托所以恤嫠敎孤無遺力為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善奬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

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密為營
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飢為出粟里中賴存活者
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州
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
今多有尸祝公者此於公為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
末負朝望甚早遇主知甚深然甚早則才太盡甚深則
語太盡究公所以有聽有阻集神敝形而中道夭者倘
謂是也或曰 公器局胆智大約如韓公而文采過之以

過之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也天也吾以慨世焉公文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為宗次傳聲調長篇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絶不如近時名家以浮音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記唐詩類韻藏於家公諱琦字用韞生於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萬歷癸卯三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女封夫人男三長士杰次士楷次士渠晉以公廕為國子生銘曰

顒顒馮公六德純備遇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陛不親如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人惡其上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攜關身為鼎鐺七調其間化為和羹此徑彼途弗避弗就中衡而趨萬術來奏衷誠秉忠志在贊翊乞司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啚其膏未沛垓埏福惟王明瘁乃邦國于公可輕盡命委職旂旐來歸竟此壤塋魂魄不化廟膺帝京曰惟主知未報以死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觧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悲誚四方謁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則天子自為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九弛卒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鎮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
敵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敵入即戰守機宜一切
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
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
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蒞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
而今且歿矣歿之後凡朝廷所為恩恤勞臣與夫百世
易知之典猶尚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
公由庚戌進士受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

奉勅稽查大木廵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

歴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

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

又以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

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漕録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

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後改刑部侍郎經筵上篤幸天壽

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以薦

起爲今官當乙丑黄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及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時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從決睢寧淮其六百五十里皆堵爲平野公復以

故節來淮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為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而黄決崔鎮以北堆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滙為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黄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黄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黄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遥堤十萬餘丈以為外護而

復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厰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甃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界柳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軺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畏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室廬耶壠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

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意公在事之日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又嘵嘵也公初見度修堰夢壽亭侯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

民云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為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乞骸骨之日猶奉旨興疾行部請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為

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為罪則予不知之矣公七歲
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於官二十九以麟
經魁於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究民劉雲四之
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
之為御史稽查大木於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
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
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
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

京口僧告變公不為動人情恃公而安㴠河議與江陵
實陰主之蜀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
空任他人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恚嗾言官論
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
書為江陵訟冤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
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於師友素倜儻喜振
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於公者甚衆又建義倉
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

人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歳聽睛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隠深山絶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睛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犇集挽留百里閭為之塞衢罷市公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為氏至滎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

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剛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為萬歴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字圍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為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忼慨為父白寃赭當事者識其文寛之然往來蹴蹸無能具一菜羹一菅履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繫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工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

服毋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濕或咯血或累疽視事可以病死胥露坐河壖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揚風吹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於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毋誕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蓋而成怒而公後為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讒死夫此數者皆

出於前所謂三難之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脱於難皆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誥册及例進宫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令羣臣從官以下為歌詠寳鼎以侈其功國家即不屑與

漢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為潘厥初伯氏肇遷四卜西吳北郭擇里而裘是苑三十八傳公起大夫旅握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秔我稌民奠攸居龍蚘其顧六宮食新萬艘載塗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峩峩爾髮皤皤既長於河亦老於河幕府籌庸祝公孰多稽首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寘漢

昭蘇鏡石著銘矣告弗磨以嗣以續寶鼎之歌

戸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著表表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讓雲臺之上國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於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諸公之父襄毅公於大司馬邸第當時華勢

之望方歸於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第年地風釆㝠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歷儀制司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為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為兵部右侍郎丁

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倉場總督缺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為戶部尚書未幾奉旨回部任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疉於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典差次裹穀公焉公為人沉實有大畧所居官常兢兢謹於法理不為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襄穀公乃襄穀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

得頤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刃於
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
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父子易地而
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為儀曹郎執
不受内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鄖陽
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於鎮城
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軍訓練議荒田賦聽民得自占
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

部議束約諸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佩佩舉大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於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課金則爭傳長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比礦議起公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爭之河南而時會東西征萬里齎粮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公迄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致至於殞身卹次明主為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

公乃余讀韓太史狀發憤於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
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為戶部余亦承乏內閣於時
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
以縉紳議入而内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
而止高明之士至有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
替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
有劇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葢至是苦心苦
口始盡暴於覩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

人未知也一宜表令制令國制於司農部吏因緣估商輻輳飲氷茹蘖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除議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屨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内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四十畝此今之皆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為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閥閱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

籍甚聲聽百行渾如東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髪有所挂及其曖昧矚譊忌自典户部始典户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為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内援擠賢者路而予適幸莞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内指與公交闗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奉職最敏厲而於進取則鈍與人最款篤而於結納則踈約已不以劇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為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褒殺公於九泉必無

愧馬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公論定於葢棺若又泯泯使廉潤等腐泯玉共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事以奉廉恥忠孝為哉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恡與人以品喜核𧌒氣而輕先生長者端委正色之風余葢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之難已以天之幸明主之知幸得早蜕劇場不復為爭名者所錄猶計出都門時閒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

今公之事謝而身且死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於天下將賢者固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鈇疑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為君子而久之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史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宦蹟及文章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如公不必藉以榮故畧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歷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儆菴周公卒於邸卒後三月而大明會典成公屬為都校最久而專於是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敘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為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屬予錫爵為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之譜不

必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請爲藉語於麗牲之碑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於今日葢棺而論定者也

公諱子儀㣲菴其號初爲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𩑈顢章句爲榮進喘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論説之府而飫其精言隱義著𣪊語著日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

翰林載筆紀述而外出為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予與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之裁量審為錄序成則相與檢竄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曰以此為國子監指南會江陵奪情議起凡列爭先具疏留同寮曰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爽倫者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拍浮者議更寢其與人煦愉豈弟不詡詡市廉名而卒官之日會

隆冬布衾綀帳蕭然也賓友就其卧訣皆驚哀涕下以爲即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淑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娣恭甚閨門之内穆如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施鄉黨之廢疾飢者故歷官垂二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薦寵天下年少武敏進蒙視而堅白鳴青乃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爲枘鑿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蓊翰林九次不調無逾公

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為所樸鈍顧益甚而江陵之敗也請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峩峩彈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頹如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屠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畢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盱睢動色以為至寶之所在葢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强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於交比同事朝夕者浹再旬相與證事

確理原本六經滂溥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當時易土簣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之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地以闇闇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

三代而下有興先王之禮樂者必自於此不自於馳騖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乃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樸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過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彝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輩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於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恥嗟乎且安得竈上老婢就熱吹而

嚌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内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岌岌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盍拜稽首讓於夔龍柳下惠甘三黜於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為予言往往濫於末俗窮於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予所謂非予不能言乎公所為文字自敘語曰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

百餘卷殺青未竟會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間人子孫有能紬羅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為不亡矣

翁襄敏公神道碑　王錫爵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初祖雄自莆田入潮居於鮀江里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肇綱生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公公少穎異長文名大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主事嘗主河西務勘戚畹侵地及關出

貸奸狀庚寅署員外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撓其令辛卯
署郎中陳鹽筴便宜出賑畿輔飢多所全活癸巳擢知
梧州府居四年人謠太和稱治行第一丁酉上命咸寧
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討安南叛逆莫登庸進公為
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入
其巢盡得其狀乃先案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懼公
謂孤軍深入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稍出不
意畧定諸黨與勢將自困時諸叛逆憑詳趙楷韋應龍

州李寬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黃朝持兩端未發公度朝可急使乃使使咨諭朝啗以厚利朝遂擒楷等以獻尋進兵討斷藤峽叛寇侯公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降諸猺三千人論功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守臣議所屬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戍守之峒蠻黃賢相遂命公揚言大征密搆會峒民令自為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懼請降會陞浙江參政督府難公代上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不可有詔復留參

政廣西時叛黨既芟登庸益孤甚督府以問公公曰可矣師遂進公護軍屯憑祥為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諸道兵壁賊境上獲其諜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聽命公輕車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死罪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擬筆大書曰主上好生寧復迫蝸殼間嘲啾小故第順命則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為信登庸跽讀顧左右曰降已晚矣乃遣姪奉表入朝詔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進四川按

察使癸卯進陜西右布政使轉左甲辰即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關內居十月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邊務公始至則簡卒乘治器械法令嚴信士有一夕去亭障卧者雖數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人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大入公選壯士伏強弩射却之捷聞賜璽書褒勞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廕子思佐國子生會大同宗室充灼謀挾反 公密授總兵周尚文計名捕諸反者而宿

兵各鬬隘侍未幾果入敗去有司上充灼獄伏誅公進左都御史再蔭弟萬程是時諳達憚公威名款塞求貢詔下廷臣議未决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貪地則利部落貢則利部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守貢亦備不貢亦備天子嘉納言曽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故相夏公以請公獨謂復套與别事不同疏陳其不可狀仍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卒與襄愍俱死西市人服公先見云已酉春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

文代宣府將趙之無程至曹家莊遇敵人戰三日報敵兵益集四面圍之公聞即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騎士諫不聽未至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車騎曳柴揚塵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遁我兵追及之斬首四十級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部事丁外艱歸庚戌秋七月復犯大同軍書日夕至上手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疏乞終喪未達八月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誅工復手詔召公還部

公即哭几筵力疾行時相嵩貴有寵上數問公某至否嵩素不悅公因容奏其陸梁上日夜側遲賢之席急於救焚臣竊為翁某計雖重趼百舍飲泣萬死猶未足以報恩而塞責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上強食自寛謀武盈朝何必翁某上頷之比公至去闕命日僅逾月然上已入嵩言公見嵩又倨乃坐前趨命遲錫秩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會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終喪上怒曰此怏怏終不為國家用罷致

仕尋以謝疏牢訛削籍為民久之工復思公起為兵部尚書公時方約客遊武夷道趨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山川卜樂邱至閩之清流疾作亟歸卒於上杭舟中時壬子十月十三日也又六日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卹典請得賜祭葬隆慶改元始追謚襄敏贈太子少保公生於某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葬三河即公所卜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喪葬海陽繼配封夫人孫氏子某女某公六歲居母喪盡禮如成人及貴負土葬

父廬墓三年俸入輒斥以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學無所不闚一時所與同志謀德皆海内知名儒者而操行恂恂若處子不為崖異至其黨強禦蹈險艱靡覆一世即賁育無以奪之敭歷中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决策臨敵叱咤一呼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内藩令相國張公嘗稱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竅壘壘推公屈一指焉當時天子虛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亦且不在方召後然一夫闒說錯

莫竟死將所謂本强先朽天道固然也而世或傳侯鸞實搆公公刺梧時嘗法治鸞橫卒十餘輩以此得報察其本不然予與修世廟實錄方鸞自大同入典兵舞手作氣勢勳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言敢侵公公來而上與嵩諭對語令歷歷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爲公道南海所由來及病疽狀則爽然解矣鷂啄虎吻摧墮長城乃以青胃監兒子誤哉余所聞故追論嵩而直書之爰及公概載搞之辭辭曰

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昌識淹墳索才
美珪璋敭於制科蔚為望郎出守劇郡展也循良惟帝
問罪於彼南荒選吏視師惟公是臧公策彼 內倚中
行此伐其謀彼則於襄維寇就擒不缺我斨乃征藤峽
先桀其強薄脽餘咸則莫我當憬彼四峒歸我侵疆閒
使既遣闢門納降用安反側旋定勛勦惟帝念功俾鎮
溯方計圖永逸載戢邊防振戢厲戰戰則大創絕幕千
里傳檄諸羌時稱尚父奮志鷹揚名為司馬王國

是匡忽罹閔凶趨歸踉蹡詔起伏戎墨衰急裝兼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憸壬貝錦斯張行間待罪固請終喪於為逸民山水徜徉恩命賜還公也則亡薄海蒼生咨嗟失望䘏典洊加為龍為光名臣之阡於焉孔芳

經畧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碑 王錫爵

萬歷丙午前經畧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

書白父冤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予惟公朝鮮復國之功皇上擇日告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慘公者亦最急嗚呼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是為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中

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知滁州陞刑部郎改戶科給事
中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為濟南守陞山西副使河
南左參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
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
經畧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兵
部覆東征功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
救荒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於甕
及猗氏壇井中已鱗角皆具蒲州水嚙城城圮公操文

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著為
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將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
邊弊登埤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疏
陳撫賞不便者三巡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對公
即據諜以聞陳防敵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副使累
官藩臬參伍兵事畧不以外補為解既而建節山東首
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衆皆目為迂濶未幾
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

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哱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玒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畧薊遼山東保安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覊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鑿空夫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命討賊

如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臘月與李大將軍踏冰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公屬絷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牆穴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畧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含解藥仰面扳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巻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走探地形猝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墮馬而楊元張世爵

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停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已

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别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宫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公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公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公提軍絶域身經衆戰夏沐暑雨冬僵冰雪食無鹽酪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内之倭爲功而

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為罪此公負國乎抑言事者負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躭延歲月蓐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陛辭上遣黃門陰瞯公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金綺以寵公行既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毋與李大將軍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仍分前兵屯守大邱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

濠築關置堠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撥爭圖策捷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輳公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即老吏宿將終不能過也最公初受命時子適在政府每欵公經畧倭寇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難一無處不犯無處不瑕難二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畧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為遲速語言

以譯為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為大飾緩為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絶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叙錄有旨何忍不一為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昔淮西文昌黎不及李愬愬子曳碑仆之訴公於朝命段文昌撰以旌其伐杜衍請裁抑勲人齊高祖令軍人張子掞矢舉

刀挼矟以夾道使弼冐出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挼不刺汝猶頻喪魂膽諸勲人身觸鋒劍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耶觀此而宋公之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之功勒石墓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卒婚娶别有志銘曰

島夷不靖肆彼蝌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帝命六師誕張九伐殼亐

御艫走雲掣月復城歸嗣思浹窮髮龍子暫分虎符復合我武維揚稽顙天闕馬鳴蕭蕭歌凱來回功成不賞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言請付口碑時清論定終遭天寵王冊金書泉臺夜永劍偃衣冠精靈呵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岩谷澗亘草木蕃鮮桓桓隧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家祈連何以報君億萬斯年

王襄毅公墓表　王錫爵

自西人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每言兩國一家咸王太

師功時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蒲坂襄毅公也嘗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置公言此笠者犄也而可易趙全策一彼兵索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答棄孫則貸把漢以忍其死而角黄台吉策三廷是公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所重購以諸亡命導敵者也諳達與趙全謀果分道入索公遣諸將腹背攻殺敵過當懼遂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誓世世欵貢公庭數曰而罪多由趙全全與孫孰親天子

不以兩罪罪兩孫且官之而徒手死兩孫耶詔達聞孫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為請詔許歸把漢而屬公主封貢事旋獻趙全等狀弟納不犯雲中公語之使者語塞遂縛東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至引嘉靖馬市扼之而太師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抗疏大指以為順貢市自意非往時比且先帝禁馬市非禁納款也俺答老矣又父子意貳頗厭兵而新德我今弟成貢市即遠不敢知臣保無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

俟隙無害也是故羈縻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
權是經無時修而馳不已也且戎夏苦兵久矣天或者
息肩於兹乎彼卜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好為之卜
南寇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不樊噲而吻口横
行塞外甚無謂也横行必人皆甘心焉而後可如勢有
不能是猶援毫朮而議尋丈也爾旦夕定議毋失機自
貽後悔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主公策尤堅
乃王諳達以下有差而報可市約如廣寧開原拜表謝

歲費馬爲常公益屬將士阻險除器壁流通商招流亡
散趙全黨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出所減客餉爲賞其
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市名還復條
善後事而敵畧西海以公籌無諱云初江陵媢右公公
亦功之既入則疏救彈江陵者又欲捂所暱於是江陵
唉言者攻公上特諭内閣此朕佳尚書安得爾然公固
辭去年未七十特賜存問歸十二年辛任予入班行有
嶽然四傾者公也其識措類耳冠巖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落前議便不便公者畧如湟中羌事公亦發憤取營平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貴耶備耶備耶貴也維事者權輿之謂何夫未有三世乎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令今日復有異議帥當公公復何如視哉而公乎已矣

公成進士鄭端簡早知之曰宜任鉅公所至有名績凡南走倭西禦敵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端簡之知人予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表其大者曰隆萬間有以天之道國之靈而柔撫生民者蓋二十年未

蓊焉而其始幾辱於人人嗚呼是惟襄毅王公不朽之藏公薛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上所簡任九卿得先帝戊辰歲登秘省之侍從秘省出尚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歿東阿爲之狀山陰爲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予自余爾機政借前籌莫如河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國恤

也公既錄常吉改兵垣用姜非論蒲丞徙知盧氏萬曆初召補西曹調民署乃預僉臬參議關中歷齊楚藩臬長晉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里久之以河決黄堌起少師空兼僉都明年上功拜尚書敭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姱節懿行未易縷數所為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冦爭疑獄司冦與死比公傳生議司冦不能從竟以失入譴而人始服淅故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刻核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實不為

毛舉所甄拔皆一時秀髦在西蜥適無秋而有倭警師宿於天津羽檄旁午公外調兵食内理荒政是歳也飢而不害博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剿公曰不然好則人怒則獸草薙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公尺檄賢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上以公宿望舉兩府備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邱虞城以下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固者賈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閘

壩增卑倍薄延若干里不淹時告成上嘉賚晉秩蔭子於是有二湖之役二湖者邵伯界首雖揭之巨浸也涉者虞溺公闢裏河避之行旅無恙於是又有泇河之役泇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於河也公排羣議躬開鑿有渠形而病公故惘惘長者至講畫大事不惑於呶呶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泇河舒司空鑿而中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不問家人產恥言錢穀而行河經費指計無爽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

萬泇七萬畚鍤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爲政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籍郡邑城旦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疾既篤乞骸於上不許則從床簀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河爲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於天下者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也公之後河議築舍王家口乏成功而益屢公思也或謂公經世不必復爲出世學所論朝聞夕死即山陰東阿猶河漢其言余謂孔子有浮雲堯舜亦有浮雲腹

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坪曾祖文住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母牛淑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歷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淑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

藹藹吉人維國之楨維岳之靈祕省起家禁垣司駁直舉嶽嶽鳴為隗鳳序為仗馬誰為為者逍遥如往即丞即令不容何病廼晉與鳩廼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戒

越鑑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葦轂之西是捐是飭保障馮翊銓衡重寄特簡以貳山公啓事奉諱而旋帝優其鄉人跂其出河伯不仁黃淍為墟廷論攸歸呂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曾之蹟其涂可闞既奠三湖浮洳其期胡不少須瘁鞠匪躬古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許巳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其碑採攸與議封於有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清之臨朐人萬歷丁丑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歷禮部尚書兼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識悵不大拜究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常薦者為憮然云公天資奇偉氣朗朗絶塵學無所不闚期於致用入史旬盜究心我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

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精有若干卷為侍講宮坊時或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遺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他日有閒而擅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急引爭直謂左庶子馮琦某語臣如此為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灌城微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壅猝難自反即以雄鎮百

萬命易數賊百未稱得計矣惟外艱家居聞朝事有不可輒憂於邑西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曷不問內備而急挑釁為所與諸制閫書權關右雲中上谷報急甚晰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假令朝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經略邢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乃成耳倭既遁異議猶不休公謂請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

可謂非功即有所亡失詎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預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斟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旦書其需次之俸而揭諸屏次銓之既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置不及公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心疏而增之盖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遡言微語作斡旋工諭及君臣一體則

為羣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璿陳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建者即以推物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為宜容其以落階供事嘗譴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預事者而因備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叙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上或用或不用顧綮公悃誠而時為霽威將舉三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璿稱詘欲攺期公瞿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言適戸曹郎葉逵餉四萬金出都還以便宜止之而畀司設

禮遂成因言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加徽
號事親至孝願持此事夭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其須
三殿成壬寅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
聖徳光而復晦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
信之亦思頻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災沴三疏
論中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璫孫朝許魏中丞
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忠者
掊一令宜調高寀者輒一藩使可巡撫公言此輩何如

安可令侵默陟權饒倅疏墨欺緣事希復留公稍其籍粵璫李鳳為其翼豎營皆官公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遣璫乞關防至再公固毋與上廷以爭章代之丙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幾死白其究與鄒典麻方伯浴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相高公拱有匡輔功鄒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木請復建文君祀議廟之於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泰底長子封與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行無虞中格

與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簀時猶刪其嘗所草牘而奏之比於尸諫遽明度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謂報主承先者尋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顏先務自損成心厚集君子之朋策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相猜何由信於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啓竇必也至誠至公息爭絕嫉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奉公為先別白是非為後誠意感通為先犯顏觸忌為後寬

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爲鞶鉅輒謗
噫此眞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天
命也夫余屢陨涕而爲之碑銘曰
方公誕時於爍有徵衔火曜闡母也寤生王母曰嘻冠冕
而絳稱宋魏國昔於來降礙斯瓌寶肇叶嘉名誰能叶
之實韓載生煜煜五雲著祥矑句黎閣蘭臺亦兹早遇
若韓焚草公乃積成若韓決策公乃不驚若韓籌邊匪
旅以勝若韓鋤奄匪恝用正長流深壑渟乎厥神高山

大岳麗乎厥真謂稚圭誰吾用罃是來去一身曩令閒
起孰氏爾罃宴位與年宴位與年人胡却前我書豐珉
旌此靈域重來何時祚我明德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
保謚襄毅王公墓誌銘 焦竑

萬歷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兵部尚書鑑川王公薨于里舍

守臣以聞上驚悼為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予
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
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為狀丐余為誌
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曷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
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
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
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中八年出為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

兵常鎭常鎭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防乙未改鄖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鎭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名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

有九轉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為部尚書時傅御史應楨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發其奸私求觧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係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慝信乎絶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者之難也溯公歷事三朝陪祀圜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貢

舉者一幸太學命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為國子生三為錦衣千户一而其歸也猶歲給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恨公甍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瑶配孫維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

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即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氏女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家俱官生曽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為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晋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向往之而其敭歴中外也又多

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鄭公家法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君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家乘中兹不書謹掇其大者為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啟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為世宗臣方叔壯猷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鐘待扣奋蹟西曹持杓北斗公既趨朝星辰劍履正色佩言薰孤掘鼠羣飛刺天冥寘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温大星忽殞箕尾誰摑内外軫動河山改色冢

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别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為平陽府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懐義娶許氏生六子其二為禹州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為信甫修幹皙頯風骨秀挺十

五為諸生二十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為簡易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礜又不能狥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求瑕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事時沈大學士一貫為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

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
已而升次相方堅謀蘇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為假王者
於是給事中姚文蔚揚應文錢夢臯御史康丕揚李培
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富
而楚王偏求諸要人悉為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
陳揚材奏下刑部時尚書為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
究主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即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
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為楚藩雪恥耳信甫曰此出上

疏者之口無可疑即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為其中言上無立東宮意為沈一貫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旨切責以為賞輕大亨不知所為忽有荊門里居同知胡化有深怨於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書乃其所為而胡化與郭公同居鄉錢夢皐遂上疏直言妖書出

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必甘心於彼不可為外人道也信甫詫曰如此則為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憮然曰彼自為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廵城與提督陳汝忠等叩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

信甫乃請其親鞫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覩聞鬼神實式臨之即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爲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呌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爲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籲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媚人即見皇上斷胡化之

頭亦如此説大亨慙且怒輙趣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
大亨曰彼佯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皐也信
甫即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即引奸黨出入人罪罪
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上曰朕固知其皆偽也罷之諸
人竟為信甫所持窮鋒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
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固
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鞫之康丕揚遂上
疏訟皦生光之冤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

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及考問曒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為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曒生光正刑大獄乃絶康丕揚持斧按淮陽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為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讐而谿胸臆也乃令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為貴權要矣豈惟若人

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迸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内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也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以文藝為據即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為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稍委曲即無以間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

其初猶有怨言既而感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
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二府勸
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惷不能為媚也不三年奉禹川
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為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
兵備正當北口卜失兎請封之時卜失兎者初封順義
王俺荅之玄孫奈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
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導中國烝於俺荅之孫
子至撦力克皆愚淫嚮忠順主審漢之事然老矣卜失

兔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强時撦力克物故一年餘矣忠順不能嫠居而憖於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媢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此語聽之佳耳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五路乃益橫求索益多弟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與謀為内訌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其孫不能自封也以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

給中國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彼衆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喝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開寤而諸長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甫與其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如律諸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長擁北人至帳下婚馬卜失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横索新王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悖至欲加賞其子女

信甫一切不動彼計詘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諸長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即上聞卜失以素囊竊其内實遂去在事恐封事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況此事必不可為乃以去就爭之明年㝵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為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為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沈一貫等而後上疏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蠭起禮

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為是
疏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駭曰君
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
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為嫡矣曰王妃故
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為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
已有俞旨奈何曰嘉靖中泰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
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
之心而為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

進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
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為
汪公不欺與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絶人而勤
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
載於心遇事輙有定畫此不可掩其試宰時人皆謂其
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為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
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
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

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失之叔黄台吉之庶子明
暗台吉蠱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中聞代藩
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
之有綱常豈小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
成有吉陛巡撫矣而主爵不推矣信甫在朝在邊所遇
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衆焦脣乾嗌而僅得之極若
又玄覽博搜為易律歷三筌四書脣考若干卷不憮勞
神之過竟卒於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

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佶上疏陳情部覆贈官予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即佶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殤俱朱出佶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於扳橋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於余葢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為黨人而力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為之銘曰河無砥柱四海沈瀾朝無直臣

義類胥殘佞之見忠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𩕄𩕄挺身翼蔽以脫於患貫索竟虛鴞鳥為鸞不畏壬人御敵雖威信服之疆圉以安興哉若儔何心之覆漫云劾忠漫云有德邊功上最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維謠詠剪伐貞柯留彼脆木天亦不替賢人不祿世之杌矣憂俾我獨道之臨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於家其弟

文融寓書於余曰凡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為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非兄不可弟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為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别後逆成久病不能復為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於公者且内察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即文融為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鑨字文中號立峯九

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卧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卧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凡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取世官及冑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

之拔其儁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推用最多狥情或例外間有闌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義為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為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峯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嫗嫗言而向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為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遑發示虛揭耳公懸此名大起後

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末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秉重公公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能絶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恊司郎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决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已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畏

罷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為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為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於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偽疏故為危論於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即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為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

上遂馮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少悟
而諸宦造飛語激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繇是震天下
矣隆慶元年起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斵
斵為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牴牾公力持
平其間𠗊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
矣欲調為已屬而媢之者搆他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
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
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

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示意欲北之公竟為不顧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歷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政明年晉光禄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錮推擅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為益横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

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柬政力肅憲職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是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工部尚書廬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音數曰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頤養內外隔絕內閣為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臯新建張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為江陵之事而欲權歸於已捎有識者莫不離遡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籠駕

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為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即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之冀為已用未幾即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為恥恒至齟齬弘治間推舉者奉㫖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闗說焉靖末年分宜大營爵亦但為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矣即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

絶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遇内閣不避避之自嘉靖
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咨有所逶迤至公而
絶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於朝言會推大臣
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為定國是公按
令甲議覆以為大臣趿歴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
直言可否此罰人於朝之義守舊為是刑科左給事中
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
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

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吉縣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内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為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為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容則此輩蠭起而譁鉏矣此時惟李

愍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改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瓶容惟一至親為司屬衆皆掾之以挾公亦為謫之矣即他屬所處者亦倍於往時故無所得其巇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勲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為司屬者也楊君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

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黄者輿論未
協宜降煕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
留用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為臺省交章
糾拾不為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
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
明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
虞淳煕等三人俱閑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
於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無煩多言顧權

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㕔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為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

大罪也即如以專權結黨為嫵畏縮怯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仕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羣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於是左僉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

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陛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究俱歸咎内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啟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為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吏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況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

既辯權黨之誣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温或厲至以
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為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
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
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
典所斥者即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
以此稱公是謦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為主
貪次之夫貪者污朝之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
也故嚴於要津而寛於散秩士紳坐年老者三人皆縁

他議而微之以老有疾者即罪冗吏亦止四人耳曰彼方憂性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於任子者非有大過其祖父賢則容之以為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於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譏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為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竣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即請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

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白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為固然莫肯去者既而公亦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為權恣逐異已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建酋亂師熸地削海内騷離今上即位求救反絶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厭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於亂此泰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

年七十而沒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塋諡

清簡惟贈廕命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

子太保録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

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鋌繼娶楊夫人生太僕

卿鶴峰公鍒及南京兵部尚書月峰公鐄即文融側室

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峰公女生二男長如

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儲宮事謫朝陽縣典

史娶編修史公鈳女次如洵即比部君癸丑進士娶

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某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汝子良模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啟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為銘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丕興卿相葰也至人為徽上古之士無懐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匯善之行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閑修強學非以立名𤰈𤰈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踈遠近其儀有恒忠義内激洪河可馮相臣質敷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極於江陵守正為侮孅趍所形大計羣吏謟子營營撓胭丐免而曾莫聽

黄閣愧赧昔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雷霆三郄鈎羅鴻飛髙冥正直發憤罔不怦怦貶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往依先靈䘏録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人遭際聖明放逐律黜破毀太平爰至今玆禍亂遂成喑醷須叟有譽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退遂咸并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為沾纓傳信撫人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實留之俾勒此銘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趙南星

李公名化龍字於田其先瀬鄉隴西人七世祖瑾從長垣瑾生公度公度生鐸鐸生綦綦生盱眙丞誠誠生繼古繼古生棟即公父湖西公贈兵部尚書者也母吳大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年補諸生稱聖童郡守王暘谷先生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懋權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諸生二公皆升高第公舉甲戌進士授嵩

縣令財二十耳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心度弘廓不問也其輩遂駸媮公乃攝以威嚴豪猾皆聳及朞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挺無援稍遷南工部榷税蕪湖極清無何為南吏部時魏懋貞鄒爾瞻諸君子皆在南都結駟聯騎游於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稱詩裁賦藻山川而賁草木迄今傳之以為金陵之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較文甚速其所指利病甚詳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往往驟拔之其人

率鼓舞崛起一時稱神明未見督學如此者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中州也公望日益隆遂擢河南叅政尋入為太僕通政公以兩大人年高素不欲之邊塞而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簪之決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東西邊先後告警公策曰西兵數萬其剽不可犯東兵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兵入

我師橫擊之斬首四百餘級稱大捷明日西兵至攻右屯我師乘新勝氣銳夜刼之覺而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東兵以鎮武之怨數來攻公以精兵敗之於靖遠又敗之高平又檄大將出塞邀擊大敗之於十方寺堡敵自是與我各守疆隅矣捷上賜金幣升俸二級公念兩大人數請病求歸久之得予告解均服而絲衣以舞甚歡也而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控馭無術或冐没重賂酋既驕矣

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請剟上就拜公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酋已破綦江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而敵之罪惡不可赦矣公携家以往從容笑言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即為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足使人人有喪元之思公疏請三陝閩浙各路動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

曰將軍結髪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敵人乎縱感泣願効死力公保留縱㲹賊自贖命縱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髙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硐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訃至詔公墨縗從事時賊鋌而走上海龍囤自保公密授方略從囤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闗酋投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擒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得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

為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闋起總兵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或里居皆以所築隄決追罰至是乃起公以入所不敢往正如播州之役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黄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得俞旨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公其時見秋水漲溢不無衝嚙方疏請為分黄保泇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禫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都諳價于天市而取之于職方公揭其賓薦之數于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諸侍奥援多羽翼者以為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幸而甦然遂衰鬚髮顛白殗殜日漸以至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十日卒

于萬歷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耳以平播功及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曾祖祖父皆如其官母皆贈一品夫人所贈公元配及沈封皆如之子不矜錦衣衛指揮同知不盈錦衣衛指揮使功名榮寵可謂至隆極盛矣而遠邇皆悼惜之公才高天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遒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靡竭而未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為而計

慮甚周必不出於萬有一危之塗誠天授之全才國家之楨幹也今天下在外猶可展布居中則多掣肘倉皇則急用人閒暇則憑口語且求去者亦甚不易播州之變天所以就公之功名而見篤生之意也一為本兵即難恢志考選之事纎人弗堪過此以往公且黄鵠舉矣而大命頻傾此天所以護公之功名而成其始終也嗟乎天之於公則厚矣其如天下何公文章功業自足不朽勒之於石令後世以稽覽焉其詞曰

何人之英生此俊人能言斯斐鳳羽龍鱗僉曰才子梁鄴之倫試䇿蔿下白皙少年歌雪賦月擷秀芝田金陵作吏其曹亦仙江南佳麗緑水朱樓自公多暇聨翩出游文酒逍遥須揚國休視學河洛及於齊魯平之以衡正之以矩礱髦多士青雲接武公望日高入為列卿遼人若敵出而敉寧乃若宿將素習于兵凡所謀畫咸中厥度成算在胸如杜武庫咸稜遠闢四方景附礮負子來共趨王路應龍小醜無知犯順舉朝蛩惧以公廷

閫賜斂在匣將士勃奮滌地無捶夜郎為郡文武之聲震動華夷暫試行河天吳畏之帝曰咨卿汝統大師帷幄運籌威喻遐邇如涉大川視公安危而胡遘疾遽遊太空梲木生危崢山忽崩天人異響奇傑嬰凶醫和前知甚弘令終千古同符歎悵無窮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趙南星

世恒言今人不如古人必大愚也為此言者天之生賢人君子也其猶世家之積寶玉乎或數年或數十年或

百餘年而得一馬猶然有真有偽真矣猶有高下品質精光萬相絶也世所稱賢人君子亦若是言矣若南樂魏公也者以求之古人中則豈易者乎魏公諱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世為大名之南樂人其先世可考者旨良興始良興生剛剛生昇昇娶于黄生泰泰在母腹而父見背黄貧苦守節撫之成立泰生經以勤儉大其家娶于王生封廵撫鄖齋公魏公之父也諱怡以明經為別駕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為大人年九十六而卒娶

於王無所出繼娶楊恭人生三子長即魏公次允中庚
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
章氣節並為時論所推公兒時內穎外方屹如成人比
就師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十八為諸生庚午遭母喪過
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有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
黃蘗公取服之果愈丙子舉於鄉第十四人吏部公舉
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荆州府推官荆俗剽悍善訟多疑
獄累年不決公　甫律眄情悉斷遣之時江陵相擅權作

威官其地率以畏之太甚柔撓求容惟公與觀察馬公文煒麃貞白植民賴以安皆稱夫責云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未嘗不見容而更取重焉壬午徵為御史會江陵物故遺表薦其私人潘宗伯晟㑹已而相為身後之利御史雷公士楨疏論潘輭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極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亦竟不復用公在堂中會不踰歲時

江陵初没執政席餘威蒙遺事未能遽遂偕大道公所糾正甚多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公子聯翩高第遂為相庭之故事駁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以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遂降公許州判官戶部郎中李公三才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胥吏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橓

少宰海公瑞皆名臣公請如此類悉革之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爲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德論文每聯鑣出游望之者若列仙也葢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諱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太公之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爲正使大行脩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御自乘傳廩給與

泰藩餽遺不下二百餘金皆無所取公為丞陛少卿念
太公請告歸三年而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無何陞
山西廵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
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
尊禁林不伐則邉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騷汚官邪
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簠簋之飭平陽守
歲所節省數萬金以報公極其休讚用充平陽一歲租
於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

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千金及酒課數千皆槖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著為令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金他罕所餽遺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與敵隣自欵市之後邉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甎石而黄龍池草垛山河會水泉石茆等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邉墻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

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兵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他人所云槖中物者也一時山西吏治甚有文理閭閻安樂德威熛乎外方敵不敢飲馬於河值宫殿災新建密以開礦之説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疏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為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黄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

税之議起公不勝憂國憫人乃陳君臣交警之謨責新建以嚴嵩夏言為戒蘭谿以李本為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宫火今年又加恩而三殿火天意甚明臣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髙淮魯保馬堂等盜横文武吏士人逞其意者每纍縶於千萬里之外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典

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絀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輩氣讋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金數十萬皆入已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某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叅內臣內臣亦叅之詆讕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中

使之疏上也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揃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鍰等金之外廪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太公諸公子往來皆以俸金僦車馬所過傳舍食飲計所費償之傳以報於是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弱譙已也屢推卿貳不動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即日命駕軍民遮道號泣皆為祠祀之而祠在太原者李本寧太史為之記

公侍養太公者一年所而太公病性不嗜藥率子侄焚香禱於天請以身代竟不起公年已不毀矣而哀摧幾絶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為娱人品至魏公不必更言其清然今之清者殊亦易為何則清名成而家亦富矣律之以魏公能乎哉且其人率貪位末路多䵷㚔蒙譏魏公為國家生民乃不知有生死利害故能信心孤往無旁顧却慮癸巳余莞京發被逐冢宰餘姚孫

公奪俸三月公上疏直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入骨髓一時同救余者如李公世達王公汝訓曾公乾亨輩皆去而公留以為能容矣撫晉又數剌譏之故不必令其入朝大旱霖雨僅及一方惜哉公生於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卒於萬歴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公之歿也余貽書當道者謂豈破例優䘏不言及謚以公之名德駿業能聞雷電見日月者舉知之耳而䘏拘於例竟未有謚也夫亦何足為

公損哉公仲子廣微令為翰林檢討以墓碑見屬乃竭罷罷之思摛為讚頌用垂來遠其辭曰

俣俣魏公若龍若神望見之者則莫不震侃諤立朝排檄柄臣奪之言官冀其默泯大節之盬抗疏直陳豈惟博謇曰報國恩出撫於晉身遠而尊吏化廉清民戴其仁上帝俾怒惟利之云山毀淵枯鷄犬宵奔公念皇輿泄泄是箴憯不斯畏忽濇彌深進則擁之退彌其輪轍入乘之惡人上聞萬衆稱誣公道以伸九年於外九衮

之親釋煩歸養白華可珍終其天年歸於斯墳倭鬼羞
避先哲為隣有美仲子鳳署之賔手繡寶書厥德嶙峋
論譔垂世云胡不欣人生得志無念後昆

陳恭介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
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
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於瀆村地有壩今
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

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為嗣有孝行是生
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
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
男長子有勲光禄寺署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衢州府
通判季則公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
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輙竄改呈都憲公都憲
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
兵部追叙都憲貴州功廕一子為國子生時仲氏早殁

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廩讓公云後登第仍歸伯氏
子公為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晙受尚書
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喜也己酉應試
至京先文恪公為祭酒見公文大奇之壬子舉順天鄉
試第二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餉大同
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為業
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
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

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遘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歷己酉晉稽勲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為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為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為中人保所倚重其為人謙恭相君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容兩人皆暱希孝希

孝亦樂為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
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耶遂具草曰竊按令甲凡
功臣殁公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
生死止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
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布忠父
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布忠歷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録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
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

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予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敢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

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勲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者海内所共稱正直是没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乃起淩至大用馮公應節素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絶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亡勢囑也乙酉晉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

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覈詳審巨細無所忽其餽入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餜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從後者亦復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溷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為量減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祲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漁課

上皆允之又為勸輸平糴民少蘇馬戊子江南兩浙大祲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為其土謀其私禁販易尙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明詔糴者雲至連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靁雨麥荒則穀價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為計或曰令驅儈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

閭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為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糴糶畧曰我皇上軫災閔匱為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歲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等恪遵德音不敢為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以來所恊濟隣方

者不少矣乃令穀日翔商日集輿情𡙡𡙡其土不能給而馬取餘夫當捐盈而閉之則病人也迫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為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無可慮是亦仰體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詔論公會有主之者而郡閫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已丑公廬燬於火乃市一故樓搆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

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日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凡擢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為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温公純等同心精覈所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凡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簡用焉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

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宣皇帝後二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瑞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入閣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大齟齬乃諷鷹鸇擊焉不則遂擯之為恩其見擯者

亦竟不知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訕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巳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所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為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

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概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盃憚之盃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閹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曰敢故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

掌選時務别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銜進世之所謂講搶攘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為選郎與公意相合一時人情靡靡望極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科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内閣為請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此以為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

允無何詔會推閣臣且命不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為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陛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詔温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

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上久之自是無傳旨然前兩推皆留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為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

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聖
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格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
意極一時之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
以孫鑨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後奉吉通
列名上今推鑨丕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
初次所推臣安敢遺詺下再譏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
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憒前疏中業已言之遂
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之大譴臣即褫職

且有餘愧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
天德也臣不復為憲成等惜顧臣能靦然已乎疇洛之
義自堯舜以來迄於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非盡由會
推然未有以會推為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為詬此不在
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有他途
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乆是時内閣王公亦上疏申救
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上終不聽已
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上眷留不

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誥
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凡
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為
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部清一日即詘身以濟世為
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
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
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
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

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為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㤼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模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

欲速算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為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為涉太激即余慮以為太激然公所

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
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懼
忤上意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為名取之於
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為
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即敘遷
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之假貸無所得而猶
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輙以惡言相報復至會
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

而已强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悪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氷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盍各降志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辯官察行審材不得以淆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

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
不審流品不恭月旦見一缺出輙以所偏與者擬之已
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
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朔我太祖不
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
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
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勑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
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降除

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即邇者内閣辯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勑除之意固不廢也乃相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専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専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即為有司五部事俱不関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内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内閣能黙吏部吏部不能揺内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内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内閣上哉夫官

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為閣謀孰為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孰大義請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水炭故造父不為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咼足擾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爭權恐政術將為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

為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閒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酧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敝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為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斂貲於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解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居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

御即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嘸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捐舘已可百日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䘏疏上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録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㕑竟復與光禄公子啟孫今為袁州府同知公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纖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絶不苟責有一善則力為稱譽然主在辨真偽尤重大節

寧取有瑕玉磩砆雖瑩白弗眡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
刻意古文辭即小劉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
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公曰第恐
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
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
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
縣知縣雙栢公炤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
鳳山公布明女累贈宜人男子三長啟瑞邑庠生今膺

國子生次啟草邑庠生次啟竑女子六孫男二本暐本述孫女二公高勲偉節著於朝端令天子方命史臣啟金匱石室以隆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二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粮餉備倭經畧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震澤萬公墓誌銘 陳懿典

今上萬歷垂拱熈洽日久四方咸賓自壬辰而倭訌朿

國戎馬之憂于斯方肇軍書押至中外皇皇司馬門議論煩興聖明旰食憂之然始以鄭司馬經畧於西後以邢司馬經畧於東而兩司馬所以得爭勝於疆埸者皆藉手寰澤萬公之共事行間也公自朝鮮經理竣事歸入副柏臺旋奉特簡代邢司馬總督薊門四鎮以勞瘁卒於官又二年褒叙在鎮保塞出塞功贈邮祭葬如例予世廕而公子參戎化孚輩將壅公於某山賜塋之原而錦衣邦孚甸甸以墓中之藏為請余辱公知且備員史

局國有勞臣而勒其勛伐以詔來者固簪筆之事也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公諱世德字伯脩號丘澤後號震澤山西大同之偏頭所人系本江右始祖傑從軍隸徐中山王麾下遂為大同戎籍傑生鍾從成祖征邊以首敵功賜爵一級為總旗鍾生寧寧生瑛從籍偏頭瑛生禎禎生億自鍾至禎世以首敵功世進爵一級由總旗至正千戶億襲千戶復由破敵功晉指揮僉事世襲旋擢守備應州守備四子仲岩即公父也萬氏自守備公以

上咸用武功顯至岩始折節讀書聲籍籍諸生間以貢
入太學仕為稾強丞有惠政語具王元美司寇誌中後
以公貴贈如公官先娶楊繼娶陳贈夫人陳夫人實生
公公生有奇徵穎敏非常四歲而解音律按節和歌拍
拍相合五歲而屬對如響語意英特稍長就外傅授書
解大意顧性佻達不能屈首受塾師約束時引羣兒為
營陣之戲建壁壘設旗門自署為上將分署偏裨步曲
鼓而麾之衆凜凜無譁或時馳怒馬挽雕弧射獵於榛

莽之墟奔逐飢渴則從田父索胡餅從村嫗乞水漿倦則與牧豎行歌互答而歸年十五一意下帷下筆奇文蔚起補博士弟子員試輒為冠二十四而舉庚午山西鄉試辛未遂成進士授南陽令南陽岩邑又當孔道邑多大猾舞文告訐諸老胥以公少每以疑事嘗公而公鉤稽得情洞中窾綮莫不驚歎慴伏一切治辦治行卓然以父贈公諱歸服闋補令元城具治如南陽又以母陳夫人諱歸服闋補令寳坻具治如元城壬午徵入為

兵部主事已遷員外郎公本將種生長邊陲為諸生時每慨然有勒銘燕然之想受職負曹益考境九邊形勢諸方強弱戰欵機宜與人談邊情兵事縷縷不置或髮指冠或手裂地聞者推為真邊材丙戌出為陝西西寧備兵僉事至丙申擢公僉都御史開府天津公受命調集舟師建立營房選募智勇周視沿海要害雖建牙草創軍聲大振方將從海道下樓船與諸軍相犄角遙揚中巫鎬以梧埄去遣代者汪公應蛟而都給事中張輔之言非公不

可遂改公代楊經理而改汪代公於天津方是時邢司馬駐師朝鮮而遼陽告儆道梗公疾驅而前道遇敵斬其敵首敵驚遁遂渡鴨綠飛檄倭營新中丞率生兵十萬且至倭衆與我兵相持久心憚其難勝會平秀吉死聞公來益氣奪公至則與邢司馬分布三大帥麻將軍貴董將軍一元劉將軍綎於中東西三路逼清正行長石蔓子之營預遣陳將軍璘駕艅艎於海以待倭還三路兵鼓噪進彼度不能支望風潰戳死者相枕籍墮崖

塡塹者以萬計餘衆爭舟指如掬而陳將軍巨艦破浪衝之砲石俱發斬馘焚溺幾無噍類海水為赤水陸生俘倭將二倭衆數百輜重甲仗不可勝計釜山遂無一倭露布聞皇上御樓獻俘朝鮮始有寧宇邢司馬既統大兵歸而朝鮮君臣怵於倭氛懇留公彈壓公與李將軍承勳戍守又二年善後區畫甚具海波無驚乃撤師歸擢副都御史貳院事會邢總督擢南樞推薊遼督臣具三人名上見無公名特簡公於鄖撫牘中代邢公固

素知公名亦由聖明睠顧東國謂非公不終此局也豈尋常特達之知哉公既領制府節念茲土困於軍興務與休息而提衡文武為桑土計適撻兔撥計二部謀盜邊要挾市賞將從冷飯谷燬垣入公素嚴斥候我得為備拒堵去已諜知二部借兵具甲將大舉公指授方畧于鎮道路將選壯丁驍騎襲之紅草溝斬獲八十級三衛脅息讋公威不敢復動公自秉鉞玄菟羈身屬藩還朝未幾旋出總督拮据鞅掌竟以勞瘁致疾卒時壬寅

九月日也距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真可謂死勤事者矣且人臣之誼援桴鼓之則忘其身封疆之臣身徇封疆苟其少有全軀保妻子之心必且曰我職發縱介馬而馳非予大夫之事也如公東西二役毋論躬冒矢石崎嶇戎馬之間義不反顧即車轍馬跡自出嘉峪涉青海自平攘歷八道中間包絡遼左燕齊秦趙竝海竝塞往返幾二萬有餘里觸寒暑冒霜露寧啻叱馭九折之坂哉而悠悠之口猶或異同亦未深察

公奮不顧身之一腔忠烈矣或謂公不過以功名自喜在湟中時不勝少年請纓之意一遭挫折未免却步贊畫西事遂因鄭司馬以利誘邊王還巢為功而竟不能制火長之死命經畫東事亦因邢司馬乘瑕用間以倭自還為功而非盡出於陷陣摧堅之力夫制敵者不必盡用戰戰勝者不必盡鬬力故趙充國以屯田困羌末嘗以不戰貶功符堅自潰謝玄乃有淝水之捷金亮身亡虞允文乃有江上之勝晉宋推再造焉令必出於力

戰然後可是營平金城之算為畏戰而亥與允文皆僥倖於敵國之釁而勝不為武者也必不然矣嗟嗟耆定廓清要在可久方順義初歸時疇不有可去可來之疑今順義不渡黃河款貢不絕者又十有五年方倭敗衂固嘖有煩言謂用媾而去寧保其不突至今自己亥凱旋又六年所雖恐喝之聲時聞而鯨鯢之迹既絕譬之醫之治病已起阽危而安全之有年矣又安有不用以為功而反用為罪哉公於學無所不窺六籍之史百家

九流啜英咀華詩歌詞賦大篇短牘押主齊盟其他星野堪輿音律歌曲舞槊戲馬彈碁擊筑酒經餜譜無不曲盡其妙而性喜延攬重交誼騷人遊客稱一什擅一技者靡不倒屣迎而身下之人人分潤務厭其意賓至如歸絶無倦色家世為將選鋒家丁以家貲養者常數百人通籍臨戎帳下如雲皆與共甘苦所至得其死力生平擅人倫之鑒屬吏材官一經識拔者往往大用朝提猛士夜接詞人蓋二十年以為常友人丁參政此呂

以萋菲冒墨名得罪公念其困為代輸償官屠儀部隆負才落職公念其貧歲割俸遺仕宦三十年所得祿賜強半用以供交遊資斧尤厚於睦族婚嫁喪塟與不能舉火者皆周䘏有加其慕義樂施固天性然也所著詩有署中稿湟中稿塞下曲嫣上稿折津稿海上稿所署書有湟中牘家食稿經畧牘監司草筆牘偶語兩河邊鎮兩事畫餘考海防奏議經理奏議經畧奏議藏於家古稱絳灌隨陸有能有不能長鎗大劍與毛錐並長者

惟諸葛武鄉侯與李衛公孔明綸巾指揮跨馬穿札或
非所長衛公所著止有兵法問對若乃戎衣操管鳴鏑
在前赫虢在後滿志愉心如公者尤罕偕矣娶於揚封
夫人子四長化孚山西河曲參將娶蘇繼娶沈次邦孚
錦衣衛副千户娶丘次有孚官生娶孫次國孚所庠生
聘宋孫男二孫女二
銘曰古稱山右實繁虎臣然惟跗注為國干城操戈執
殳允武允文二業並伯古今鮮倫偏闕突兀地靈攸鍾

挺生鉅人兩肩同工西走青海東渡綠江飛檄星爍揮戈天潢海外向化火攻蕩穴倭訌三韓水師横絶縉紳憂時嘖不談兵躬歷沙場獨公先登元戎開府借箸孔多執券而償能無牴牾梁州徙幕滄海恬波赫赫皇威震疊山河遡之古牒靖遠咸寧各樹一隅未聞兼能起家所象扶桑祁連川原列嶂旂鼓森嚴勲名麟畫眉祈質藩百千斯年鬱鬱芊芊

大理寺左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倪元璐

蓋元璐嘗讀鼎梅劉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小人之相治不自為力而微助則必皆敗也漢中平之後以君子內治具小人不足而延外力外力一入而天下盡化為盜賊明天啟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而仰內力內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為婦寺之盖亦不得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難借也昔者伏馬不揚極於中懋貞皇一月環節雲流當是之時蒸蒸皇皇南北二龍俱興於位二龍者北有吏部尚書高邑趙公南則左都御

史吉水鄒公益當時所稱如漢云三君者然也二公之
道異趨同歸趙公救時而急事功鄒公正本則尊理學
學尊教立務廣聲緣惠此京師樹廬章鐸明誠正之宗
發春秋之義鼎鏡並設筆舌斷然小人患之度不能制
乃移具懼於中閹告具魁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
在君側耳忠賢蹤此甚恨清流以去鄒公為其始事鄒
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名不報
夜半傳諭内閣如鄒某衰老蹒跚何宜復用時首輔葉

公向高爭之不得力求罷歸於是山東道御史劉公上
言陛下奈何以踹跚棄元標元標自綠向者抗忠受杖
狀已踹跚豈關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踹跚宜益重元標
且元輔以不得具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
也又言閣臣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宣馬用彼相奸人
旁竊懼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
指畫危懸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漣疏
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乃益信具黨之言具

黨又告忠賢以劉公居鄒公之里而交楊公甚驩於是
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劉公時劉公逮廷尉丞數月矣
尋即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類
天下謂必及劉公劉公既治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
之不得命而先皇上賓今聖人當陽收振魁桀醜徒伏
誅旌亡求廢有詔復劉公原官然劉公已無意更出時
時與長安諸貴公絶交書諸貴公意少衰延俄十稔劉
公竟死田間嗟乎元璐覩於劉公之道則知居天下之

義具愚莫不利用銳居天下之利其智莫不利用鈍也當劉公首奮義推揚公從之羣賢慕公之義皆學揚公具後凡揚公之徒槩多死者然揚公實學劉公劉公顧不死及揚公首承嚳命劉公從之天下發劉公之義以及羣賢具後凡劉公之徒無不用者然羣賢實貴慕劉公劉公頋不起繇是觀之可知龍德畢萬七戰亦在牖下介推十九年亦在綿上歷啟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嚴節靜理握固養冲未有如劉公者也公名重誨

字忠甫其別號則曰鼎梅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贛十一傳為贈公梅隱先生是為公父梅隱娶於譚生公公生穎慧十八補博士弟子三十七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筮令臨淮其治決蘊洒煩均畸賦甦疲逋招撫流亡三百戸民用歌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鯁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固守正法等疏陸敬輿不能過也持斧畿輔豪貴屏息官終大理寺左丞生於肅皇帝御極之四十年九月十二日以今崇禎十年七月十

日卒於里第獲年七十有七元配黎早世追贈孺人繼娶封孺人黄氏八子皆才曰佺曰价曰儉曰儋曰伶曰佺曰傜皆黄出曰佮妾白氏出曰价即元璐丁卯所舉士也孫男良靖良竑良珙良翊良琍良玗良珝良疇良暐繩繩凡九人曰佺等期以今年戊寅八月癸丑日葬公南番淵之陽而曰价以元璐一日長又能知公輕千里乞銘具隧元璐雖病不得辭

銘曰章水貢水交霊起哲天禄卯金元城漢鐵鳳咮能

嗚豸角誰截虹飛義鬚霜揚諫舌舉檻娩忠破柱方烈北寺嗺嗺黨碑業業碩果或存玄芽具茁介推不言元亮不折世亂埋輪時清結轍奸曰殺之亦不得殺帝曰爵之亦誰其爵殆古至人莫可濡熱養浩尚玄因時而設家近鵝湖逖其灤浴猗歟劉公豹文龍德生氣熊熊千年墓碣

明文海巻四百五十三

原任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岳劉

公暨元配累夫人曲氏累夫人王氏合葬墓誌

銘　倪元璐

夫崇濟之業所以考名人履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苞桑休否蔟蔡乘剛負弘者無挾模審端者無回志亨困之德篤于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别號青岳其先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與善與生譓譓生拳拳生達達生元元生璽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有聲聞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

公父觀察頃陽公廚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為之才强諍之聲體雖罔風於蕃之績追峻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奇表黄中等身之書流睇可盡長吉嘔肝之語又手能成總角卅分名譟一郡十舉不第蒙雖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翮必資乎利風遂以雋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稾筆三期聲稱日出授官翰林院編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之起當一變之

時習生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如綍其覈較士春官囊綜梗梓廬陵之勒乳並興國之榜龍虎方斯蔑如也于是國家多故顯皇帝奄棄天下貞皇帝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嬰覲軒皇之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揪髯昌言聲義鍼責時宰其音琅然同列聞者舌咕而已尋奉詔以兩朝勑旨頒諭朝鮮賜一品章服時四郊多壘制閫非才公道經三韓為出籌著奈聽藐藐中用惋憂既渡東江俄聞烽信

名城墮為丘墟巖鎮没於榛莽公撫膺太息而已既而
弭節元菟大禮克舉又以海國我之外籬綏遐激忠存
乎推置於是裁約享饋章示矩繩是使卉服之長感激
而效干城窮島之人懷慨而知内嚮公之能也復命擢
右春坊右中允旋晉左諭德遭頃陽公憂摧毁之誠幾
於死孝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固驕戾嵎
虎懼其多翼謁者恎其有兒招賢苟朋封割剛士公入
都門義形難犯璫之郡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除後其

臍嗟錄是矯旨褫公冠衣而公自憙言笑宴宴三公於
我乎何如黨人無慙于不與矣跨衛還里彌益夷猶非
有山鹿庖廚之懼野鵬坐隅之感陽陽陶陶貌曰華舉
古之樂天知命無日不自得者夫居之二年否極以喜
今皇帝乘乾出震鋤奸顯忠金天作則九黎誅玄華升
而四凶革訪予落止懸銘闕門詔廷臣極蒐舊德凡疏
朝野十人比於周亂公名與焉皇帝考慎且日召執政
以下入對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憑帝

賚首探得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聽凡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陛見之日嶽立鵠舉音吐軒翥上遥見曰成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分道荃蓀競時睍莫窮瀌夬有留莧產祿窟而猶在牛李壘以方爭綸扉之長引質溥先朝之嬿畫諾之司慙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彊感知氣昌章邪擿疑察察如也于是奸徒大沸剡手須剸遂乃名鷹起犬移眩緇素有靦面目視八囿

極商英報元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為譏賴夫聖人皆言王赫斯怒刑天干戚投於帝江營蠅樊棘欻然離破群迷衷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益靡避惜因承密對力言吏違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又請潁居益饋任人責成既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朝目送勢所難居遮道手加情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莊論也以為過厲其氣雖誼辟不必保交會食拂鬚寅衷也以為孤逆其

情即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所憂會以京軍置帥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密原其顯過小事糊塗閣班後公則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詰遽以公稱值上勵精無私制治不欲使人揣疑秘旨以為天子箝鍵言路祖翼凝丞乃下所司雜施窮鍛孔璋石烈今世所希咕嚅之間已成大獄詔下戍公雁門公奉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貶竄夫復何云即日徒步出國門書衾悴然見者哀歎至則雜諸戈殳致恭其

帥雖元鎮吉陽不移崛强而子方淮水能聽風波循省之餘益倘性命暇或攤書薛藥賦詩泳游誾選緇留與爭道韻逌如也亡何寇犯五臺雁門雲擾公奬皷家雜仗劔登陴傾橐鬻裝以享戰士敵不敢犯孤城獲全方之穀于深坐以保西河王蠋閉門而全畫邑雖休戚不同抑亦各有其力乎風霆易涑水石能明天下方矯首啓遵鴻之儀五位或拊心思放麑之過詎期疾作竟致殞留以崇禎五年正月十有二日卒於戍所枯竹未生

曷明不負牛車共見已白非欺悲夫既卒大吏以聞詔辭感惻聽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土仍勑給傳官為治行非諸流人可得而望斯明至仁之存乎墜履定論準諸蓋棺矣公泰山之容滄溟為量髯戟載義眸電曜靈正骨嚴顏晶衷博體室鮮抱裯之縢門無彈鋏之賓矜岸方幅不以偶物靜穆虛澹不以篤時道廣渙羣才周勝鉅迷觚資其斷斧驚颺恃其智橘然而挺柯寡枝遂流不曲體誠曰坦測表云疎比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

平生每逢奇異讀見黃衣死流巨響負瘢臨危化人饋之神藥涉波胥溺靈禽定其傾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召然與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累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美增華鷄旦奉以翱翔鳩桑形諸帶弁亦黃鵠之唱和梁笱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沒王後公一年以悲殞子三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孫男一曰愷配嫁姻婣悉

於家狀父書能讀祖笏行獻龍文麟嶔挺 挺耘耘孔中等今年某月日奉公柩暨曲王兩夫人合葬黃家庄之東阡禮也伏波發藁不假大招之文玄成仆碑共切重興之望元璐不敏敬為之銘曰泰山巖巖峙為人鵠學山至山于何不穀扶滋氣道昌沛文辭使則不辱名流奇奐璃軿渙然誠帝之賚翱戢斗樞夕清薈蔵茂名難居殊思莫報夏氏之墳則亦有考英州儋耳槩多名人露霆皆教天王聖明孔璋何人谷永不作為臣不終死

而猶睠帝施赦帷賻曰車馬䰟乎歸來若無罪者佳城鬱鬱三英槃兮馬祠𩲸碑臣日望之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

范養吾墓銘　陶望齡

公諱櫝字子美號養吾其先宋參政文正公之裔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為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孫完當國初時官光

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鑣鑣生垣垣生錡公父也仕為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介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為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為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閒默搆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

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啖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為郎中時有昌平窯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急

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甓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為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饟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

米至就船中減價糶之頃得三萬價糶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與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潰汗表裏粘合為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邪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畧不儲偫漕

阮大憂之召為語公謾曰明公在何處邪怫然起曰府乃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柰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七人為夫彼利得儌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令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為曰方

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黄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嘆曰府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禄寺劉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鵞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禄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為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繕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金送於塗

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
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匕至儀真而一夕五萬
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刼王布黨起天津至都陽分徒
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儆潘
氏園寓婦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
而更出入公心疑為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莊
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鬬相搏縶
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

門遇街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就縶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帑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楊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

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乃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遣舉之身為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郡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捜遠歲逋為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為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溪暴擅殺大為鄉里患海賊之亂築郛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郛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其

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為諸姦利事訊之皆欵伏某知其不解而憾公切骨陰謀剌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為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因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為人殺邪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雨甓僂而趨公默詑曰噫是

栢魂也而繫覺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吾欲暫遊對曰某等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涴耳解其裏血漬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

一時傳以為神馬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慟婦女皆登埭呼嘯或騎馬挐船尾之川途為塞蹌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為立生祠祀之其恵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為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為老先生其臨事明足歪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别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

公與戲習無懼色其膽决益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
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
今死矣半八公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
馬屬午也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沒及葬諸子以李
公桀狀來乞銘銘之曰壁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
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囷粟百畲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
穀於㐫誰玉於豐蕪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平公卧
而治療其調饑公也則粃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

家寶玉韞山烱爾者識抗爾者力斯言不磨昕彼幽石

何長史墓表　婁堅

嗚呼天下固未嘗無材也而常患於擯不得用即用矣而人未必知之深也又患不獲盡其才若其志節不立婾阿茍且以自失其身且重負天下者即有材何為以予所聞若常熟何大夫其才其志節皆宜為世大用而卒困資格以老豈非當事者之責而士君子所深為之惜者歟公諱某字子宜父曰湖廣布政使司都事贈文

林郎浙江平陽縣知縣諱墨生公兄弟五人嫡長曰鉦其母王也再娶周連舉四子而公為長次曰鑛曰錞曰鋐平陽之父輝大父采曾大父海海之季弟世學為士譜藏其家而燬焉故自海而上距宋靖康南遷凡數傳皆不得而詳也獨宗人之老猶能言裔東自別於盧江而已公兄弟皆少而力學意不專於浮華甫壯貢於鄉顧久困禮部平生自負其才謂功名可立致即終不遇寧跧伏田里豈能碌碌隨流俗人汩沒及第鑛登進士

第慨然嘆曰吾今而後殆亦可試乎遂謁選為令温州平陽其地東並海於温之屬最僻遠而瘠其民多去之永嘉瑞安佃而耕比公為之三年流離漸復二邑之民更視為樂土如異日平陽人也及公既去後之為永嘉者歸以告其里之人如此益公自踰冠讀書任陽田舍拾兄所棄汙邪而墾之其穫滿車則仍以歸兄而更受其瘠瘠又復穰故其為巖邑而治辦能若此平陽之輸或遠在鄰境及他衛所涉江即沉舭踰嶺即摧輈公乃

議折而益之羡彼利其贏此享其逸人咸便之金鄉衛者介甌閩之交去邑南幾二百里湯信國公所設以備倭也久而備弛戍卒病於暴露猝有警無足恃於是條便宜築二石堡屹然為一重鎮使後之為邑者率能繕完則猶信國之遠慮乎其他魚鹽關市之征廢則修之或不足於額則轉移補之有勸之鑿空以佐縣官者謝弗為也而贖之鍰稅之羡悉以俱解省府費未嘗私以自潤焉葢公既明而熟於計事至孰利孰害靡不究極

於毫釐而又本之以廉法出之以練達幹之以精勤以故規畫一定若操券而收責役興而費易支功成而民不勞能使旋至而有效每若此及朝京師以課最蒙白金之錫當得美官而當事者終不能盡其用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以閒散處之公至樂其江山之勝意泊如也已又遷淮王左長史遂乞致仕歸而以圖史自娛數與親故共為酣暢而已尤好為弟若子揚扢古今以寄其感慨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以歿予生也晚憾不獲從

公遊聽其議論以開發其中之所窺老而無所用於世幸為太平之不遇人而撫時感事常思得當世之偉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舉動光明卓犖劃去世俗之媕阿一切出於奉公守法而又有如何公者若而人以為之佐其於久安長治庶有賴乎獨惜夫有材矣能不失其身矣既試之而效而卒不使極其才之所至然則必媕阿苟且與俗同其波流者而顧與之共功也豈不可惜也哉予既獲論次其概竊以謂公之為平陽獨風浦硃之

役最大而碑記頗能詳之輙采而叅之於表其畧曰平陽之南有江横亘江之南又多大谿南北相貫穿則亦名曰東江西江凡溪水之來滙者三十六源溉田可四十萬畝獨患閩之山犬牙錯瀉出其間若與之鬬鬬即濤愈壯而谿水尚不能敵湧而壞民田者鹵也在宋端拱始築𥕏三峯嘉定中又移築凰浦民頼其利元末兵起𥕏廢本朝自永樂迄嘉靖里父老凡四叩閽卒未果復當歳丁丑公以白備兵使者龔公遂與定築𥕏之議

經營凡八閲月而工畢是役也公謂用土不如石恃隄不如楗止碌下流不如并碌上流完皆與衆異議夫籠土石而投之石固易止而立也楗者下石而上土水之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為之閾也水之去者汩土而利土以為之戶也并備上流則無慮於蟻穴葢既成而後人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之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世滋撫其弟錞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允澄叔子允泓其能

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允
泓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鷺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

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氏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身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褒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

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彭老峯銘　鄒元標

彭老峯公沒者十二年予近從友人所得所謂四合燕語者葢公生平所殫精者也燕語一名龍門步嚮一名史館鉛毫一名樂部片琴一名藥林國老并之名四合燕語步嚮者公雖握鉛槧乎勃勃有投筆志庚戌北敵兵逮塞下欲上封事不果隆慶改元又欲陳萬年書俱為達者阻葢取法布衣言事遺意云鉛毫者公最熟往事有獨知之契者斧鉞衮袍毫不少假借庶幾一時直

筆哉公跡遍域中境與心會輙有題詠而詠不全録録有關世教者片璅志不多也又闇闒瑣屑耳目覩記備書無遺取國老各適於用之義公用心亦既勤矣初為諸生最有名常遊羅文恭聶貞襄二先生門墻二先生大器之七試不偶人以為屈不知公得一當其英雄慷慨之氣或摧阻風塵即稍稍自監況酣六籍發為著述未必若是富且都也由今賍之公必不以彼易此吾吉文運盛時公祖父巍科聯第一時煜華而最恬於利水

厓先生官方伯繼雲根公不事生產家無遺殖所遺者古書數千卷以故公兄弟子姪發而讀之能知古作者用心公弟筆峯君亦詩書滿腹雍雍揖遜若先生者可謂善自遺子孫公可謂不負先生矣予高公誼嘉公學敬索公子元鑑狀而為之銘憶予初中鄉試公持刺謁予同儕惵公有心疾尼而不與公親也予時為快快令銘亦可釋予憾矣銘曰貌拓落國士之奇腹便便經史之笥獨抱遺卷系余之思噫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

瞿幼眞墓銘　婁堅

予友瞿君幼眞年三十有五而夭其後八年祔於依仁鄉古江漊新塋萬歷歲丁未十二月甲寅也君諱汝誠幼眞其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為心疇翁諱某母黃氏生君兄弟二人伯曰某即塋其父母而以君祔且來徵銘者也瞿氏仕宋季世子孫散居於吳其在海虞者及華亭之上海市者皆同宗而嘉定之瞿則洪武中自上海來徙至於君十有一傳矣世居

松江東以本富君生而有異稟見父兄用服田益拓貲産奮曰吾獨不得為士人亢其宗乎成童之年即自知刻苦學問弱冠補邑學弟子員未有名乃遊杭州從專門經師學三年然後歸其篤志如此已就提學御史試御史果賞其文署為諸生第一君於舉子業能揣摩他人所好骫骳為之每當就試得旁郡縣所試高等文讀之即曰吾知所以與之矣已而果然屢不得志於京兆意頗怫鬱加以用工若積成羸瘵於是將一休焉而平居非書籍無以為娱

乃曰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具在諸史讀之足以自廣今經生之文殆欲充棟而一毫無當於用吾豈能終身作蠹魚其中耶閭邑有張茂仁先生者通古今好言經世之學即贄見而延致之與朝夕論說而君之讀史復如治舉子業之勤雖點畫音聲之偽必訂而正之不獨通其義而已張深念之嘆曰人性固不可化吾欲勸君少弛尚不能豈能令吾家吏復勤也冀以諷止君而終不為改也客或以後嗣開君言其某所有好女子父為官所

急謀嫁爲人小妻以自贖方促勝語而張自外至客去問知之爲言曰君且念無貽父母憂此事正當心跡兩絶耳君即時以其言謝客然至藝文之事進取之際往往獨行其意故其既病猶力疾再就有司試而卒以瘵死悲夫君事父母孝既踰壯每侍側色如嬰孺兒年二十以長獨持門户使君得優游于學故事之加恭性儉素見人有鮮衣怒馬者即代爲之慙尤不喜相徵逐爲嬉遊至聞有好讀書學古道者雖其人或與世濶疏唯

恐不一當焉所以為贄幣餽遺之貲畧無靳惜也君娶於沈所居鄉之望族也世多有顯者未及成子姓而君病以夭以兄之子允晉為君後撫而教之庶幾終以慰君之意方君之讀書吳山也予遊西湖過訪焉問君亦數至湖上否君愀然曰吾去父母而羇於此將欲以得有為之榮也何心復為山水遊乎因引予至絶壁觀宋理宗所書見滄二大字且曰此先達苐公讀書處也予竊知其意為嘆息久之乃別又嘗偕試合肥還過京口

會雪霽未消與同行數輩往遊江上諸山予所至必陟其巔獨君能蹣跚以從因相與極論山川雄秀及六代之所經營皆彿成於大業而留為高皇帝興王之基至一時虎臣若俞廖之巢湖常開平之采石於兹行也皆得憑而弔之而想慕其遺風餘烈予以為如君精悍沉深使其遭時必當以功名自表見而卒困以天為可悲也因志其藏而銘之銘曰材也如弓受檠學也如賈欲贏孰虧其成而力與爭耶天乎人乎又孰於其生耶歸

爾之骨從爾考妣窆惟爾兄我銘以昭之俾後其有徵

朱濟之墓銘

唐時升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日與其徒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薄俗機械在前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長無所避諱而利莫及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閥閱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卷名畫法書尊鼎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其

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陰談笑傾倒非日夕不能風雨晦冥則焚香瀹茗賦詩咏懷多至千百篇四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數出戶偶過故人之家必懽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伏未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裼相對無迎送之禮身不被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狥當年之榮者營營如饑隸矜後世之譽者廩廩若拘囚若夫養志三

畝之宮放意六合之外曾無譏讒之累永保性命之期益千萬人不能一二也君十七為縣諸生性至孝友當其父對尊簿時君為條對始末庭燎爐爇衣及肌不動當事者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所述孝友之事意氣鼓舞若親眷韝鞠𦜕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是視卒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氏為安吉州守譌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棋投壺恂恂如書生嫁未朞而夭繼晉氏而養於其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也孺

人恭順不妬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倚見有所諮讓則頩色無主徐察其意者所在而解之及送終之日悲慼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小而明經不及以顯榮老而為詩不及以成名然以是貽子孫之典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逢時遇合丁馳騖於軒冕之途或與世之作者爭奇鬭麗於翰墨之場其為殘生傷性一也惡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於太虛之表其視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者為何物哉

徐女廉墓銘 唐時升

余友徐女廉諱允禄年六十二而亡吳越之士推重其人以為海内寡二者葢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志於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之人造次不入非義博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莫不嘆息以為非獨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綏為當代名臣子㫚亦成進士

至少參嘐生濰為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為寠人濰生傳傳生應敏為君之考也為縣諸生君頡異絶人年十五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奇童李名芳沈紹侃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歲入郡學為弟子時已名聞四方後三年學使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妝入社學自是文益奇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為雲蒸霞爛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一當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復罷歸時家窂

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願交焉而王文肅公父子深知推奬謂目前無此人凡數公者皆當世聞人為文章司命嘘枯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一言借其推挽亦有陰為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時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藜藿為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祖母之喪仲弟死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既婚而夭有遺腹孫亦殤生人之慘酷無所不備而君阨窮中矯矯不懾高談

雄辨滿座推服性又好客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
不能飽君亦不以為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時止宿
君與友人劉价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荅各盡
異同率至夜分後余泛濫無常業聊以筆研自娛价伯
兼通歷律堪輿陰陽術數別纂歷代事成書幾至千卷
君獨表章聖經初為易說旁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
傳作史論自周威烈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
制舉之文而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

與初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將來固不朽之業也而其書出於淪落憔悴之人身没之後誰復有知君者吾又恐其以覆瓿也子二人來京永邑長生二女未嫁飦粥之計未有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他人處之有不任其憂者矣銘曰士不逢時一龍一蛇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於石珠沉於沙汝濂之文流布海内而學士大夫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摋以没世人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

滿家後世觀之尚可想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陳大士墓銘　艾南英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分入建昌雙井里數傳而有小五公者又自雙井徙臨川卜巖平居焉遂世爲臨川人繇大士而上十世祖仕榮舉勝國鄉薦第一曾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聞考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鍾氏是謂贈母鍾孺人儀亦

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師贈公得大士晚穉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顧其聰穎天授四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解而別出新意奇慧驚人其地宿儒名為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竊模擬為文章所以能文章之故事絶嘗執語具陳氏三世傳畧中武平鄙邑無所用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决志歸臨川年葢二十五矣歸而困乏不能為衣饘計居三年始受知於邑侯滄孺袁公督學太蒙王公補郡弟子又

六年而餼餼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終明經選踰年庚午始登賢書第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二人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益藩再典試黔中最後護蔡相國國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終始四十年而出處之事畢矣然其為諸生特久耳大士曠代逸才眼高手捷生平以詣力佐其神悟筆下沉博宏麗逶迤巉險不可思議掉臂軒眉孤行一意不為為故跡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振迅而與故大士之文

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讐者而所及於當世之儒生士子殆志苦而功高耄乃一第不獲竟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實用智勇況深悉古今事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隙會期可見諸行不苟為異同亦不屑屑於腐輩繩矩使國家能庸其少壯足有所委寄分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摧折之於彈琴寤歌之際顧若此何以徵大士大士初不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悍如能澹然於遇合通塞之閒

不少芥蔕視一切矜炎競熱者胷中固奴隸之矣既晚達又不得上壽官亦不顯文止曰所云大士無從多見此真知傷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徵自見者於大士猶抄忽耳如戊寅建策平妖一事也已邠應詔陳言一事也戊寅之歲妖賊張普薇僭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歸里普薇擁衆數萬震於其隣勢𤍽熾不可卒撲郡太守某臨川令某某不羞講與走矣會撫臺解公視師至昭武大士發奮上密畫於軍府解公領其計曰解遂移節

盱江逼其穴而求之叛魁以其元饋焉散妖為民氛息平太守以下媿沮欲死大士功也臘冬大士報命未抵京敵已至内地崩七十餘城擄殺男婦生口百萬萬大士可以止而弗止也疾驅入都門憤憤對衆而言曰君父憂危而文臣工於處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之士反噤亡以施奈何明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畧大士條十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讀其疏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語語破庸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建炎間其大僚肯言

事而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者無過宗忠簡李忠定二公然一疏上黄汪輩輒以為狂高宗不省終至措國於西泠不復恢有中原大士喃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與夫以大士之志骨才識心䰟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徒以老大傑特之氣談痛癢於庸人彼横金尸素之流誰暇遠謀大士雖有喙三尺不嚚嘘以死得乎嗟夫此國勢興衰存亡之所繇判也其幾見矣為大士者可悲也夫大士雄姿毅采英悍浮於眉宇聲琅琅如出谷鐘

名噪海外未嘗有溢志倨色以文章朋友為性命愛好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纖瑜必獎許播揚之使就其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為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卿者無慮數十百輩善持議論微入豪出一往百折曲盡其波瀾宛委之致可令老嫗聽之亦令名流俊士遊適其中若高岸深谷不敢窮其所至胷勝舌舌勝筆筆勝千古非諛耳生平不喜講學不談禪蔡雲怡以二美妙天下欲與大士說微往返數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

二書今存其一以觀大士灑灑落落固非目前講學談禪者之所得而裝裹斯人也予獨惜大士湛於經術精於史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完一代之書具真實經濟而不得蚤遇俾居樞要若方面之任以展抒其懷抱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今後烏足以瞑大士哉子三人仲季以才著好學工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於時大士瞑而無憾者乃此耳大士死時有四書讀四書正義五經讀前後制業近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

久傳於天下其子編次其全部藏於家予思誌大士何易形容亦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采之序羅禮部萬藻之傳厥子之述詳畧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雲銘曰大士之前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骨以大士之才識以大士之心魄而僅止於此天乎予負人乎予負仰聲名乎予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十四册
作者＝
页数＝９２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